

銓部篝燈蕭寺中以大業相期許顧數奇不售乃  
日討兩子而訓之教飭謹備注意鐫厲威不廢譙  
訶倦不知游息迨兩子連翩鵲起而後公喜可知  
也公執二親喪禮不過而哀有加於弟九臯友愛  
彌篤不難以愛子和聲後之隱之親終輟事興悲  
稚春敦族兒無常父稽之前牒公無愧焉季金聲  
與余兒尊生定交於成均亦以文行負雋聲公父  
子間自相師友處則訓之學出則教之忠昵昵昕  
夕俾各發聞於時初兩子之令巖邑也公一再臨

眡聞風謠藹然輒色喜已兩子訊斷時倚柱聽之  
又未嘗不爽然也蓋公籌問閭疾苦不啻觀火然  
適得兩子以成之邑人戴兩子爲衆父而戴公爲  
衆父父以此久之元聲登朝持論嶽嶽數與世枘  
鑿尋以島夷封貢之議迂要人竟拂衣歸芻觀者  
或疑公不樂公顧更以爲愜也居恒與人語莊而  
氣和無藏怒無慄容日厚施而薄入以爲常以萬  
曆癸卯十一月二十有二口卒距生嘉靖庚子十  
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嗟乎太丘之仁隱約於一時而紀謚羣泰貴顯者累世公起詩書之廢疾而世莫見用蘊經濟之器業而人未蒙福安知非留其羸爲來者地邪况公重義而無固於位也故子獲遂其強直秉節而無疚於利也故子獲就其廉明卽謂以用公可也玄堂有歸宗姻咸會素車丹旒徘徊增哀請纂懿行垂於後人爰撮其大都表於隧道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久之與公遊蓋闇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訑見於顏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爲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

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  
三人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  
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卽捐坊金爲倡釋褐令  
安丘臺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  
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士蕪蔓不  
理闢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遏  
姦宄爲急邑疆半侵於衛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  
覈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  
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

著書有所刺譏僅遷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外  
郎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  
行時時典衣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不憚  
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爲儲胥其民  
而衽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糴而平  
糴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圯公葺之  
更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  
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  
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

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  
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  
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  
朝論翕然多公居無何湖中民變起上下囂然  
復假公叅知以填之公居湖黜貪殘吏壹以清靜  
爲治若義倉義冢善政具舉而止礦一疏先諸司  
爲民請命貂璫卒誅于輿論者本公首倡力也召  
爲南京兆丞再遷鴻臚寺卿會黃河西徙漕綱爲  
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

黃堙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堙口不塞則徐呂水不  
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讐  
夷莫決公引疾乞骸兩奉 旨慰留給由復職攝  
南京兆公再蒞事風清弊絕民以救寧念士貧無  
資前爲置田者婁矣至是爲鉤陳牘撥伏匿得五  
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時貢院之前築  
避雨舍徙甃治衢不欲以霑體塗足爲多士患也  
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爲未備檢括史  
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

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太常  
卿 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旣通  
顯敝衣糲食終身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  
日筭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賻始克成殮夫世  
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亡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  
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官用公廉而不伐業  
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涖政殫竭心力至日  
不暇給或遇 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亡所避  
雖賁育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

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  
風而廉吏不足以槩公矣平生面目嚴冷交游間  
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敷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  
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亡悔  
也事伊湖公色養備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  
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  
養以正復推其贏於周親閭黨咸被焉昔范文正  
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  
間如公之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

所實齋 卷之二 十一  
人考諱杲卽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  
卿嫡母孟氏繼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  
氏累封恭人子三人應濯應泰應濬皆諸生孫一  
人所著三集外有孔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  
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  
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  
若干卷公旣歿都人士思之不置謂公清畏人知  
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誦之猶若未悉其  
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給諫祝公世祿  
擬具公事行請贈謚于 朝未果余故忝史職有  
善而不彰罪也爰掇其大都表於墓俟諸君子以  
次而舉焉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道明余師憲副霓川公弟也憲副公以文章顯於  
時所至輒有聲蹟於家庭友愛最隆也余因得與  
道明定交垂四十年不幸余師逝猶有道明在也  
而復相踵以歿痛可言哉道明子自邵等以某年  
某月某日啟君配王令人之兆而合葬焉屬余隧

道之詞余不能委也按狀君沈氏諱啟南字道明  
先世自汴來隸浙會稽久之徙嘉善又徙秀水之  
長溪今爲秀水縣人曾祖諱度祖諱復封徵仕郎  
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謚嘉靖己丑進士給事  
刑科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配  
亦盛氏封恭人恭人舉余師憲副公諱啟原復納  
潘孺人貳室而生君君生而白晳豐下聲如洪鍾  
甫二齡石雲公爲遴一山王公女而聘焉及六齡  
則延文成高弟王明谷者爲塾師石雲公旦晚間

與講良知之學君從旁竊聽了無倦容石雲公奇  
之八齡石雲公起僉江右憲事退食之暇程其業  
于匡廬潯陽署中頃之石雲公疾亟請歸卒于家  
君纔十一齡耳哀毀骨立不減憲副公憲副公閱  
君早孤身爲督教至與同臥起君亦莊事兄若父  
不敢小迂自是學日駸駸進矣十五補嘉善學弟  
子員十八而迎王令人以歸是春憲副公成進士  
留邸舍君以弱冠攝家秉二十而遊南雍不售歸  
益發憤讀書兼晝夜不怠三年復就試南都乃是

所賞齋 卷之二  
科 世廟允言官議用南北部郎充同考而憲副  
公以水部應聘君於格當避遄歸潘孺人恚曰而  
兄獨不一爲若地乎君從容進曰遇合有命且兒  
業未成後舉可待也潘孺人乃釋然後盛恭人從  
憲副公入蜀遘疾而終君聞訃大慟經紀喪葬事  
甚豫及旅櫬還執喪如喪父時人咸稱其孝云服  
闋與憲副公家居數載詩酒相酬和事相商略疑  
義相質難怡怡如也而莊事加謹每燕會不敢與  
均禮已而憲副公出叅魯藩貳秦臬三事奕奕在

望而子茂仁且讀中秘書稱清貴人無不榮之君  
特持盈滿懼移書憲副公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父襲金紫子入承明盛矣曷不效鵬之六月息乎  
憲副公遽思乞休疏欲上遽中蜚語得調歸謂君  
曰悔不早用仲言以是益重君是時君業厭公車  
業而二子且蘄蘄見頭角矣遂出篋中藏書付之  
而自入貲爲大官丞非其好也憲副公及茂仁時  
時勸駕輒曰兄老矣得昕夕從游以灑掃先人廬  
冢於願足矣遂止不復言仕亡何茂仁歿憲副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一  
繼之兩孫在孩家一倚君辦數年間庭宇甚除疆  
畝甚修賓祭敬恭僮僕趣和亡不如憲副公在者  
同母妹二人一適項一適盛各具千金裝盛早寡  
笄笄二孤君請于母潘迎歸養而置其子家塾與  
二子俱孤之無隕墜翳君是賴項氏家郡城旣而  
擬遷于鄉潘母謀諸君君割義溪之故址居之堪  
輿家稱此吉壤無輕擲君叱曰是吾母意也况女  
弟居卽吾居耳何靳爲立檢地券以授巨豪某者  
與君構隙相敵仇令朱耳熟之會臺使者行部檄

邑長吏條姦猾主名以上次第論鬼薪城旦于是  
令密召君語云若今且得當亟列豪黠法事以來  
君搔首曰豪扞罔固應爾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  
遽獲免歲嘗大侵偕憲副公大出困粟周族屬他  
釜魚而甌塵者賴以舉火無慮數十百家君兄弟  
皆以厚德爲鄉人所推戴以此居恒服御無所芬  
華衣常三澣或以鮮衣進輒謝去曰吾固不樂此  
也不劇飲酒至留客必極歡談詞如雲愈叩而愈  
出然必軌於正撫二子甚慈而不輕假以色笑喜

欣賞齋 卷之二十七  
觀書尤嗜莊子得其意而善用之榮辱誹譽不輕  
動自邵嘗兩舉弗果輿論頗不直忌者君置之不  
問曰固有命耳晚趣竺乾之學傳燈一書手自丹  
鉛節略勒爲一編時自緇閱冷然會心簾閣據几  
若終日不知人者別自號澄源居士且榜古句于  
扉曰閉門客至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噫君之  
意遠矣所著有市隱草遊燕草溪居草若干卷生  
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卒萬曆甲辰十二月  
一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王字仲子考卽一山公刑

部主事諱愛妣賀氏封孺人生嘉靖甲辰八月二  
十日卒萬曆丁丑五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四相  
儷二十年君念其賢爲終身不娶語具墓銘中不  
具論子二長自邵娶卜氏仲自邵娶潘氏皆太學  
生女四長適周應備宜春縣知縣次適陶元棻又  
次適項德明又次適樂金聲皆諸生孫男五純祐  
純福純祐自邵出純祉純禧自邵出夫天地無窮  
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  
見也於萬物奚擇焉君一托於義而終身安之里

開頌其仁宗族歸其厚簡策播其文雖謂爲不朽可也沈氏自給諫以來三世有名爵於朝而君學行能不愧其家世余因卽狀而撰次之授君之子以表於其墓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駕部郎馬君與余交其尊人雙山公集余得而讀之蓋居恒喜怒憂悲過從游眺靡不見於詩温厚典則而不乏韻度藹然仁人之言也君一日詣余曰先人墓木拱矣而微行未章燁如之罪也願徼

一言表於隧道余又曷辭按狀公諱繼龍字雲卿別號雙山少卽知刮磨幼習委已於學年十四選爲弟子負每試必居高等學使鶴田蔡公默泉吳公望臨一時皆奇其文往校他所亦挈公與俱歲丙午舉於鄉四試禮部不售歎曰親老矣可擇祿邪乃謁銓補成都仁壽令至則務惇大捐煩苛縣有治聲會 三殿災采木使者斃午於道遠近騷然公曲爲之畫事集而民不勞御史董公業首薦剡矣乃黃公昇用司空敦木事逢迎者以嚴急相

高公見謂爲遲緩竟拮據他事劾之司功謂兩臺不當異同例也且事無左驗奈何太宰曰蜀有巨役吾不難詘一令以伸主者因擬改用公屬外艱奔還卒喪補重慶學教授日以經術造士請益決疑人人得所欲以去嘗識蘇兵憲兩楊給諫芳於諸生時人多其鑒云攝合州以惠政聞頃之真守至移攝涪州白蓮盜起城內外皆驚動公爲設方略嚴守禦人思自奮州苦無井民大困公浹旬而穿十餘井中恃以安自是盜衰止郡守二浦程公

曰馬君一方長城也涪人自閩歸艤舟城下仇家誣其賣城納賊宜論死公一鞫立出其人而致仇人於法舉州以爲神江津富人貌奇而多金或指爲盜魁左右乘間言富人無罪願以等身金贖者公叱曰三尺可鬻邪尋察其枉也遽釋之富人請輸金如約公曰生爾者法也非我也亟去無污我當是時公賢聲藉甚未幾遷蜀府紀善公臥家未應蜀王聞公名特以書趣行公慨然曰仕貴遇主耳且蜀少陵舊游浣溪諸勝吾所樂也起就官王

待有加禮公感知遇多所補助王自以爲得公晚  
上書薦爲長史未命而左史某至聞之輒與公構  
爲蜚語中公賴王力爭之僅得免歸王所爲寵行  
者備至諸宗洎文武寮貂璫諸人皆出錢國門瞻  
望咨嗟至不能舍去前此所未有也先是公去合  
三日而城破及是去官一日而解燬若故脫公兵  
燹中而爲之地者吁亦異矣抵家課子外一以詩  
奕自娛家故多貲以好施予中落迨罷官垂橐而  
歸意泊如也平居恥言人過卽意有違拂不形於

色所入與諸過逢飲酒笑談窮日夜不厭費盡不  
復問族屬寒饑逋負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嘗曰  
吾無以貽家但使方寸無恨可爲子孫藉耳故公  
無崖岸斬絕之行歿十有九載而人思之如一日  
也以此曾祖諱文明祖諱德齡考諱榮上世居大  
理其徙永昌也自德齡始配閔氏子男五人長汶  
川令翰如次邑諸生健如次卽燁如駕部郎次邑  
諸生翔如鏘如孫廷雲廷錦廷飛廷黃廷翼生正  
德辛巳正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丁亥四月十八日

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九隆岡之原夫用以識鑒爲  
急公能拔兵憲若給諫於稠人中何難事功哉而  
顧中於讒以老彼左史之相軋無怪也司空以小  
失其指至污巉人之平生以佐其喜怒卒使佞人  
高張而良士頰首亦足悲已然公嗇於用而不能  
不昌於其詩阨於身而適橐其餘以遺子孫未爲  
不遇也余故論著公本末伐石紀辭表見於來世  
庶幾以慰公於九原

江母楊氏墓表

夫成周盛時有師氏理女教一時窈窕婉孌之姿  
相錯而出至今讀其詩者油然興仁孝之心以是  
知聖人之爲教遠也新安江君東鳳母捐館日余  
友沈太史旣銘其墓至是復委余撮其懿行表之  
隧道蓋十有九年而孺慕若新儻亦有風人之義  
乎則余曷辭按狀母姓楊新安望族父彥綱以貲  
雄於鄉母幼生富室深嚴靜密闔以外未嘗錯半  
趾父母愛之久擇對未得時指使明威將軍潔方  
授書左塾一見喜曰真吾壻也命媒妁締姻因委

禽焉及笄歸將軍退默不敢與諸姒齒諸瑣細必  
關冢婦卽有所不堪夷然當之將軍在兄弟中以  
才名父令主辦賓客母拮据中饋所需立具將軍  
名坐是日起姑楊病醫藥罔效將軍夜禱於神請  
以身代母聞而泣曰姑吾母也夫吾天也倘疾可  
移吾何愛於眇躬因易禱辭願以未盡年益姑而  
無以姑故及夫是夕室中若有神冉冉而降異香  
襲人明日霍然疾良已姑老益善病羞藥餌滌廁  
踰不以勞與垢一屬笏女奴姑濱死謂母曰爾孝

養吾久願畀佳兒以報母生子二十年不復娠一  
夕姑見夢抱一兒畀之是歲果舉東鳳時謂爲孝  
感所致云將軍仲兄坐註誤繫獄中故萬方爲脫  
之仲出而橐如洗母盡出嫁時裝業廢著不數年  
家饒於前無何仲卒母撫遺孤如已子孤夭又撫  
其子如孤有諄謾者曰置之是不足校也性澹泊  
自爲婦長子孫賽若讎若劇紛然在門家人趣出  
觀母一切謝絕無異處子時至家祭則躬刀匕視  
鉶豆雖老不任勞猶宵衣部署之祭儀舊雜土風

東鳳長讀禮采先正書緣飾歲事稟於母時方病  
令兩婢扶掖就觀喜甚其心會於禮類如此歲終  
必命鳳存諸故人周其匱乏以緩急告者輒爲解  
簪珥濟之不責報居恒教鳳兄弟及諸子婦必歸  
於正女歸吳氏婦道甚修每問訊猶拳拳訓戒不  
置里閭興廢事幾隱伏母與將軍策之不爽毫髮  
將軍以令名始終母左右之力居多生弘治癸亥  
五月六日卒萬曆戊寅八月十有六日享年七十  
有六嘗謂國風所載草蟲雞鳴靜女諸篇率家人  
女子之常非必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著其奇也  
而皆爲聖人所不廢若江母者婦也而任子之養  
母也而兼父之教未嘗過享有家之奉而饜於有  
家之勤槩於草蟲雞鳴舉無愧者故余爲表之附  
於彤管而仁人孝子之意庶有慰焉

丁母黃孺人墓表

丁母黃孺人者真州黃一琴翁女也黃之先某以  
諫議著至翁尤稱長者生孺人端淑婉戀心絕愛  
憐之而海陽丁長公子昭時行游江淮間美丰儀



言論侃侃翁一見以爲奇因鄉人請以女妻焉是爲黃孺人孺人歸長公踰年業舉伯子矣已進一媵則舉仲數年孺人復舉季子孺人皆躬鞠之雖鄉之習於丁氏者不知其異出也長公不侵爲然諾而精盃研術發輒奇中一時推爲祭酒當其時座客常滿孺人洗手治具靡不咄嗟辦者長公慷慨好奇計常思一當縣官用會兵事起度支絀主計者議更鹽筴令時論洶洶長公心動孺人輒前臆之曰微公誰其一言者長公因上書部使者條

具利害甚晰卒罷河鹽迤運而就城新城衆乃定部使者拜長公爵一級表其門而邑大夫咸折節禮長公矣長公益好行其德義聲噪於江介無何一疾不起諸孤長財十齡弱者在襁褓也孺人痛甚矢自絕以殉黃翁哭勉曰若不爲諸孤地耶何以藉手慰地下孺人意悟始強食而亟謀歸葬盡挈諸孤行或謂孺人黃翁固在也亟歸何爲孺人曰天乎吾夫歸骨故土未亡人不卽從死而忍遠丘墓跳身異境也吾其代夫子以養使孺子就學

仲父畢先志於願足矣歸則昕夕治甘毳奉兩老人懽而家柄盡付之叔三孤次第受經義孺人以其間臨視之稍怠輒泣曰吾所不齋恨以歿者徒爲若等也以故諸子感其言卒有立云或謂丁氏業拓于長公宜早自異孺人恚曰丁爲海陽義門若顧欲墮公藝家聲耶叔聞之愈益感勵卒教三子俾有聞者不忍負嫂氏知也孺人自長公殂屏色澤卸華綺笑不見斷步不踰閩者終其身疾革從容與諸子訣曰吾可以下報君子矣神色不異

平時蓋翛然委脫而逝亦異矣哉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八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二日年六十有六子惟曜惟暘惟暄皆遊太學有雋聲而季尤工古文辭與余善以某月某日厝孺人水百漚之陽乞有銘矣復詣余曰敢徼一言表于墓道余讀詩知周公侯士大夫之妃以馴德淑行相君子而王教藉以有成晚近世其風寢微矣孺人以順爲婦而接族親以禮以嚴爲母而拊媵御以寬是時長公負義俠名而曰吾能不以家爲恤者內之助也故

聞者於孺人莫不欲其有後而諸子果以材稱於世嗚呼賢已孺人子姓婚嫁語載志狀中不具論予特掇其大者以附於雞鳴鳩鳩泉水諸篇令來者得以觀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巋然而揭於松楸之間爲人所習覩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

先拜 勅者一拜 誥者二錄勞閔孝褒及幽遠恩至渥也子其一言表於隧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父楠世有隱德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卽淑人少婉嫻清令父母奇愛之嘗曰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歸封公時家食貧淑人不以新婦難力作煨煬井臼之役一出其手事舅若姑備極色養一切服御食飲必當其意舅疾革時謂曰有婦如此死無以報願新婦之

得婦如新婦所以報也封公性嚴急淑人委曲而  
以意當之咸恚而飭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兄  
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呱呱者  
繞膝泣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  
傳淑人則色喜操作倍力資其贏以饌先生酒食  
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韻人以爲美談頃之  
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淑人色顧莊曰謂一  
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母寧尊修其德業而稱賢人  
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戊辰成進士起家建

寧李官淑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  
問所從獄具必問所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爰書  
所讞決必準律而參伍以情稱建無冤民者比比  
也淑人乃歡然一進匕箸矣尋晉南工部主事父  
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郎中出爲河南叅  
議迎養淑人邸中司空間有疑難不卽決者取淑  
人片語立解一以文綺進輒作色止之曰自爲汝  
家婦食其力而憂不給今日含飴噉炙胡不足而  
以此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建樹以虞官譏

儻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跽受教節益加  
礪卽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空晉山西憲副  
念二人垂白不能扶持行遂乞歸一意侍養淑人  
故無恙也而司空時怦怦心動亡何淑人抱疴竟  
不起遯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卒萬曆九年十二  
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大猷次  
大任卽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  
次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  
人也事舅姑夔夔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  
然嚙笑有嚴中懷則融逾嗇逾羸旣穀且豐有子  
頎頎蔚爲時宗 王三錫命高朗令終天之報淑  
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  
過者式焉而謏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  
之身後而奉揚 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  
也是以不揆而爲之辭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  
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  
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  
已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  
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  
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



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邁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

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映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飣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旣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

依有名其說者卽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覲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餞女者曰慎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逮洞峯公旦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



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  
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  
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  
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  
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  
八日葬君冲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  
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  
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歸數年不聞問  
知其病也余方嘆息昨乙酉襆被攜兩僮奴見過

覩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  
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謾謾至是鬢  
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  
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寇  
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濱行  
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君  
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  
鄉間乎余又嘆君之形憊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  
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

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奧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裘飪以足其好天官律歷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壬皆探得其要異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潯陽薄暮傍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衆匡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七人君曰獨方民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健則辛未

登第其終場當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皆如君卜以余所見卽嵩真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掎擊姦凶興除利敝井井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于職不得施用罷官時聞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翼一騁其奇時岑

谿賊賽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諭平之中丞  
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綰  
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  
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  
行者卹具餐授館至減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  
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剝  
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鈞深應猝投機  
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師良友追隨講解  
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干

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  
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第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  
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撫平  
生大指刻于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銘曰  
世道日喪士習卑卑繭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  
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  
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疇中窵實迺惡富裂  
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許杜若空芬歲過有約  
拏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

勳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畧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驩然兄弟不啻也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哉君歿且滿歲第期若朝將葬君萬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銘嗚乎余忍銘君日君病不能酬對而第匡坐

見余曰知己難嗚乎君知己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鵬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滫瀡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兩弟以余師

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  
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  
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  
門無俗士之駕座多賢人之屨矣京師士大夫淵  
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  
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偬羈旅不廢講究  
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  
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  
孟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

名藉甚居頃之補餘于縣主簿同志或唁之君曰  
若薄餘于邪異日者以所聞微試之亦可不負吾  
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蟠據爲  
姦積逋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  
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驩呼請自輸而  
爲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羨或諷君報官希薦剡  
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自爲功邪卽分還其人罷  
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  
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鄉薦

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  
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  
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  
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  
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  
行之不爲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旣歸人意其  
稍衰沮君更以得縱意問學爲喜輒走楚稟學於  
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脉脉以先生爲程至  
此始執贄稱弟子焉留數月學益進濱行以愛衆

親仁語相勗自此諸瑣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  
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衆且愛之  
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  
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蓋  
君接人溫溫而察乎賢不肖甚詳于善良貧弱撫  
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  
聲色玩好讌遊之娛一不槩其心而第用之扶危  
振乏尊賢養老間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邪昔子  
貢廢著粥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必褐衣蓬戶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于禮余不及君明矣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蹈虛而質行者爲近實邪君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曆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改所以志也銘曰

我我子晦玉立脩髯句傳賓設朝儀具瞻汎愛而親旣孝且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墓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家焉再傳而生偉偉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生長軀美須髯方頤豐凜望見者皆爲懔然幼勇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嘆曰嗟乎士無不見材安用此齷齪罷吾身爲去而操巨貲鬻鹽淮陽間

貲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谷千百斛  
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  
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  
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旣犖犖儔  
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  
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囂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  
流出沒君攝巡徼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  
曰若卑卑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  
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

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  
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  
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  
江彭蠡遯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  
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  
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共俘獲八人餘  
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  
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  
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犒以金幣羊酒



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丘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峯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朱公挾

崖研之筴以其五霸越滅強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瞪視其胸中之奇傍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母教

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卽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盧宦范瀾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鬻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合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強爲之銘銘曰

其材也信其伏也詘詘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于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者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凹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曆甲申冬偕寮壻姚祖舜謝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坎厓啣於水相地山陽改厓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胤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豎操羸奇致  
萬金聚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  
門繖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  
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予百裨飢者飽死  
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  
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  
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

葬墓志銘

代耿師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  
羣之金陵異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  
期以選至覩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  
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  
有七康強如六十許人其閨門雍睦卽之令人意  
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躑擔  
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  
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  
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于學者然歟居

亡何聞餘干歿驚怛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強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怠起商游至擁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

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舟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忍以孤单嬉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給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

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侵州民嗷嗷公捐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殍者藏待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會於言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嘆曰吾六月孤兒非母氏不至此柰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舟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

自娛不復出日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寧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予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雖隱布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第見其富壽康寧而知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

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  
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玘  
州學生先卒次朗卽鴻臚寺序班餘干縣主簿娶  
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  
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  
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銘曰  
疇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虛也疇不爲善而翁爲善  
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諉以慰翁于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  
內行修飭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  
十帙而不夸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  
豪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  
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於罪靡  
不得先是歲乙卯方臬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  
少司寇吳君伯恒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  
及玄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

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恒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己丑余謬叨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嘆憤玄予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丰以養沒又不獲徼一命爲泉壤光顯親之謂何乃遂頰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令奉新

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蒞巖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尚寶王君出其裝織細皆玄予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

有八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於同鄉醵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昏僕隸從玄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計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予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櫬南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簠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彊禦叢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

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劇矣玄予兩任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予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葑門五傳而生鏗爲君大父鏗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予舉于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卽余室之女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



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君游迨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恒歿于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益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已然則余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予困於翼飛廉平有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

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  
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  
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  
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下  
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  
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  
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寧波  
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

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  
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  
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  
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  
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  
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盡  
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  
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  
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

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  
兒一人幸有女兄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  
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  
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卽以  
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鵠  
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  
然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  
學士瑤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  
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  
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  
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渠通  
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嘉靖庚  
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  
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  
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  
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

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

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鷗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

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玘賊據

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

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卽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

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



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  
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  
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  
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  
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  
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餽粥諸如建橋  
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鉞鉢  
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  
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

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  
御誌女孫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  
奇女次卽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  
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  
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  
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  
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  
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

於物不留而暴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  
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  
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  
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益加元凱  
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旣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

擐甲揮戈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

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  
田翁以疾終於家計至吉士君踊擗欲絕賴朋輩  
寬譬之乃克徒跣以奔異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  
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  
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  
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滇包世爲滇人自此始關  
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  
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滇包氏自祖壽始閔姪不任輒代以戍迨潮五

世家問寢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  
其字少稟異姿拮据文事滇雲阻遼苦莫購書翁  
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衷乃不累名齋靜修  
翼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  
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  
耐辱不能辱人唾面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鬻  
金糴粟翁曰往哉黽勉以續兵興山菁轉餉趨起  
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耻  
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

靡慳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卽世種  
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  
二子女四伯曰聯捷見捷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  
章次公奮飛館閣翱翔吐其華蕤配實之美將潤  
帝猶深閔卓煒本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  
皆壻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溫克相君  
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 山之穴維翁  
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  
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觀封章

一疾莫瘳遐邇盡傷叫天天遙哭哭歸子晨星夜  
猿聞關萬里有櫝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  
弱侯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繇壬辰進士  
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于余是孝子慈孫  
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  
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爲公  
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爲公父配母羅安人以

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  
膝上辟咄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  
受尚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  
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四瀆支脉一一數對如披  
水經無爽弱冠爲儀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  
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投筆嘆曰以我  
蚤夜唯是弗讀父書隕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  
帷亦既不遺餘力顧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  
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白首牖下喁喁作

苦爲繇是盡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  
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  
經世并曆理管闕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  
祖冲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  
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  
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  
三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毘陵唐中丞數相貽  
書論弧矢圓筭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  
尤與爲石交每見相與揚扞道真推衍歷數不覺

膝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得公以爲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子落魄不能喪公爲殮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橐裝焉及觀察公歿或將不利于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

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蔽以草蔬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誼爭納履奉卮酒爲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蹠則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此與人羣居謔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孺人爲雲南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冢婦委曲承順爲諸姒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顓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卽湘潭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爲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瀰瀰聞孫日起公德未遙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高我篆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  
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曩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壻從  
余兄伯贇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獎進之者  
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壻時時相過從講舊好  
蓋三十年如一日也則聞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  
健齒髮光好方以爲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



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蕃輩將以三月  
廿有三日塋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  
狀丐余爲銘按狀公諱囿字公甫姓苑氏號沱溪  
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徙寶坻縣之洛水沱村世  
有隱德四傳而爲封翁章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  
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  
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亢吾宗及受讀  
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裒然首諸  
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篝燈起讀以爲常督學

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  
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  
廉直不苛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兩將  
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  
民吳若戚以註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  
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寃釋滯不避嫌  
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  
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關者當代  
司徒廉公材輒屬之時浙暴中倭商販不通意歲

額且誦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縱舍之聞者  
輻湊歲終會計顧浮舊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  
竣還原職再期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  
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獄輒相咨議  
從未減者居多已未冬考最階承德郎封父如其  
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霾大察中蜚語左  
遷公六安州同知嘗署潁英霍州縣事政尚寬簡  
隣郡縣聞之求理者趾相錯凡有守令缺卽曰安  
得若公者而父母我也奉命覈前中丞某軍餉人

謂公且引避竟以實上時論壯之當道王公廷朱  
公炳如尚公德恒亟稱公以首薦牘進懷慶府通  
判以內艱歸服闋復除河南衛輝府通判諸馬政  
宿弊爲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  
問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  
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興革允當且廣厲諸生得  
民與潁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曾中丞張公佳  
胤連䟽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卽不  
無俛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癸

酉春 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  
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喪封  
翁退意彌決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  
大司馬劉公體乾冢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  
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嘻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  
矣奈何僕僕磬折諸貴人前耶課畊若讀是亦拙  
者之爲政已歸而爲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爲  
質無少長貴賤靡不服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  
給之不厭居恒幅巾白恰手一編自娛意澹如也

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午四月三  
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  
茂國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蕃舉人娶黃  
氏時慕國子生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喬氏  
時齊縣諸生娶郝氏繼劉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  
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歸玉田縣舉  
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應  
吉一許芮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胤時  
芳出弘胤以公命後時茂次弘典時齊出曾孫一

興楨弘猷出嗚呼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可繼其含采鬱鬱者卒有時而吐乃其常也公以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不中摧撞折牙以圖息機者同蓋位不盡酬才名不盡彰實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焉繩之則曷莫非公用耶是可銘銘曰

揭揭大夫崛起于燕有蔚其文有韡其賢奮跡鄉書甲第蟬連再入刑曹多所矜全璽書煌煌恩賁幽玄世好脂韋廉直棄捐大夫明哲舉裳而還仕

爲畏塗疇不謂然悠悠者流觸機而前如公勇退息影林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袞無疾終天於人也畸其天者全史氏銘之瘞於墓田松檟蒼蒼公名永傳不弛不騫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君畢姓諱似范字一衡父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頃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貴大父高皆以宮保公貴贈戶部尚書宮保公負大節爲三朝名卿配夫人邵舉三子伯士涯仲卽君季

士渙光祿署丞君性雋爽敦孝義事兩尊人篤至夔夔齋栗與昆弟友愛甚昵居恒自相師友卽墳奏而箠和不啻也起家貴介子而無他厚畜徒以廣置廢山燒地種木久之大竹長杉回合蔽虧而君遂以貲饒一時然不以恣已之爲而盡其贏爲賑卹交遊費盧鄭兩人君童子時師過其廬升堂展拜歲時必餽問以爲常見道殣者駐車立棺瘞之乃行有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遊士至其家無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黌宮

易民田廣其地捐三百金不惜也明與陳王兩公考古聖賢微言自得於心以警寤學者及其久也流風寢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曩在南都微池寧三郡尤盛宗之符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以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采與君弟共學與者十人君有會於其言嘆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何示人不廣耶於是爲創陵陽館盡招里中及他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求師友君具資斧戒僮僕從吏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爲君子者

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揚少宰祝司諫蕭  
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翟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  
從曲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率  
爲人講說眉踈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  
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覬進而感厲其少壯以就  
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人朋簪  
四合聲流畿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  
子恩入辟雍七試不售宮保公強赴銓授督府都  
事使歸邵夫人病劇刲股肉和糜以進率崔宜人

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歲疾乃差宮保公趣行車  
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外郎三典職壹  
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格數  
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踈雖留中而尋獲減  
十一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  
年邵夫人疾大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  
俱盡哀慟累絕歛含之次宿疾發不自知踰二日  
覺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一語惟曰陵  
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旣久

語則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人繼崔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子三汝楠邑諸生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榎側室朱出聘崔處士廷信女孫文煒聘施孝廉天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填如堵墻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道風煽兮十雨霜嗟若人兮孰可忘廣者地兮高彼蒼

詔來禩兮靈勿爽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

余先世莒之海曲人同里侍御陳君勗官京師余數過從咨山川人物因得其尊人昌黎公之爲人竊嚮徃之迨侍御秉憲中州過家觀省曾幾何時輒馳使計余并函所爲狀屬銘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爲莒父人少鞠於伯父前是公父易簣時公生五齡耳乃摩其頂曰續吾宗祊仗此兒矣幸成長能無墮青

箱業乎公感泣若成人然髻鬣時屬文間出奇語  
爲先輩所賞雖家貧甚至裘飣不給誦讀不爲輟  
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文日益有名先  
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閎博非  
曹耦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七上春官  
不售歲乙丑謁選分符真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已  
惠民所爲拊循者不遺餘力一時編戶如登春臺  
而邇慈母者當道僉以上考註之丙寅調昌黎公  
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屬邊徼不數

中虜屬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圯版築欲興而虜倏  
至公登城瞻望遍山盈野若蟻附然有周生者挈  
家闖門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  
坐是繼往者趾相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  
曰城北雖稍圯吾有筴可當長城也人心始稍定  
城之罅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人以守獨  
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  
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  
日虜攻愈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



所賞齋 卷二十一 九  
賊城全爲功臣城不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聞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者百靡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何如者顧偵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引避計巡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旣久屬今 上壬辰侍御自家入內臺以公禦虜事備爲疏欲聞之朝公持之曰吾居恒不求知且事三十年往矣卽 主上憐而白

之欲何爲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爲吾願足矣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於令馮鳩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鮐背兒齒不期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巖居與朋儕道古彈碁餞送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疏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甚衆他如修城郭構橋梁與婚葬不能舉者不恤資給里中歲累稜死者藏生者粥藉

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䟽戚來奔走哭奠其爲  
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卒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  
修事伯舅若母無異所親歲時采蘊藻羞祭祀篝  
燈和丸課諸子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爲有助焉先  
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襄陵最階文林郎段贈  
太孺人至是合葬於西郊之原禮也丈夫子三曰  
勗卽侍御君娶蔣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助  
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胤元受元敬

元度元賓元復胤受州學生勗出度賓勸出復助  
出嗚呼公之仕也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  
不居其功慶源福澤滙而沾漑後人迺侍御風裁  
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說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公之庭訓猶廩廩真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鳳姿兩試巖邑頓起瘡痍虜薄昌  
黎害氣亘彌長蛇封豕踊躍以闕梯衝外舞缶穴  
中虧屹屹孤城獨捍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儷  
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內肅雝曾不怨嗟亦有長公

維 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神鯨晨馳禍鴟  
宵逝父能抗賊子亦忤權身雖蹇退名不可鐫埋  
玉有期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窀穸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  
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  
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  
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勸  
時出酒斝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

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  
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  
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  
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  
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謹立一切俛仰脂韋以投世  
好非獨不爲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生寔  
不然方令松陽也勤郵民隱扶其大蠹抑豪強扶  
羸弱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調去其  
爲博士也直指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

取提空名攫金幣爲使者大恚以勢恫喝之先生  
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先生矣居久  
之稍遷漳州府別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或不  
敢往且以尼先生先生曰聞仕有擇人無擇地  
卽吾不往誰當往者卒之軍興不乏海寇盡殲先  
生與有力焉亡何苦痰眩作歸計遂決兩臺若監  
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  
廬蕭然一如疇昔居恒不以一赫蹠致公庭角巾  
野服與緇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

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關  
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  
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忤於大吏政足行于  
窮櫛蔀屋而不能不躋于通顯豈其豐於性而嗇  
于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緇歡戚不入得以備醇白  
而全天年蓋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  
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別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  
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  
試享年八十有七配費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

蓋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  
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  
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于僻  
山之原先是華臣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  
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蜀來蘇卜築僊里崛起以儒先生及  
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寔相亞三異齊軌一經  
爲師推心俊造稽顙耄倪自適則愉違俗匪病扁  
舟歸來魚鳥翔泳羊山峩峩雲樹蒼茫刊碑撰德

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

代許師作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  
哉漢文帝繕邊備遴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  
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  
朝自二祖汛埽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如者垂  
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闖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  
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

喁喁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  
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  
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  
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  
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  
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  
以聞 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  
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  
職方郎中謙以塋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

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  
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  
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  
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  
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  
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  
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己未改鄜延兵  
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  
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

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亾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  
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  
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  
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  
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  
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  
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

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  
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  
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僇其魁數十人賊鋒  
爲挫蓋公之戰功嶄嶄露鋒鏑始此在常鎮創海  
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  
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  
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  
餘人虜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  
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

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  
而套虜蕃夷不一撈刈不足令震駭遂䟽請旗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虜  
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尙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  
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  
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  
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  
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  
啻三之而宣大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

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  
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  
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  
亾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  
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閩帥厚鞠之而  
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厭戰  
卽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  
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



揮請卽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答  
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  
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  
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卽  
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  
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  
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

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纓纓佩印綬帶金瑩然  
洋洋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凡上物也 聖天  
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購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  
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  
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外藩公得請于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旣  
獻俘 闕下因受 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  
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  
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

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 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 上許可其夏降赦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羸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說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置

之衽席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嘆喑謂大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嘆曰吾卽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 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于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繇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

所賞齊 卷二十九  
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  
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  
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實欲  
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  
而間諜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  
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  
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  
已公旣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楨封事侵  
故相江陵 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

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  
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  
城狐之慝信乎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  
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 三朝陪祀圜丘者三方  
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 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  
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  
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  
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  
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

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

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馥歷中外也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

所賞齋 卷二十九  
揆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  
保爲世宗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鍾  
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毗上略公在邊隅山  
有猛獸庭無猘偷天兵電埽月陳風驅乃繕亭垣  
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贊一  
畫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恢  
王略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騶裊雲騰旃  
裘麕至仰迂漢筴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

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旣趣  
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熏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  
遐舉 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溫  
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慟河山改色冢賜連  
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

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  
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綰帶交迨今三

十年如一日也公既致身通顯而諸子復饒辭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袵而起爲留都勝事可旦暮埃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歿於寶慶之官舍子起元扶櫬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尚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亾所中屬秋慮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尚書囚何以當驛屬公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狀詞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公謝不往于是有襄陽之命時值旱飢疫並作死者以谷量公下車首議賑卹民乃大懽澍雨如注飢者食疫者瘳四方聞襄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公爲設糜五父之衢所全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

次賞齋

所實齊 卷二十九 三  
徒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山積公目不再過批決  
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巧猾者不得請張  
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奸民以襄國君爲社有司捕  
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  
數戒舍人兒母藪逋逃干良二千石奸民繇是愈  
益衰公自居比部明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  
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母敢及門者蓋公所  
衽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移牒條  
教務緣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亾不

人人誦說公矣會戍卒譟鄖陽羣毆監司開府不  
能制郡洶洶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  
義襄與鄖風馬牛不相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  
我何與焉棄緩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  
爲聞者帖然亡譁已奉詔逮首惡泣殺于襄郡中  
復洶洶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  
餘以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  
已爾頃之卒如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  
使治兵寧紹先是歲侵餉絀部卒嘖嘖如鄖陽公

鑒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之部卒感德靡不願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攘其貲以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襄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

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著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撫舊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橐中裝以行公卻不納董太史送公江許泣曰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爲司理所蠱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趨起



戶賞齋 卷二十九  
不欲行以余勸駕而往公至屬歲飢壹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繫一或註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嘆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于張從徙金陵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

張氏子婁亡其貲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父老而貧公損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毅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卽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郡諸生娶金孝廉昂女汝朴娶金少府女汝懋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毓崑紹出聘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

或刻情修容依倚道稅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  
中斬然無贏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  
動依長厚卽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  
盡者橐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  
銘曰

維顧之先受姓于已儷陸妃吳姑蘇趾美或亡或  
微歷禩者千翳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寔自  
公躬楚麾粵節蔚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于宗厥  
宗有光亦旣有子翠竹孔鸞寔取寔似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  
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卹

典應 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

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富等

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

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

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

軍後衛六傳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叅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來也公以所

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卽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許嶼東洛七磯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筭已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筭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鬪海洋直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

謂公斬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  
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  
曾一本平之捷聞復 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  
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宿歸德叅將亾何徙守  
蘇松會 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  
用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  
徼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  
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輦轂下邪乃

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 報可當是時所按剔  
隱弊非一於 掖門左歲譏防尤甚貂璫貴戚多  
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  
悅陰訶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 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  
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  
矣曩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  
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  
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

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夷蠻而與士宰相煦沫精意韜鈴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明主黃金 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歿也猶徼 恩卹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一年卒子邦憲娶徐氏湖廣鄖襄叅將先卒楊出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

四壻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心禕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祺定出以巳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曰皇矣在宥有鈇孔赫曰予耆之師武臣力公起魏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斟天河 帝錫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如秋凜歸燠冬陽勲何爛焉於律迺臧 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時輦轂是拊是飭公扣 九閭冀閔若私靡欲弗從袞衣東歸大星殞精驥裹却步峨峨龍山有鬱

其墓豐碑大隧寔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名轉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爲金陵人轉生通通生榮榮生銳銳生柳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爲人明睿而醇謹髫年出入無忤視余兄伯賢先生方遴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蘄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業外史傳雜記汎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

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爲太學生而以身肩之卽周旋埃霧中風素不群少年負俗者覩其檢押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相近也父母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而月夜輒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爲之處同氣怡怡無間言卽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之難甚於在己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施責子母錢不盡酬不問甚者燬券而他助之此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旣負雋才諳世

故爲人排難解焚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  
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爲之畫每至於族躊躇四  
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卽安故一時疏戚  
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爲京師重役  
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爲不惜  
重貲以購然謹厚甚闕不以告人迨今二役竝蠲  
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  
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  
無君之才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

而不得試其可悲也已君於古敦彝法書名畫特  
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頃之余與論竺  
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  
駸駸乎五衍之軾可憑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  
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齋志以歿惜哉  
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  
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卽余兄靈山令伯賢先  
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畹永山  
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

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期之英  
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爲銘余觀古之砥行立名者  
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爲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  
庶幾傳所稱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者而流風醞藻  
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爲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爲之基復  
培以蓄其歿寧其藏孔固我爲銘之維兄子之故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  
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  
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  
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  
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隣辟雍  
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



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竝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而廉謹秋

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冤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廝養却漁父之金於暮夜卽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

單赤以下而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

卽見謂爲迂濶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燥火而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係曾大父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縣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

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  
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董公子  
昌胤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  
歐陽公子灃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  
仁仕出孫女二婚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己亥正月  
三日塋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  
予念公事行見於邑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  
良孰曰非遂航喪其楫車不授綬有命自天斯又  
曷悲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  
人胡氏合塋墓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馮而哭之  
爲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迓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  
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氏諱懋德孺其字鄉  
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  
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  
子舉於鄉寔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烏奕輩行矣

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  
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  
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相累也已復減已業之半  
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地茲濱大江賈人雜還俗  
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官以作士  
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  
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  
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  
騎入下令曰母懼弟自陳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

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  
閭間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歿公獎其能悔縱之  
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僧蹤跡甚意動亟使索  
之得婦女衣物卽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  
而衽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  
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纖嗇而武健  
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  
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  
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

遣人縛豪豪拒不出薦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爲好言聞若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弟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遽粹置獄中竟庾歿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

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弗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治辦大氏此類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橫郡中爲

民害當道無可柰何則以篆檄公衆聞公來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卽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帖息矣居恒官方人瘼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白發其端靡不曲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訃至哭欲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

官之意遂絕蕪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橐勸駕不得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上

大發帑藏遣鍾公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劑宛至中事窾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上嘉使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簡書慮囚北平公奮曰囚當歿數也天子且不忍歿之以屬我我何以稱塞百一得牘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駁

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圍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

然不可動而卽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  
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  
植又謂公淘汰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  
庶幾能名公者哉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  
日邦彥將葬公與配胡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  
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  
四十有二子一卽邦彥蕪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  
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胤祥聘後太  
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豸銘曰

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諳則臧蓋進  
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妃兮于茲永  
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  
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  
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  
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旣以絕世之姿不究其  
用於時以歿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

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  
並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  
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  
司馬珍若且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  
盛一門卽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溘以  
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  
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什而起  
起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遭迴不調以  
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

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歿也嗚呼痛哉君爲人  
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  
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  
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  
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  
故君坐屨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  
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黠也後二人爲郡縣錚  
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復今二人



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  
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  
和若墳篋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歿君賑其  
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  
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  
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振者執之輒羣閹而奪之  
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  
司禮以聞 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  
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洵洵思必報而

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  
璫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賣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  
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  
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  
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

君首肯余言旣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  
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旣而聞  
君蒙譴乃歎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

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燄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旣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覩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於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

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齷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

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驚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歿燕邸余既不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

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白名一家昇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闡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

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

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真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互鬪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羣昏驅除異論如蚤蚤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眡茲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曆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田將軍所爲狀泣詣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毳石

無以托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公游余中表崔先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吳姓字元德貞菴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祖諱奴子從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瀋陽左衛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舉職效才以廉榦見推公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樓翁曰若生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疎髯動止自矩七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

北樓翁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卽了  
大義史傳諸書靡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  
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時庚辰中武舉第晉  
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事調小營  
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 旨加都指揮秩迨今  
江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  
樞東備兵坐營時 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  
天顏喜動卽擢中都副留守以寵之公迎太淑  
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慮北地非老人所宜以

朱淑人奉太淑

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

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薊鎮東路南兵建  
昌營遊擊將軍薊鎮外抵塞而內護 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  
以備七月虜誑義院公率兵直前奮擊虜三十騎  
殲焉鹵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將  
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  
而遙三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  
是冬石門路烽起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

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地之遠近而以遲緩  
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虜酋長昂不逞率  
仗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埽除之  
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懼縮無敢犯一日  
公計張旗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  
救寧公自謂可藉手報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  
功萋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仕宦者壬夫得塗善人  
辟易矣予終不能偶壬夫宦而愧於志因決計歸  
當事者始悔知公晚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

上復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陸公評在  
士論卽調官何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燻露  
之先晞也會太淑人喪以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  
五千里至家拊棺一痛幾絕然哀甚而務致於禮  
二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輒  
傾囊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  
都佳山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閒歌酒歡公角  
巾私第獨以墳籍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  
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疾以卒傷哉公生嘉

序賞齋 卷三十一  
靖甲辰七月一日卒萬曆庚子八月五日年五十  
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  
周氏必健聚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  
氏必遇必延必連俱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  
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苾種德自昌崔先生慎  
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搆而歸  
旣詘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虛蔭不襲  
餘且耆學烝烝方駕而未已也以此凌跨曹耦而  
拓光先業當無難者是可銘銘曰

矯矯吳公兮噫用詘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  
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面山金翁春秋八十時弟全州君甫嘗請余文爲  
壽迄今四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回視曩所稱無愧  
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馮所爲狀來請銘嗟  
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曷辭按狀公諱  
弁字子休一字子順別號面山例授太醫院吏目  
世居休寧汪溪里國初名譯者博雅多幹局與趙

東山朱楓林齊名 高廟特召見授縣丞不就歸  
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璽隱德不耀  
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騰驤右衛經歷司  
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  
父目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  
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戀戀不能出  
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  
志獨計曰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得其  
地也自是定居鳩茲轉徙荆襄吳越而北輸於燕

家迺日起云一衣食輒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  
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  
日謂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輩萬無俱出理曷迺  
歸省俾膝下有承驩子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  
公哀毀中不廢色養越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  
憤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卽垂老  
扶杖松楸欷歔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  
君幼公絕愛憐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諷其異室  
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



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婺拊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輯繩繩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構精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蒸蒸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物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既覺其

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柰何以舉子難納人婦哉竟還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澇田苗沒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舸糴穀他郡歸以遺爭者衆大慙而止庶幾管幼安之風焉戊巳歲復大侵饑孳載道公計活之而托之脩壠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彌汲則彌新彼壅以爲有者如窒其源而冀流之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施也性倜儻剖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

版實齋 卷三十  
相構而睚眦有不之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  
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澤宮必首公五十失明  
迨七十雙眸炯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通於神  
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憚輒命遷正寢歷  
十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  
梅田人慧淑婉戀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  
取於姑氏所而襁負之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  
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側室生子喜不  
啻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鷄鳴小星

之誼已先公四年卒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  
卒萬曆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  
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日年七  
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長  
卽有馮太學生側室黃出娶貴州參議汪公埶孫  
女次有翼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鉉女女一  
張出歸程理問本寬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桂孫  
岳孫孫女五長歸程文學懋功子光充次歸汪孝  
廉泗論子咸穆次聘汪中丞應蛟子元懋余竊感

縉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剗刃於人腹以相龍  
斷者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歿不辱名卽浮湛烏  
倮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徹也又  
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躔兮蛟龍薈公一歸兮玄  
宮閱冠履藏兮千百歲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宋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剗  
從高宗南渡居海陽之南闔覩疆宇日感意常憤

憤竟舍宅爲黃竹寺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贊中制  
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偈省試兩魁其倫邑之言  
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因家焉  
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  
嶷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閭無惰容里閭亦無  
敢狎之者性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  
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識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  
輒見肝膈而聞有細過又深爲避匿以此稱爲長  
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相左

者數也尊人故以齶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  
不得已乃棄儒董鹺事他賈人率婁藪重錢心計  
及毛釐而翁文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  
急告靡不應應卽忘去未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  
義聲藹藹聞邑中而先世貲強半落矣翁不少爲  
動第撫仲子時用曰黃金滿籩不如一經吾知所  
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  
嚴晝令從外傳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卽解  
必旁引曲證了其大義而後止時用髫年能通曉

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瓜渚令就師廣陵潤  
州間度歲所入自裘餼外輒盡於脯贄費故時用  
文日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  
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慙  
勤杯酒間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  
相友善往往從里中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羨  
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一日病諸子以藥  
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絕矣遂不起  
時庚子十月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

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  
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  
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  
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  
某月某日墓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  
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奉  
璽書表其隧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  
先爲之銘銘曰

趙姓之裔開國維漢華胄遙遙有植其幹一奮制  
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踵魁其曹根株旣茂必繁  
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埒美休徵其  
慈伊何貽子一經蘼蓁旣勤豐年可擬公侯之後  
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貫此新  
阡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甫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  
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綬歸夫旣列仕版矣  
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實與官不

所實齋 卷三十一  
滿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  
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  
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苟取自奉爲寡人子所  
不堪而人以急告輒傾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  
交一脩僑札之分則在久彌篤予與君往來三十  
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  
子有鎔從予游予己丑登朝而君適至以爲參軍  
雖散秩亦求舉其職而已何自菲薄爲於是捐貲  
以新解舍挾纊以遇軍士釐敝剔姦百廢具舉諸

所擘畫亦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藉  
甚滿考得封其父母君卽奉制而歸喜曰此可不  
負吾出矣迨去參軍三載衛人追思之不置刻石  
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弃儒而賈賈於越賈  
於楚已又賈於燕皆稟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  
畜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  
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瘡其舊數倍  
伯兄中年旨家事一決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  
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全州命

下多勸之往者君曰吾徼恩綸報先人於地下業非始望所及且伯兄老矣吾復安之歸而與伯兄處者四歲而伯兄卒君方孺子哭無已時又四歲而君亦卒嗚呼痛哉君幼游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於醫療堪輿家言爲尤精所在必交其長者傴僂唯諾逡逡如也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卽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做義倉爲貸穀法里中人至今賴之歲饑師范文正遺意興塋墓之役持畚鍤者日數百人寓賑於傭三歲乃罷

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使以侵餉庾獄中心閱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裨以斂或立阡以塋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者不可勝數後伯兄瞽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李郃爲候吏漢中和帝遣二使者徼服入蜀館于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

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于下僚  
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  
頽起避不與言其隱德如郃而純心無後冀又過  
于公是諸瑣瑣者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  
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不得而略也君之歿  
爲萬曆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壬辰七月  
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卽有鎔  
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鎔華蕃太學生鎔  
娶胡氏華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鳴

雷許時高其壻也孫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娶  
朱氏鎔出鰲孫華出載孫蕃出曾孫一弘達洵出  
有鎔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君某山之原而屬余  
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  
君兄弟之趾美咨爾後人勿怠勿止以嗣前人之  
軌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尚敷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  
橋別號午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寧都縣訓導  
妣王氏生嘉靖壬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丁  
酉五月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由縣諸生肄業南雍持  
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  
朱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督而工文譽藉藉  
冠一時嘉靖丙寅試高等餼於學隆慶改元與弟  
尚徽同選恩貢士以嶺南雙璧稱焉三試不第訓

導公命赴銓得直隸和州同知州介江而竝畿內  
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爲侵  
念江防爲專職募精卒謹候徼賊發必得是時民  
露積田間行者齋重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  
滿考晉兩淮鹽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  
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利藪君處脂膏而能不  
膩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水不爲害部院  
上其功於朝奉 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  
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傾嚮君一日獨念曰

親耄矣卽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遽投牒而歸君  
事親不以老而自弛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  
一不爲忤遇之者多躁釋而心醉有長者之風雖  
囍於子而訓之常勤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  
之數爲喜怒董勸之節故其子也才噫如君亦可  
以無憾已配黃氏側室韓氏陳氏子一萬壽卽丐  
余銘者韓出娶太學生陶格女女二長陳出適番  
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適陳幼習銘曰  
羊城之山氣所萃也盜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憩

之百福會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涑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  
余蓋嚴事之頃余負疴巖居范生樸以贄至則方  
伯公之猶子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塋其尊人於  
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爲志銘按狀范長  
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某者仕  
唐爲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  
觀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鍾以

鹽筴起家有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  
卅讀書能屬文時方伯褒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  
相甲乙矣會父病橐稍稍削又收責者麋至長君  
歎曰丈夫何所不托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棄去  
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  
而侍治窮百方竟物毀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  
又病日籲天求代迨歿庀塋如前喪鄉黨嘖嘖歸  
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產而益以禱祠醫藥千  
金之著日損乃發憤挾母錢走淮揚吳越踵白圭

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大  
拓長君晨起眊僮幹勞佚會計出入卽時時跳身  
林樾間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  
精計忍詢饒媮衣鮮食絕不御纖嗇壹如居約時  
顧于祠祀賓客有加禮饑者賑殮者藏貧交疏昆  
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氏而里者  
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  
以此間爲詩與赤牘率斐亶有致有印石山人集  
若干卷藏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

之曰楫曰栢俾仍世業曰樸曰櫛教之書並爲邑  
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  
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爲家方伯所與  
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爲之  
銘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爲德於廢箸而世發冢  
以詩書咨嗟爲銘賁此幽墟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叅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

諱興者以材略爲湯大將軍幕士累戰功授錦衣  
衛尉守禦鎮江晉水軍右衛千戶世著籍金陵始  
於此祖諱勳千戶以君貴贈昭武將軍祖妣倪贈  
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封夫人  
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  
父老當代於是啓篋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窮日  
夜不輟文聲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  
曰此奇士也置之高等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  
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浦人以爲能庚

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叅鎮帥中軍事蓋吳地瀕海  
縮島夷之轂君蚤夜飭厲條備禦七筴上之總帥  
張公鑿鑿中款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  
何御史按吳時傳寇內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  
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  
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  
爾耶自是令下當議咨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森  
立踊企非不見爲材皆揜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  
於朝因開閩河南管局捕事歲凶攘斂蜂起前任

者卽斗粟輒論以法君至歎曰民爲饑所驅柰何  
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羣聚者不問於是盜盡  
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晚上其事晉  
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  
兩臺諭以非例及命下而聞訃君哭泣無時水  
漿絕不入口昭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  
徐就湯飲襄大事中丞奈公檄君之任君上書願  
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劾午而昭武公  
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令爲

桑土計加毖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  
感厲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闔境熙恬無  
論萑苻之傲卽齟販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  
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叅將於是忌  
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蜚語論列聞  
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旣而鹽使者以指擿非據  
獲罪君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  
絕無獲留者於此可觀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

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逐虜功

欽賜白金十兩特

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旣抵家疾良已乃以  
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秬植  
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  
不出戶庭而時放於山硯水涯樂可知已丁酉昭  
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昭  
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爲君曰烹藥火  
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脇不及席者帀四十日及  
卒柴毀視太夫人有加喪葬成禮庚子服除與鄉

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通謝當道知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邁疾踰春竟弗起傷哉居恒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 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昭武公輒嗚咽不自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親爲考校文義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月之夕則名同宗飲焉無不盡意蓋君尤以族黨

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人或索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慙而止性不喜殺有饋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鱉蝦蛤纍纍盈潢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荅客書有云猶冀小安了此大事藉令君而亡恙也如王彭輩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二月九日卒萬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公孫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塋某山

之原偕其叔以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胄系充東迨茲昭武乃奮庸矯矯高步多  
英風吳會夷門大造蒙兵農底定垂膚公飛章疊  
上聞 帝聰角巾歸第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豐  
北邙新阡馬鬣封慶流苗裔奚必躬我銘貞石傳  
無窮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焦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寧國太平人宋嘉熙甲申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虛日公性故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



秩爲無前有司校士贈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  
往試輒第一贈公怒答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  
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贈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  
藉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涇有王氏者慕公父  
子名一見結爲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貲自豪每  
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蚤夜不輟業歲庚  
子學使者楊公裁庵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  
鄉書高等矣辛丑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暮聞  
浙王錢兩先生講新建之學裹糧往師之創台山

精舍與諸學士相切劘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  
底厲名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屑意者屬贈公疾劇  
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  
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巖願減已筭益母  
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  
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奉飯舍襄大  
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偕余師文穆許  
公毅齋查公念渠拙齋兩蕭公結社台山每一義  
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

不逮淚淫淫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  
司餽車馬悉却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  
之逡逡必軌於義族與隣闕禍且不測賴公片言  
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捐不  
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奩資及其沒家多外侮  
公不難身爲之蔽者如千年尋盡舉其產歸之一  
無所受釋褐戶部主事鉤考財賦得其夙敝然實  
泣以平恕有官吏盜糧業伏其辜矣公釋之徐諭  
曰汝他日猶可冀升斗柰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

卒悔罪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  
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  
隕其家聲邪自是衆感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  
縱舍而下自戢人滋以爲能時虜警數聞當事者  
以邊才急公公亦踔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  
太宰顧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  
擬疏陳其罪狀爲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  
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銓曹處公矣公私念曰  
若謂一吏部郎可縻我邪丐歸愈急屬奉常劉公

居間乃得請既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庵左右母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一子曰仁芳娶郡守王岩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生鄭鍾祥孫七世雍正世彥世慶世庠世賡世庭世磨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才氣所底可屬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個儻有

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甲子計偕遇公於兗問知余姓也墜驢而揖歡如平生後一再晤於薊門而公遂歿頃去之三十載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滄之無從也系以銘曰

有峩黃山水流沄沄盤礴逶迤生此俊人賢書夙占晚乃登仕維材之豐而薄於施詵詵子孫有克厥家天之慰公庶在茲邪

張甌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甌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廉耻

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構者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

所實齊 卷三十一  
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  
菜供飢羹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  
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  
切畧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  
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  
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  
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  
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着者官位貨  
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

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爲可邪廷美  
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  
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  
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  
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嫩皆欲表  
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呼自學失所統  
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  
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  
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

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潼娶李次潼弟練子而  
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  
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徵耿汝慤其壻也生  
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  
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寔  
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  
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  
徒世則不耦母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  
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墓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  
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  
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  
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  
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  
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  
月廿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

將塋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爲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廩廩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懔然異其言蓋嚮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欵又與錢

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疊疊無少勑久之爲守羣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晚罷官巖居監司二千石延爲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爲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懦者立貪者廉顓蒙者達其爲法嚴



而信爲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以知耻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欣助若夫挾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忝橫者憚其檢押而善良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尅苦而賢豪嘉

其志先後兩見論斤皆要人所嗾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守已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乘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

欣賞齋 卷三十一  
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秬相  
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迂也乃徐引之學卽今稍知  
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  
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  
休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剥下虓虎  
不如守道捍民莫卹其軀信信宵人好佞醜正出  
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  
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  
之華繁實寡繇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  
之盛眠世行藏學由乎已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  
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

公墓志銘

公諱良榦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歛人徙涇  
之渣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  
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繇是以族望  
于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鶴

鴈生汝金鴈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間開門授徒爲甘毳資授室兩弟仲蚤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纊助之爲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旣以孝友聞而

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塤篪然公三舉不第淘汰于師友間而養日邃迨辛未始同世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權稅崇文門眎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改容卒請

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  
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  
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丁繼母艱起補  
戶曹旋丁贈公艱已卯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  
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構祠俎豆公公聞亟  
以直易之爲齊賢館羨金二百餘緡儲之筦庫或  
曰不虞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  
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

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  
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  
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  
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  
所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嚙于水溺民居無筭築之  
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  
謹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  
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  
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稜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人

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  
安堵當事者傳爲闔省賑法公故殫心于理至是  
守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  
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爲  
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卽終老可也已轉蜀  
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  
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  
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怠非知德者也公以余  
言爲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

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文成過化地從吏  
直指使刻文成錄詔多士而代之敘尋叅政大梁  
梁苦河決若歲侵 上遣光祿鍾公以內帑金賑  
之饑民麇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  
所全活視越爲多已羸贖鍰三千金言于直指易  
穀備賑如挈令已秉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  
重之特薦爲填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  
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祿及 上供袍服往往  
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端適銜中旨至公一切

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捶士至死公立具  
狀請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信信思噬公竟以  
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逾甚而公  
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  
違其意再議調公卽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  
若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  
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  
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  
裋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

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  
嘗以爲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務撫奇以動俗  
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  
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爲隱怪與遵道者所眩  
惑所謂中庸而遯世無悔者公旣知之矣蓋其言  
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由衷爲詐此自托於人僞  
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  
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  
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

以故平生闇然自修絕不爲卮言瑰行以炫世於  
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  
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  
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  
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于家  
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  
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  
貢士思修娶徐郡伯女思倡先卒娶鄭叅知女季

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  
之豹之貊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思似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闕事  
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  
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悃以幅降而下衰混沌蝕旣隱若怪事  
魁躡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焚  
然不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躅後  
有攷者眡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  
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著其時顛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歿猶低徊留之守其教而不敢墜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今若華君貞季殆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人弱冠爲諸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持功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當於

心曰此真吾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卒以先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尊所聞日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翼旬日而滿國中惟恐其傳之晚也先生歿爲畫像於祠率弟子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君然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曰三教而異也吾崇儒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三也聞者以爲篤



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兵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能名而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知君之愛已也委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奏績北上謁孔子墓而南嘆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生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瞻闕里見聖人之居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二考諱雲南刑部郎中妣安人楊氏生母孺人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曰朱曰尤之裔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之褒持顧翰編起元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璵與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闕有爛君爲幼子堂構增與鄉校國雍仁型義范厥有頌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綜計篆戎有緝伍儲靡失筭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以能然學殖其榦言必稱師惟跡是踐在人亡書

守而無畔子丐埋辭身殞異縣兩世忽焉所識悲  
嘆何以慰之納銘幽窆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  
宜人高氏墓志銘

君諱果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  
而南居錢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寧  
怡靜公子都御史誠誠長子將仕郎謙將仕公生  
子松江府同知璿君王父也璿少子龍江公源江  
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矣最後

復娠厭而欲藥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  
遂勿藥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兄皆蚤世且  
弗嗣君生而姿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  
茅公見而器之以長女字焉君爲文爾雅篤行誼  
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閩而郡校士已竣應遺才試  
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駸駸  
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  
保高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  
耳兩人皆貴家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

履相躡也而脯飽漿酒無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  
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至躡嚙不敢  
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厭其欲以去友人  
孫先墓併於里豪族一二窶人業頰首授券矣孫  
飲泣以告君割橐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輸粟入  
胄監至都而病逆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  
熨食飲率躬致之而竟以病劇欲歸貲且垂竭君  
緘數十金授其榦僕曰歸而主亡恙以金投吾家  
不且可以代匱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

名家子于燕從君游病二載而赤貧一椽蕭然偕  
一妾一穉女以居君憐而衣食之久之病不可起  
一椽復質母錢家收責者數姓相閔也君爲散金  
代償之毛感泣叩床請死以妾供灑埽君拒曰是  
尚得爲人乎不數日死君爲治調凶事而厚歸其  
妾若女于家時君從高文端載而北輸貲入太學  
冀以待試也歲癸丑憲副公致政歸君乃還率其  
配候起居奉杖屨日擊鮮爲樂猶慮不給而又廣  
延客客善彈碁者工繪事者鬪雞蹋鞠者皆令畢

技于前蓋十年如一日也戊午陸恭人卒辛酉憲副公亦卒君哀不廢禮喪葬咸庀先是辛酉當北試君戀戀子舍不欲往憲副公曰若憊我耶吾固健七箸若何憂君行而公疽發于背宜人躬湯藥籲天祈代迨卒且蓋棺宜人泣請少緩之以俟而是夕君至得親爲含斂聞者益賢宜人且相詫四千里而遙那得懸合乃爾蓋君于徐沛間聞父病乃兼程七晝夜抵家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服闋復當北君且倦制科業矣會江陵相者憲副公權荆

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以書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是高文端逝宜人哀毀得血疾然闕之恐滯君行也行後病益瘁而歿君聞而哀之乃請急歸營葬事而又念宜人不爲更娶杭人蓋兩賢之甲戌秋穆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宴于儀曹丙子與修大明會典丁丑秋世廟實錄成陞大理寺評事賜白金文綺庚辰春題誥勅房辦事充殿試彌封官辛巳題兼翰林院典籍是歲以冊封諸嬪禮成

賜白金一鎰大紅雲羅一表裏先後贈憲副公中  
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陞禮  
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  
直大夫贈高宜人尋又以累朝訓錄成晉陞郎  
中加四品俸癸巳陞光祿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  
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間蒙恩賚者十七賜  
宴者九扈蹕者再陪祀者十皆異數也爲人馴謹  
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槩方江陵盛時貴倨甚慕  
者爭求交驩君爲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

輕詣其門間一燕見寒溫數語而已以故有辟遠  
權勢之譽而亡可摘爲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  
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恒深念身扼一第非砥  
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然亦以  
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簿史慎唯諾而已  
文淵閣者上所藏圖書府也高皇帝諸御書  
在焉日久半爲蠹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  
裒而成帙爲疏以進上嘉納之因欲盡覽累  
朝實錄而索其副于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藏禁

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別錄以進今宜先錄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上怒欲逮杖之賴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主上之明而益御史臯也疏省必震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爲召君謀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

今日爲某御史解明日又爲某給諫救亡論召厭取怪得無重上疑而謂下之相爲比也請往見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卽趣行乃越重闈達直舍備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諸璫有難色君持論亶亶數千言氣愈壯乃得發前疏歸報政府政府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乃舉手稱勞者再其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骸骨歸里于是益捐俸葺冢舍且遍施宗人而尤倍于窶者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婦也而

顧喜賓讌每花月之夕籜冠野服乘筍輿行園囿  
集親知驩飲優伶雜沓子壻次第捧觴上壽如是  
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男六長大嵩爲伯  
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律大  
崙大對大岑大律大崙郡諸生女二適周大毅錢  
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遠大山將以辛丑某月  
某日奉君與宜人塋于龍華山之塋而先期走金  
陵奉狀與幣言曰惟子之習于先大夫也敢以不  
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日與君接覩君溫然長者也

而心敬之君甫歸而讒構中起良夫退舍益信時  
之不可無長者已是其可辭銘曰

噫吳君何儻倣攻秬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  
柄臣實推轂近不膩禍轉福疇能然識則足況淑  
媛相隨屬義而聽善且告生齊微死共域何以塋  
龍山麓我爲銘志陵谷千萬秋名不沒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塋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姑蘇人國初徙富人實京  
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鸞鸞

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  
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  
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瑯車問楊梅而卽對  
矯矯然楊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兼以器業之  
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耽書借本  
輒諷是以節陵遺策汲冢殘編劉歆之七畧九流  
張華之千門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裡間相  
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  
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黌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

輦一時綴學摛藻之士汗簡懷鉛之客靡不聞風  
響臻賓席常滿君以英年參其高詠抽學筭於三  
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懍然咸爲訕服當是時聳  
修幹以凌雲搏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  
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芬澄懷觀道始跌宕於  
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駸駸乎覩三門於鏡象悟一  
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  
啓或君問而我荅衡櫓旣設金湯斯闢一時之樂  
謂足千載而稟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



所賞齋 卷三十一  
戊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  
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  
友傾筐倒屣延逸少之客舉按齊眉修德曜之敬  
慟君之亡遽成沈錮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  
塋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  
爲軒居集若干卷并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纘  
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虔逝而支言莫賞荀君少  
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任壯責寧不悲夫振之  
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

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燦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讀之書  
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  
蓋其所緼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  
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  
籛廬彼且以死爲潰癰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蒂  
於其中也耶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

銘

頃 天子上徽號於 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  
崇其親以風示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雷得  
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至是手盱眙令丁君  
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  
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于貴之永寧家江  
安至某還衛城以勤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  
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鄴之安陽  
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駱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

也爲人彊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  
壁立靡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別駕永州歷洞  
庭夔峽往省焉間持祿羨歸佐乏則蹒跚負重繭  
足走長途靡屑越一錢男女第四人撫之皆盡恩  
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采木  
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翁挺身出死力落  
帆舟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  
不納其大節耿耿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  
前倣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

卽臥冰衣蘆不過也凡飲必偕諸弟乃盡懽居恒  
好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  
義面刺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心腑洞  
開情意獨至其於缺薄囂紛機變四出不一掛目  
也囊橐故不充數費於婚喪脯贄間家益落未嘗  
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托於古任達者流不虛  
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  
某日得年六十配郡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  
增廣生娶丁氏次卽雷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

氏女三嫁百戶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經  
夫贈君含真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  
矢志飭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 明  
主因心廣孝褒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擬錄  
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懼志石  
未備無以光昭 君賜而沒先人之德也故丐余  
爲銘俾詔後人以教不忘余念明 上恩最有位  
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孰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

鄉飲不汲泉酒德自豪其天者全入貲爲郎雅非  
翁志 璽書焜煌乃以子致 恩隕自天聲載於  
人曷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  
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  
子東崖先生推行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  
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  
先生卒於萬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

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  
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  
徙泰州安豐塲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  
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  
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  
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  
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  
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  
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

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  
新日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  
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  
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  
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  
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  
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  
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  
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  
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  
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  
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  
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  
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

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  
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  
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  
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  
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  
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  
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

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  
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  
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  
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  
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  
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  
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  
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  
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覽講學語不

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  
七葬塲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  
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  
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盖自心  
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  
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  
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  
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  
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蠖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  
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  
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  
堅者爲集慶保寧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  
團練使防禦太平州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  
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慶祖生叙文學伏  
一時碑版之文照曜遐邇終太平路儒學教授子

二曰習曰翼 高帝自和陽取采石習一見知其  
真主率徒陶安往迎之 高帝曰吾得太平爲根  
本非習莫守挈安詣金陵而習畱守太平卒于官  
翼魁江浙行省爲熊朋來鄧文原胡長孺諸名碩  
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仕州郡史  
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  
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爲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  
家言性善酒窮日落月坐客嗷嗷宣臂相狎然無  
敢加隱君者世隸縣籍諸父彙謀牽挽入戍乃移

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溲田推與之無難色邑  
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君霍  
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  
椽田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泱復迫徭賦盡棄  
荒土而逃隱君乃鉏荆榛誅茅藺大出財以墾田  
外爲長堤而水不爲害二歲三稔家以此饒久  
之逃者反隱君嘆曰利不可專衆不可犯吾知所  
以處此矣乃以墾田盡還諸逃人於是隱君之義  
聲暴一時矣居恒哺飢者槥死而無歸者又繕梁



除道建塾諸義事非一收責弗至多焚券不問人  
人不忍負隱君坐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顧與力作  
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兼珍之奉也歲丙寅  
子儉推擇爲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詫曰孺子冠何  
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儉而語曰自予  
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  
小子勉之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卑自強  
乃榮小子勉之儉終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儼  
甫四歲孫撫之與離裏不殊佐隱君治家督農蚕

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求於隱  
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予同事  
有不平必宛劑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母傍解多得  
釋去至督儉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儉  
幼割股起母疾耿在倫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  
丞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稱夫資教以成  
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生弘  
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十三日年  
七十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

欣賞齋 卷三十一  
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儉娶戴氏繼楊氏女三壻爲鍾秀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儉出茂本郡諸生曾孫六啓燦啓煥啓煒啓炳啓耀啓燮儉先後葬考妣唐凹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徵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聲靖康握兵拊民重珪累組當勝國衰乃識 真主姑孰崛興大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畀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隆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儷德齊齒孰知公侯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埃之刻石墓門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葬墓志銘

余已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閒公狀屬余爲志銘余益知區氏世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閒公諱琳字某先世

居南雄珠璣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  
阮埔八傳爲樂澹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  
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  
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  
失怙事母以孝聞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  
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  
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已若也顧婁試弗第及  
癸酉復試公夢棹楔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  
第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

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詫曰  
公何爲者垂成而喪厥功公曰若輩安知予哉夫  
參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  
不可必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場以搖精而汨形  
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閒以見志雅慕邵堯夫  
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  
之遇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恒澹然無營聲色勢  
利秋豪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鬪賢豪居間不能解  
得公一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羣居語笑

謹譁不可矐就至不言而飲人以和又令人意消也當諸昆日事家人產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貲耳公之托以竟厥志者自在眡人挾其有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歿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母而事養間公如事陳太君接妯娌甚和亡幾微忤於言面減獲即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容忍母校短長然疾病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懈歲飢里媪至必輟食舖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

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不衰子四長盈次益卽郡丞次寧次盒盈生大始大亨益生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卽大相大倫盒生諸生三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者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居公窆而合焉禮也曩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中允侍御復接袵而起鬱爲聞人語云期年樹穀

百年樹德以養閒公徵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覩棹  
楔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種有弗苑耕弗獲力不逢年道絕塞未試而毀保  
淳白獨留其羸俟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  
蛻閔玄宅  
力兮名不滅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  
學相規蓋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押得先生嚴事  
之志始有立云歲己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  
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舉趾之過余心異  
之旣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賢母也  
嘆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



歸省而計適至君痛屢絕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徙之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讓之君乃勉強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十一月十日將塋母堯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而勉以史先生之言噫是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學陳翁龍岡諱尚節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初龍岡翁事繼母以篤孝聞久困名場能以貧窶輟學母寔佐之龍岡歿教三子學皆就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黨往賀門庭晏然如常

時戒其子非讌當塗勿舉樂優伶輩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母病臥嘆曰歲大歉衆方愁餓吾能獨樂乎其以讌會諸糜費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充賞者率雜以僞金無益事實曷少予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紉縫之勞不以老廢子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覩隻字墮地亟取焚之伏臘祠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提身嶄嶄不欲齒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

卽不能致甘毳如自潔何母聞而訶曰善養養志  
若乃不諳吾志乎哉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黠蓋  
稟母教云嗚呼不靡于流俗而知急守身之義利  
害窮通接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夫之所  
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  
生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  
學生彭籌增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  
氏孫男一寧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違流風日  
頹獨義是好於維母氏孰輔而告有美令子譽髦  
渠渠終慰母心象軸鸞書我友其子寔懷壺德作  
詩孔哀質于幽刻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清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  
之故於遴壻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  
旣成婚惟中從余兄讀書往來余兄嶄嶄自樹不  
以祿利爲規誨弟如世俗之旨而已者故惟中器  
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兄女旣



中夭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卽世惟中乃於余日親  
蓋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壻故也惟中秋九月  
十日羅母阮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  
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  
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母蛟山而冀先生之哀而銘  
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阮氏  
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  
父時配母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  
仲良元配朱氏盛年未舉子夫婦輒以似續爲憂

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  
酒漿糝飡修灑不習而能語默定動凝然見者卜  
其遠器又五年朱歿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逾令  
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  
嘖稱得人而壺內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廢  
著鬻財於外家有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  
心以故仲良無內顧得以專意積居與時逐而令  
人又爲之躬捺筦籥轉移節縮卒之化約爲豐而  
貲力之雄襁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

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  
巨倫久之諸子生相屬方毀齒旦旦洗面束髮衿  
紳之趣使向學書出从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  
課勤惰不少置故諸子不以饒怠誦習詩書之業  
日起也令人甫五十睹家政井井就緒諸子學向  
成乃勅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  
孰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鬢髮望者  
知爲壽徵而雅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旦夕  
扶侍憂悴交懷宿疾遂作而不可起矣惜哉曩余

兄女歸寧道令人温温慈愛御減獲不聞叱咤聲  
乃其子从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愛而  
知勞者嗟乎代夫之養振業之圯以義豐家合其  
孝慈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劑之商也而儒  
劑之耆學若飴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  
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驗歟昔雍門子以哭見  
孟嘗君孟嘗君於邑歛獻不能自止余哀兄伯賢  
若兄之子也蓋於令人之亡有深感焉強爲之銘

銘曰

旬五踰七閱歲年也厥字仲良長十有七粵所天也男子五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詵詵振振纘其先也曰春曰時卒業辟雍而和若元京兆諸生文學傳也長娶於揚次余兄女吳王繼之而劉氏湯氏張氏娣姒連也女子一人夫管齊朝年差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嘉嗣將縣也噫茲其所以爲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命知通之時此兩言者薦紳先生猶難之往歲天子妙簡耳目之臣中外秩滿者咸側身俟命洵洵如不及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事未定君配孔孺人以產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戶科給事中將扶櫬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塋先舅姑之次乃詣余泣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擇余同官人言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卽不得美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太史其憐而

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究之闕里人大中丞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事勵卿君彥蘖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才求婦之可與齊者中外親咸曰澤州爲尼山後其子女悉嫻儀法爲公子擇婦莫孔氏宜于是孺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歿孺人相勵卿治喪一稟于禮事姑胡恭人扶侍者萬方中其歡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髫稚也中丞之誦于家也乃孺然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

涕泗漣如人尤以爲難中丞公旣以清白貽後勵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饗殮時時緝緝洗佐勵卿讀夜分燈熒然相對曰若書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吏勵卿而就其業也及勵卿拜中舍都中煩費不貲間稱貸以給孺人必慘容止之曰將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業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最得今封手雲錦之誥冠填而流珠不以色喜生平口不識甘毳身不織紈綺宰相其夫鬱爲國器

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挹者當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命望津要而不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能雖勵卿之賢不因婦言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謫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觀世之薦紳有一釋褐卽飾車馬耀閭巷及見擯于清華則溢氣盈涌奮臂而爭雖其人婦而鬚眉亦牽於兒女之情難自割耳語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繇此觀之雖謂勵卿之賢以孺人扶之其亦可也

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鄉進士李鎧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儀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以子殃禦窮者誰歟弗丁厥祥勒石千秋兮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同縣陳翁石池謏者蓋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

貧交疏昆弟百金無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母歸寔其繼室云翁以貴雄里中酬應紛沓不暇問家人作業自得母而門內之政斬斬矣又以其間爲諸子治垣屋百堵並作工匠幾千指母五鼓起治爨夜分乃罷朝夕拮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歿諸子未壯時外應里徭內治生事皆母獨任之自嫁至老壽紉縫澣濯饘爨朝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爲罷也始相翁爲德晚節好施彌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爲餽粥食貧

民死者予之裨以斂當食聞丐者聲爲廢匕箸輟食案中物盡予之蓋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丈夫子四人母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卽菜茹般核賦之必以次人人得所欲無間言季子惟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曰翁念少子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其諸兄而躬自菲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礪行誼者悉備迨己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而計適至嗚呼悲已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歿

萬曆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子八人某  
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母出孫孫女幾人曾孫曾  
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於某山從石池翁  
兆禮也塋之前惟敬持陶君同望狀乞銘余讀魏  
史見高謙之後母撫育之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  
兄弟所出心竊竒之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  
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已出者私均已子也  
而少者愛母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全碩懿  
則識能匡欲故也母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善家則是生良  
子慰於高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母卜撫如  
已生亦有謙之莫辨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  
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揜暉佳城鬱鬱銘于好詞  
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母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  
師計部哭之累絕已絞衿裘冒飯舍之屬凡附身  
者莫無悔乃已將舁櫬歸故園而卜塋焉奉傳太

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計部同籍稱兄弟  
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幽間厚  
重髻鬢卽知奉母教儀度整整希靚色笑容及長  
爲父母所愛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  
縣王翁歸焉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  
据以贍朝夕孺人來暨不厭食貧屏新婦婪壹意  
練裙蔬豆佐素業云事姑怙慎飲食衣服非其手  
出不以供姑意甚適語里媪曰吾今日始知爲人  
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紵機杼聲晝夜軋軋徹

戶外媒黷誅語冥然若埽閩以內米鹽糞壅豉醬  
醯漿注造必時菽粟稻粱獨黍麻麥益藏必謹稽  
出納量贏詘口約腹裁寸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  
不濫而畜常有餘宗黨姻媪交口賢孺人且以賀  
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授  
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質尤美  
孺人愛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卽遣之州城學  
間歸省覲孺人亟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  
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古以弱冠成進士孺



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吾不得子矣試鏡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心也庚寅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有民社寄矣吾慮爾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謂朝廷遠而負之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已而述古以考最得封父階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已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

之腴狄冠展衣榮於闕下矣顧儉樸之性無改其素日討諸子而訓之尤諄諄以聽婦言爲戒諸子佩其言閨門雍睦墳奏而箴應未艾也乃孺人甫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丈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遂古習古冠帶儒士酌古縣諸生述古卽計部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婦陳氏劉氏和氏楊氏朱氏宋氏帖氏孫六仕俊修儼价佶曾孫三嗟乎婦之爲道有

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開  
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蓋其又難也孺人子少而  
登第無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  
而壹以名賢爲瑱規此其識可閨閣之流品觀哉  
是可銘銘曰

維母於子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駟雕  
軒自貽之究側睨旁闕非遘則偶庭特與羊繇牧  
與狩我篆銘詩以告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摅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

### 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珊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  
公敬之妻峽江丞蒞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  
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  
閭里同哀黃稚走哭士大夫閔惻弔奠無虛日於  
壽福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有以垂  
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  
安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  
家池巨族璣翠紈縠填委帷第間無所好也文學

公奇之語母張曰兒貴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  
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重之因納禽焉  
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諳婦職宜人  
顧善事奉政公父母公父母靡不悅宜人者奉政  
公父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壹稟  
古禮他婦女率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  
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道不問生產宜人相其  
夫檢料內外籌廢舉權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  
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舖夕具糜飲疾具藥皆手

調而進蓋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  
人力也生兩子輒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  
稍間輒白奉政公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  
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下歲己卯舉鄉書而  
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逐時俛仰以  
隕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徵逐干請一切  
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  
飽去而自奉則疏食菜羹不厭當奉政公倅究已  
守隨己貳永昌蒞三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橐受

代宜人無忤色語兩子曰吾豈以二簋傷而父廉  
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劑爲之禮子婦  
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  
解嚴田婦里媪稍不檢輒屏斥之無敢近而以卹  
窮振乏則不限畛域賴以全活者甚衆尤急喪葬  
予棺槨以爲常蓋孝廉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  
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未亡而宜人代  
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大夫  
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子蒞娶施氏

大京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  
大驂章世名汪士謙施鳴謙孫二吾鳳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迴泉委築之休休外衍而中美公藏  
於斯宜人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  
國初以軍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  
孺人年十九歸於別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  
時修祀輒爲泫然時居貧奉太公以時羞食飲唯

所賞齋 卷三十一  
謹晝汛埽汲爨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熒熒夫讀婦  
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  
駕公舉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  
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孺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  
如一日率子婦工紉組不得惰佚於諸子教之讀  
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  
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  
辦皆有法僅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  
別駕公以拙宦枘鑿於時孺人執翽由敖不爲一

切摧謫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  
顧能知大體持義嶄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劔州  
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孺人行者孺人  
曰惡有數千里外恐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入  
蜀蜀中灘隘如襍人輒舍舟而陸孺人端坐其中  
素波白激衣裾盡濕屹不爲懼居有頃別駕公偕  
計吏北上學舍孤懸城外會龍州有薛宣撫爲亂  
去劔不甚遙人情洶洶同官輩他徙避之孺人獨  
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嘆服後自

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隣舟蒼黃  
叫呼至不可聞孺人眴別駕公曰危矣亟攜孺子  
登岸吾在此母俱葬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  
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  
幸者焉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  
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  
秋霜比質矣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  
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  
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牽兒女子語噎噎

不能自割者有之如孺人之朗識以成夫之美而  
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戊戌七月八日  
卒萬曆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  
於是歲某月某日啓別駕公之兆祔焉狀其行以  
眎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稔按狀言言實  
錄也曩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  
撫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勤禦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  
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

銘

安人寧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  
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  
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  
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甚衣食  
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  
之蚤夜織作不以寒暑間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

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稍豐至以窮  
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爲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  
賓客傾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旣見皆樂  
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  
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谷兵部君會  
遠出安人諭曰若等利吾谷將以生也而法掠者  
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谷  
至千石衆感泣而去戊辰春訛言詔選良家女實  
宮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獨曰國朝選女

無及宣歙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頃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旣歿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紅有不中程輒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蓋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旣爲兵部君志而仁芳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備兵部學業章章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挺挺中丘松楸如茨從君子遊協我筮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孺人方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中丞趙公學者稱柱野先生者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孺人旣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曆丙子七月



三十日卒歲丁亥葬於縣之白楊冲十有四年矣  
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纘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  
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  
性惺惚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  
女紅婉戀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媪曰是女必  
貴母予凡子時中丞公髫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  
喜曰此真吾壻也孺人既歸中丞公舅一竹翁與  
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酒脯飽而進之以  
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人人得其意

一竹翁嚴教子如束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  
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從愆其就業時篝燈拭几  
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  
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  
中馳 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  
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已中丞公丁艱巖居六  
年卜築鷓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臧  
獲課耕紡戒約僮奴無輒入城市卽以事之城市  
敝屣蹙蹙不知其爲貴人家也一時言家法者率

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南太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輒曰髮種種矣可再出乎公忻然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選勝爲投老地脫簪珥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加葺治顏之曰宜秘時時合鄉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名士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穀數百斛以供賓祭待問遺寔孺人發之當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長

者遊其入陪鯉庭出從鱣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先是孺人出橐裝爲中丞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已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泣曰兒尚未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蓋擁愛之不啻已出云子二長卽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出次鴻臣娶林僉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方學惠一適方侍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勤而逮下以慈惠有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名人勝士勤倦勸勞必

佐夫若子於正學而爲亡窮規非婦女之恒也是  
可無銘銘曰

有偉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真  
其仇山回水複終此丘太史銘之炯厥幽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  
門重珪累組者蓋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  
兄弟則陳中丞顧司寇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指  
難婁屈中如倪文僖位秩宗冢子岳次子阜並躋

膺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四登甲  
第如今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壺范必有卓  
然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歿子湛之采事行爲  
狀偕弟淳之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  
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  
亭翁之女藩參龍崖公之配也生而厚重端凝不  
假母傳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壻得參岳公奇之  
乃委禽焉是時家赤貧宜人黽勉調治無幾微見  
顏面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篝燈弗中程弗就枕

盛夏苦蚊蚋至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緝紡而  
佐之寸珥尺紉之御竭其共爲楮穎費不惜也久  
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嚴每退食時  
時寬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產而難語參岳  
公曰得無囹圄有寃滯乎輒爲清出數十人纔聞  
驪呼聲而兒生如達矣卽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  
而祠部而參岳 璽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  
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構歸也竈愁困悴  
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愠蓋公歸久門庭蕭

寂不無翟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  
官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奈何  
求多於造物者爲以間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  
其誦讀漿脯勞賜相繼而勅其墮者故湛之等不  
獨以文顯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則宜人式穀之  
以也念宗祊卑弱置媵爲廣嗣計凡舉子者三人  
愛之如一參岳公卒囊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盡  
畀諸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嘖  
嘖嘆其難其他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喪若昏

者倚辦宜人不啻外藏然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德故而有劬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安得用何氏橐而爲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蔬必有度展履間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而性寔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子姓侍側廩廩奉約束惟謹庶幾哉可稱何史已宜人豐容健飲啖固強無疾也七十誕辰姻戚上壽者相屬踰三日而卒生嘉靖己丑七月十一日歿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

四日啓參岳公老官山之墓而窆焉禮也子六人湛之娶周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濬之娶華氏湜之娶錢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如林如樸如楸如楫如梁如楞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自參岳公以名進士起家自是湛之舉己丑爲僉憲淳之舉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之中四登甲第者也而三人之宦業與來者之嗣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非宜人其疇能致乎是可

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聞兮斐亶墓門之文兮吁  
嗟百世其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  
萬曆丁丑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 旨杖 闕下  
謫成都勻戊寅春娶安人于家未三日卽攜之戊  
所成六年從爾瞻起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南  
刑部照磨乙酉擢吏部員外郎未幾請告庚寅起

吏部員外郎冬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爾  
瞻之南而北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  
未嘗有一日之安爾瞻之戊而給事給事而照磨  
照磨而員外郎屢已屢仕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  
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 勅命稱安人生  
以嘉靖己未卒以萬曆戊戌年四十而已安人家  
素溫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歷  
長沙澁浦凌站鳶挂猱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  
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

髮食貧卽入省闈歷銓曹而內無宿春之糧外多  
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礪之無  
愠容其在都勻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乘  
間歸省而心念安人不忍決安人以壯語聳之行  
亡何二從者死于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  
謂人死三日當盡室避之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  
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死無易且世  
亦豈有鬼物能殺人者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之  
在銓也當計吏扃門下鍵宿署中者而月安人春

糧茹疏不以薪水故點爾瞻之擦友人或諷爾瞻  
爲不情爾瞻不知也安人在都勻生一子以無乳  
天卽寄聲其兄爲爾瞻置妾膏脣櫛髮若惟恐不  
得當者其謁告歸也產孿子又以驚天自是無歲  
不爲置妾計嗚呼安人從爾瞻于患難無依之日  
固難而能砥節于通顯以相夫爲名儒彌久而不  
變也則尤難能置妾于中年無子之日固難而能  
割愛于新婚至流離顛沛屢易而靡悔也則尤難  
以彼其德卽遐筭多男子豈不謂宜而乃奪于壯

年且無嗣以死也豈不痛哉爾瞻言安人至慈孝  
事太夫人曲得其歡爾瞻元配吳安人忌日修醴  
酒漿祭拜惟謹終身持姆訓甚力宗黨族屬罕窺  
其面平生紡績織紉不能一日暇綺羅珠翠目所  
未經也余鄉朱司寇公爲爾瞻師友清嚴介特中  
朝罕倫安人從爾瞻謁其夫人荆布相映儼若婦  
姑其雅素可知已嗚呼奢生于佚妒生于淫以安  
人靜貞如關雎而有逮下之仁汲春如少君而謝  
富驕之飾當無難者豈所謂是夫是婦天作之合

耶抑爾瞻清標絕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  
于家人爾耶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  
瞻被酒聲稍揚安人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  
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安人不獨爲賢婦  
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業已不朽安人之  
傳也無疑獨其豐于德而嗇于享修于名而短于  
世不能無疑于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  
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安人  
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斬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不然也蓋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爲安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大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寧國丞光蘊光祿大官丞光薦錄事光普之母也太恭人用西華公封安人用子蘊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王母云父濛母朱生而端凝敏惠仰俯有儀參議東崖公爲子擇婦聞而委禽焉年二十一歸王氏

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巖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上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事事當參議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卽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蓋賓祭秩秩如也餽養雖雖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公起家職方諸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傳夜篝燈程讀無少怠卽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譙讓西華公出參湖省蘊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恭人始一偕往踰歲西華公晉左廣臬副甫艾也

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  
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吾得割意羶  
塗食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仕  
太恭人則拊而屬曰若父之荆西卽絲粟不以煩  
縣官若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予橐金  
二百又度官中需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  
光蘊矣居恒鷄鳴起諸僮榦以材受署太恭人盥  
櫛竟遍行室中眡則無不犁然者已晨朝諸子婦  
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慎爲瑱規也移晷乃

散丁酉蘊以寧都最上考功進今封太恭人八十  
矣而恩綸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予告普亦初拜官  
升堂上壽觴相屬觀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  
陵太恭人感微疾輒環語諸子孫如與訣者甫五  
日而歿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  
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常取其薄而推  
羸振乏必以厚裋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  
常識其大其馴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邪夫女  
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封李審諸之却粟所以陰

爲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於義而夫婦白  
首相顧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寧舉世  
所慕尚不可得者無一慊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  
氏封孺人光薦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  
言至充至齊至章至亮至奇至褒至交俱郡國諸  
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承超項國昇何君侃林  
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典欽昊欽旦欽誼欽  
彝欽準欽履欽讚欽諛欽鼎欽泰欽謚欽復欽晉  
欽恒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

原祔西華公兆禮也先是蘊銜哀著事狀而寓書  
於余使爲銘銘曰

翳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  
人厥聲奕如淑媛相之若郟與謝亦圖亦書遙遙  
華胄再徙永嘉不替本初迨中憲公乃有恭人繹  
繹徐徐夫奮於朝子克嗣之名埒璠璣與恭人欲然  
日用而旣寧留其餘石壇之丘雙壁共瘞峯迴水  
紆太史作銘儷德齊齒有美不虛疇論世者曰百  
千祀石在玄廬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柳塘春秋九十有一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踰八載甲辰十一月某日塋某山之原負某向某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詣余日期迫矣姑舉翁崖畧朱書於磚而內之竈中異日者請於穉道碑而銘之余曰可洪氏自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然爲里之望族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虜世之騁其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

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寧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時聞人易所稱積善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閭未及大試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人之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輒憤曰無天道亦謬甚矣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某官孫文衡卽水部君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斁還金揜

骨成梁創祠閱數十載竭蹶以趨既及於人乃通  
於神塋之家山雲氣氤氳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婺撫  
孤以節著部使者采都人士議聞於朝天子嘉  
之旌以棹楔矣已太孺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  
恩所自得今封蓋兩承異數云是時鳳翔治行爲  
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聞太  
孺人訃匍匐歸毀幾至殞余往慰之泣曰不肖微

吾母也不及此然竊祿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  
以受饋緩鞫事也不肖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叅  
岳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  
戀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母呂內賢之以適沈先  
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產有挾千  
金求居間者力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  
屑也每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時手甘毳進客至  
供具取願旨辦無以壘耻告者拊臧獲而噢咻之  
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媪坳太孺人佐孝廉

供湯藥也物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裹糧卜兆  
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蓋賢聲藹如矣久之連舉丈  
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  
不幸且死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聞驚  
絕已稍稍蘇而水漿絕不入口衆寬譬之不應西  
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夫言不爲一綫地  
乎太孺人乃強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家秉付  
之矣太孺人則蚤暮治饋漿惟謹退而撫兩子曰  
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輒責

課靡間日手足容有不飾卽引禮切諭之衣卽敝  
浣濯若新嘗言士衣麤何病惟端潔足正容耳度  
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營葬具甚備而  
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意太  
孺人且愜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毋生  
事端閭閻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教誡之如  
疇曩語間餉客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  
吾令兒母變其初也癸巳鳳翔釋褐蕭山令覬奉  
母行太孺人不往曰兒業以身昇縣官母以老人

易念若憶乃公卻金事乎去之四十載而邦人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劇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教故所蒞以廉恕稱流聞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七箸矣會旌書自北至太孺人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何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婁迎養不許最後乃一往覩鳳翔晝夜平亭役稅拊凋疲郵傳造請旁午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決不得甘食寢心痛之而私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

也戊戌鳳翔再入覲以恩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嫠耳而乃再徼王言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顧其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幾不隕家問柰何以我故剉其廉其刻厲如此是冬七十誕辰賀者踵至嘆曰嚮吾孑然一身耳已稱母稱王母稱王大母不自意目覩三世孫曾滿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都門久旦暮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末疾

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頤貞先生子長卽鳳翔娶於張秀水學博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膚俱府學生懋衷武學生翔出懋和懋敬及女孫三儀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膚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衷娶金太學生時行女敬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繩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生

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物中間居約十七哀疚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二念以撫其六尺冀必有以還報地下卽古貞臣誼士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人主知之壘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荅太孺人而爲嚮義者勸矣先是沈先生塋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耐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節已苦名則尊嗇於夫後乃蕃繖嶺西山巔岈誰  
其過之式此淑媛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  
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  
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  
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爲鎮撫鎮  
撫公生國寶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携次子必



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  
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  
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  
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  
力季定裕鳴甫公禠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  
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裏誠  
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  
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  
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

甫二歲卽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  
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鐘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  
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  
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  
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  
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卽世哭之甚哀  
旣葬時時率昆從辦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  
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  
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

聞鳴甫公計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  
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  
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官或未協先生因試策  
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寘諸首每督學使至  
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自樹  
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  
敬爲鵠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  
此拘拘檢柙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  
亦不覺入公甫彙括中矣巳酉落第睹諸從苦過

更笑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嗛腹  
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以  
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  
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  
泣誓畢此生母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  
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  
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者曰子  
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  
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恭語似

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諾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箴有省語仲子曰嘻一身皆知體也奈

何耿耿於膺耶頗自鬯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鬯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蘄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 肅皇帝實錄中 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遣人偵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先生邸巷亟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

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服之等謹問里童蒙之教  
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按甘肅過  
里門以近學諭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  
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  
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  
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  
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沍寒折  
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以迎晉庵戴  
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而以俗禮事之不可

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  
知己相得益驩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  
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  
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而獨司馬王  
公崇古人尠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使脫穎於  
時而後已後王公卒豎績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  
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  
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  
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

因薦二人其一卽江陵曰此異日可以托國者其一卽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嘆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曾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旣去甘肅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積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

之士綴學者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挈仁體以示人按吏則先風化而抑掊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華桑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強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踴躍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

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繼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儼申救文貞愬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露章詆文貞朝議閔然先生以謂此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構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

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褊心蠱氣無大臣度 陛下將焉用之書上 上爲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性



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  
更與進焉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  
時先生曾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  
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安其官如故十一月晉  
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  
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  
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  
名卿首揆席設簾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  
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

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土蘇醒  
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  
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  
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秦淑  
人誕日享有加邊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  
固問之讐夷不言第嘆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  
再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  
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  
我因相與一喙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旣老去位新

鄭起田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睚  
眦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  
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  
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  
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冊封魯府  
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  
毀骨立喪葬悉摹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 上臨  
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苛

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  
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  
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  
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  
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  
涕就道旣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  
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權商稅覈  
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  
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拂

從龐則餉詘乃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  
兵民胥不病已卯詔下方田閩少廣阡巨原於峻  
嶺如梯於窳谷如盂於江陀海澳則如漚先生模  
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岨水涯之間咸  
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  
倍已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  
署片札下之窮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  
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教民  
先生持大體不嚶喋苛細而其所爲實曠來遠銷

慝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  
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閩廣間勢張  
甚先生爲設方略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  
得銅銃一爲東埔鎮器相傳失之則災青立至寨  
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  
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歡語如沸旋  
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  
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旣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  
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弗與通第上言東埔寨酋

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  
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卽今諭以擒賊之後格外懸  
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  
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  
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  
坐籌帷幄不屑屑博稜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  
者旣久枝柱於先生䟽上 詔止賜金後先生竟  
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䟽薦叅  
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

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  
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顧以隱約終澤  
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  
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沒江陵登用者俊臺省  
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杰  
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  
史周之翰所誣鱣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  
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栢托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

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訟言之又不得乃䟽聞於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䟽請從祀文成公得 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已丑再乞休俱奉 溫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舛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裊身忠直

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卽今總憲南臺真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 旨留有年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某不必辭免奉 旨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卽言何必自陳求退着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斯文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訾媿陳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

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  
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  
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  
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  
不盡言悟 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目不能  
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  
場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 旨卿耆德  
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  
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糲糧屨屨丈

室蕭然而閔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  
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  
人人爲扣兩端期於有寤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  
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  
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  
嵬鬱盤興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奧區也而先生杖  
屨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奉常予  
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有  
八袞父強七袞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

靜庵公八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覩先生疾劇日眊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母身後陳乞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 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龐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友忠直

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啓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闚筐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城抉樊受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海

內游道餐風之侶悉咨覲而求是正兄弟間自相  
師友所爲鑄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潛曰  
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  
目輝予耳與剗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  
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  
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  
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苦念  
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  
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

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  
頃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  
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  
不忘尋請有司祀黌宮而留都旣列之名宦且有  
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  
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教思之無窮而公論之  
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  
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數學商  
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



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總  
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  
子一汝愚選貢彭淑人出娶彭卽鄉進士公甫女  
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嘆曰  
恨公甫不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  
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  
三應某官生應某應某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禴  
子應崙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  
袁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

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  
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  
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  
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辱吻雖浮妄不  
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  
羣小之口端木氏喁喁焉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  
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  
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  
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

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  
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  
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著  
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  
不佞脉脉靡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  
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  
貽書鐫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

楷以自免於讟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  
生弟啓南將相兩孫塋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  
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  
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霓  
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  
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  
隸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  
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璠璠生淵淵生度世  
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

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  
謚卽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  
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  
孺人是爲先生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  
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  
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而奇偉當庚  
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  
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  
書於子曰而卽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懽吾忘

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  
生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  
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  
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  
業歲庚子督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  
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  
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  
午舉于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  
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

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  
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堪輿  
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  
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  
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于家甲寅  
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  
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  
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  
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

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  
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  
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  
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  
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  
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  
先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聚長湖大溪中  
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  
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

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邐北遯至晚先生大  
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  
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  
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  
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  
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  
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  
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  
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

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  
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  
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  
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  
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叩  
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  
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  
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  
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

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屬之  
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聞時其啓閉於舟  
䟽其往來於椿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  
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聞先生具呈大司  
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  
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  
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  
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  
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

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  
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  
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  
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  
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  
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  
多佳山水碁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  
同志于燕磯棲霞間携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  
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

所實齋 卷三十一  
叅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  
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  
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  
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  
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  
先生不卽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  
免禽滅哉於是鈐束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  
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  
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續增

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  
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俟  
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櫬歸某甲  
之江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  
酉服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  
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  
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  
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

所實齋 卷三十三  
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  
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  
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  
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  
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書之弊竇塞小民  
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  
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  
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  
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  
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  
其例行之丁丑子邠成進士 上又試進士之雋  
者令讀中秘書邠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  
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  
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  
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  
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  
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



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  
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  
無幾兄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  
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  
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  
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

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  
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  
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頰叩耶且

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  
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  
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  
間存石爲閣有紫芝閨風爲齋有止觀徐于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  
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  
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  
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驩洽矣何乃暴殄  
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

棟梁榱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  
筭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  
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  
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禀于義有請托  
輒遜謝之脫冤抑不白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  
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  
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  
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  
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啓南少而孤先生

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族  
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  
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  
交踈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  
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  
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珎聲色  
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  
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  
明窓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  
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  
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  
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闈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  
眉爲之攢矣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  
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  
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  
不妥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䟽鬯縝密詞足發

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  
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  
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温温而義有不  
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呐呐似不能言而上下  
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  
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  
朝廷第爲士民間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  
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  
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廻

所賞齋 卷三十三  
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  
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  
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  
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  
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  
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

焉先生生嘉靖丙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曆辛卯  
三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  
一自邠丁丑進士翰林院修撰先先生二年卒娶  
王氏封孺人女二長適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  
繼芳次適副使卜公大同曾孫庠生鼎臣孫二長  
麟禎聘祠祭司主事陳公泰來女次鳳禎聘翰林  
院編修馮公夢禎女孫女二一許掌院事少詹事  
黃公洪憲子承昊一許都水司主事項公德禎子  
洪謨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明興雍熙龐碩之化垂三百年士大夫通經學古者項背望於朝而莫盛於方麓王公蓋揚公文懿蔡公虛齋呂公文簡輩皆覃思大道錯綜經學至公則牛毛繭絲貫串精博由經術以通於世務醇如也余往在史局被命撰秩文新志悉取公書著於編錄且請藏諸秘閣蓋公經行修明歸然爲當代之望學者方仰爲模楷而今已矣公薨 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少保予祭二壇遣後軍都督府都

事劉戡之營葬事公諸子肯堂等卜吉於青岡墩之原而窆焉肯堂排纘公事行而屬余小子布狀則何敢辭公諱樵字明逸別號方麓先世自江州徙潤之金壇家焉入國朝芩字子輝稚齒上書

高皇帝請代兄死尋撫其遺孤以家財盡讓之子輝公生遜軒公政政生筠軒公鎮皆孝友樂施予三世出粟賑饑至萬餘石詔遣行人勞之旌曰義門筠軒公生澹菴公瀚贈兵部武庫司主事瀚生遲菴公臬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

嘗諫 武宗南巡幾死杖下賢名噪一時配安人于氏生子五人公最幼子也少性操并介恂恂然動止自矩中憲公奇之十二從父宦於萊從學萊人尹先生讀書迎解下筆多雋語憲副公行縣將鎖解尹先生豫授一月或兩月書出公蚤夜佔俾不待程督而自力迨歸試之無不口誦如流者十七補縣諸生丙午舉應天鄉試明年舉進士授行人逾年使蜀已復使代饋遺一切辭不受輶軒所至山川風俗賦役人材必參以圖經傳記察其盛

衰登耗之所繇而區畫之爲異日地非以流覽風景而已使未竣而于安人歿卽日奔歸癸丑服除仍故官時 詔選給事中御史座主孫文恪公言於冢宰謂公才望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文恪使人微感公公謝不往遷刑部湖廣司主事亡何憲副公病請急歸憲副公疾寢劇轉側仰人公率虞夫人扶掖進匕飭至親奉行清浣中羣迄於歿而後已丁巳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部訟獄稀簡郎官日以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策讀書吏散

鳥啼檜陰四合有留而弗去者公心樂之治律之  
暇日取故所業四子尚書諸經傳迴環紬繹間及  
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職掌名臣奏議諸書悉  
加揆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是時 肅皇帝  
臨御久慮臣下玩愒間以不測之威臨之而分宜  
相因借以行其睚眦下部議罪稍不稱 上意禍  
立至鄭端簡公爲尚書旣上難忤旨而下又難忤  
法則衷而請之於分宜之指不盡徇分宜銜之鄭  
公知公精法比又知公不能爲委蛇也不以治尚

書章奏時所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器  
公吳給事時來糾總督楊順誤國罪 上震怒下  
之吏法當坐斬順分宜私人故爲之殺沈鍊以自  
結者分宜欲葺之又虞 上窮詰邊事禍及已乃  
別遣給事中往勘再下部議公謂鄭公當以去就  
爭之鄭曰如子言 上怒將叵測吾區區去就不  
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啓矣與其激而成 上  
過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減  
死論已而復有王直之獄王直者故歛人以巨寇

勾島夷內訌江南北所過殺傷無筭總督胡宗憲  
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分宜冀從未減分  
宜指授鄭公鄭意未決公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  
者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鄭曰是也乃  
擬謀叛律梟示海上分宜偵知議出公寢以不樂  
公與鄉人鳳阿姜公之西山邂逅友人留連信宿  
已而吳給諫擿分宜姦讒者謂謀成於西山分宜  
忌且怒於是同遊者皆出爲按察僉事公得山東  
歎曰此可以歸矣聞山東大饑乃蹶然起曰此吾

活人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則巡撫朱公先請發  
粟賑得 俞旨矣公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爲  
難諭屬吏躬詣郭內外覈之籍姓名以報公覆覈  
予之期以次給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公於  
東事日爲審畫考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籍爲  
兵如余闕所言與李抱真所爲悉論著之以待施  
用而景王會之國道出公部內舟大小千艘役夫  
二萬猶不足謀泝內邑鄉夫佐之公知鄉夫易虐  
而顧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巡撫不以夫而以直



往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一用顧募費省而人便半月出境是役也供張調度悉倚辦公晝夜奔波河干臥不帖席者浹旬先是闈校縱橫途中窘郡邑吏或東縛之以徇獨山東無擾耳而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䟽得予告歸閒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爲書尚書四書以次爲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 上萬曆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薦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

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不無知己之感乃決意行浙西剽悍饒訟獄鹽盜出沒含山賊潘榜據險聚眾官兵不得前公至出榜諭以利害甚辨廉其宿猾罪遣之訟爲衰止授方略崇德蔡令捕治榜等皆得修保甲法參而伍之令人互爲守繕要衝習技擊寇至輒覺覺輒禽閭里中竟公代無犬吠之警矣嘉興舊設兵船十四民壯二百人巡徼鹽盜春秋調發西海口白塔港爲汛備踰期還捕盜以爲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众寡

不敵爲解公尅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  
倭船四入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覆之海捷聞增  
秩錫金而公且欲盡罷客兵歸土着又欲練土着  
之習於水者而兼陸技以召爲尚寶少卿不果濱  
行有司取公積羨以進正色麾之或曰公卽不以  
自潤盍餽遺鄉先生可爲德也公斥曰此與自潤  
何異抵京旣陞見謁張公邸舍張方貴倨甚然頗  
相勞問意起公田間列禁近當暱就已而公顧無  
加禮於是張公始不悅已遷尚寶卿公以謂周官

宮正宮伯掌官中之環衛直宿爲之名籍比其在  
否今尚寶卽其遺意吾安得以無事委而晏眠肘  
腋間邪故持之甚嚴有干請者拒不受大璫丘得  
尸之以疏下不面承爲公罪構於上上問

內閣張又

公不爲旁解公上章引咎奪半歲

奉已而御史劉臺發張十大罪罪皆有指張疏自  
列且求退六部諸曹奏留之尚寶疏公具草大指  
欲上全諫臣以安大臣張讀之大恚曰若乃欲  
爲臺地邪輒遷公南鴻臚以行會星變自陳省臣

王蔚傳作舟遂承江陵指露章劾公然無可摺據  
第以前尚寶奪奉事據爲罪得 旨致仕寔戊寅  
正月也公歸而研精舊學於尚書四書益爲緒正  
春秋亦脫稿庚辰修王氏家訓憲副公年譜周易  
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多所裁定壬午張公卒  
省臺抨其黨殆盡卿貳之位爲之一空識者言海  
內耆碩擯於執政者當及時柄用會有 旨吏科  
都給事中周邦傑乃舉禮書陸公等三十七人公  
與焉自是諸公先後起洊至大位而公巖居自如

至辛卯始起公南太僕少卿未至晉南光祿寺卿  
時陸莊簡公爲冢宰間語余曰吾同時之人凋謝  
盡矣獨兩王公在耳公爲我試評其人余曰安成  
之理學金壇之經術此近代卓然者其人則皆古  
人也公曰後生目不覩前輩之風久矣吾爲出兩  
古人以示之因首舉公公自計精力尚足以爲而  
默念國勢人心有與嘉靖間大不同者 上徒欲  
以深居獨斷仰法 皇祖而政未可冀也抵任爲  
備陳今昔異勢欲 聖明厲精聽納以亟宗社大

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南中事甚簡又  
四署分治公不敢屑越顧益虔鉤攷寺故實葺爲  
志又寺田佃於民額收什二三公度寺經費亡幾  
而第以益墨吏橐無爲也爲校歲所出收之餘悉  
除其額著爲挈令壬辰十二月晉南大理寺卿明  
年八月晉南刑部右侍郎平亭疑獄與所釋株累  
抑豪右者比比有勲臣悖不受法諸桀猾爪翼之  
爲遠近害臺察以聞下公鞠之議者欲委咎其黨  
公獨蔽罪首惡者奏下勒歸之鄉而其黨亦解散

凡熱審者一慮重辟者二雖死者亦心服而去乙  
未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  
而秩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稱上意而省臣盧  
大中疏上言公春秋高不宜在任請加銜致仕公  
辭益力奉溫旨許歸漢李固歎朝皆年少無一  
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公豈非其人邪一時賢人  
如少宰鄧公以讚納言楊公時喬憲部鄒公元標  
廷尉朱公廷益輩莫不推轂公惟恐後而竟以老  
罷然於公得矣公歸益杜門埽軌郡邑長吏有終

任去不一識面者獨與從子墜自相師友過從談笑而已墜種學績行雖嚴事公而亦時時面箴闕失故公樂與之游此外惟手一編伊吾不輟飢以爲食怠以爲枕古稱書淫傳癖有不足喻其篤者學以程朱爲矩矱而寔求以自得之不名一家如朱門末流推行汗漫未嘗不厭薄之也精思實踐有所契悟者未嘗不心折也盱江羅先生與公爲寮嘗忻然有會於其言錄其往復語載之集中則公之意見矣公操履深醇學有根柢平生仕者什

三處者什七面貌嚴冷目無權相然徒行里中與後進講敵禮而無忤色被服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而先宗族戚友之急職事所關引義力爭不爲苟從而口不挂臧否經國大計講究甚晷僅以舉職名而不旁鶩於局以外大氏知闇然自修盡吾分而已至世之馳騁炫耀以爲名高者不但不爲亦不知也故余嘗謂公乃深於經者也以彼侈爲說鈴反躬多闕者不足道已卽博精於見聞檢押於行事而不能忘名者亦孔子之所謂爲人者耳

以視公爲何如哉昔人言元德秀當以道紀天下  
劉迅當以六經諧人心使德秀據師保瞻形容乃  
見其仁迅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以此  
言之於公猶爲未盡其用惜夫公所著有周易私  
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  
編讀律私箋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王氏族譜  
宗約家訓遲菴府君年譜言行錄方麓居士集戊  
申筆記紫薇堂劄記省往錄鎮江府志若干卷卽  
余所著於稗文志者生正德辛巳九月二十六日

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  
守逋庵公夔女子四長啓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  
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干城  
娶尚寶卿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鳶  
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錕娶  
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鋹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  
女啟疆出次懋鑣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鏗娶  
貢士孫公雲仍女干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

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胤蕃周繩祖虞大復  
曾孫四彥瀆彥泓懋錕出彥漑彥泳懋鑣出彥瀆  
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  
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  
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  
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  
世則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  
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  
聞於朝 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觀名蹟  
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  
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  
祀司空議塋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愜余小

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  
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  
驤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鵠起克構  
堂基胸多彊記筆擅清機書淫傳癖鑽幽晰微富  
兼流略巧埒工倕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鳳儀條  
烏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  
司權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甌  
琳瑯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

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東  
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橫嶼牛  
田倭奴猖獗迨莆東南更壁魁桀公也殲之一月  
三捷狂寇逐利如羶集蠅鴟張豕突旋撲旋興乃  
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莆田盪清  
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哉膚功公讓不  
居角巾衽中服返其初 穆皇在宥秩乃洊升自  
鄖及楚節秉中丞 天子曰嘉司馬可貳璽書煌  
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詔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



一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質 帝曰乘時武備宜飭  
汝其行邊繡斧朱鞞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遙  
征霆駭風徂曰兵若餉心規手摹烽臺宵築戎堡  
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鱸在思位  
不盈德翁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  
提之挈之靡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稅安則同  
驩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  
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  
乘而上規隨左國馳驟漢魏咳有珠輝鬻嘗鼎味

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鵠落筆成規謂宜長  
存開蒙愈疾頡頏名流規護後進在人亡書俛仰  
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寔超然一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真  
慧能兼律果亦脩因徘徊勝侶遊戲玄津逸翮高  
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視歿如歸臨凶  
若吉感額靡顏卮言愈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戢嗚  
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飾武足戡夷文能華國  
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

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  
天子推恩則隆窆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  
俟論之同生榮歿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  
恫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  
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寧三教堂之山  
塋禮也丹旒旣舒玄宮載啓俶魚軒而命駕就牛  
眠以下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舄空攀杯棬弗御

念蓼莪之罔極感芣苢而增痛爰屬友生累其芳  
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  
用暫紓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  
婉婦道唯聽猗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  
內則紉組克脩蘋蘩是職髻年令譽燁乎有聞諸  
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志松筠繇王之孫  
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揚比睦睢鳩載飛鳴琴靜  
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壺爨

日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瓦爲璋後  
先焜耀食之誨之示以不佻仲學勤只伯行彌敦  
各稟柔訓常貽話言誦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  
芳式穀之似歸明事凶毀臺成沴圓暉俄蝕朝華  
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親必  
豐必敬推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  
粵古仁聖竢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  
大豈弟懷來仁可召壽惠能迪吉中壽方躋彌留  
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

氏鴻臚梯接者再斂是一心精持八戒行必正以  
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詹詹充  
棟奚拯奚禔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眠  
厥子德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  
人倏變容服頓更改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  
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精嗚呼哀哉氣變灰  
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泣泣聞哀  
鴈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滕永閔履  
跡靡尋瞻帷帟之杳靄悵松栢以長吟流國風而

不竭賴女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難還服闋超補膳黃通政南太僕卿 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摠漕巡撫鳳陽甲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己晉南吏部

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保久之以疾告 上重違其志敕乘傳歸萬曆己亥閏四月十七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罷朝予祭若謚贈太子太保黃腸題奏象廬之墓自尚方給造禮也嗚呼公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斂好德之五福薰不朽之三事生歿哀榮可謂備矣顧凱澤徧四海而台垣中坻延世垂千禩而天道寡知毀威明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痛豈止鯢齒泣於峴首羊曇

成實齋 卷三十四  
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  
殞而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  
其芳烈宿艸淒煙誰識滕公之壠寒鳥斷鴈如荅  
任城之詠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  
驚九流悉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  
馳譽國器咸推銓路始步詭情異度泚慝叵分公  
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載同芬乃晉納言  
乃遷回正讒說靡驚塞淵流詠三方建節望實彌

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奔泱泱  
皇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  
咨詢無爽屏斥姦貪壬夫絕響鎖鑰暫寄鋒車趣  
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留宛洛臯贊虞廷 帝  
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甄拔寒素  
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轡生風舉案或鑿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曷拯民窮按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絀  
具嚴紀綱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  
志莫裁賜金予傳期公載來中山白水于焉徘徊

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征遼是卹鴻達未  
逢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陽白駒  
何促黃鵠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  
公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摠其大歸  
得人而已袖餘夾袋館啓翹才管蒯不棄薪樵畢  
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問胡能然厥有奧學冥契  
根源滌除躋駁洞達魁梧儒之先覺離事語道學  
乃日棼維公醇全博大齋淪休休斷斷古之大臣  
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王碎清

瑩芝焚酷烈嗚呼哀哉老聃言壽久而不亡子孫  
委蛻曷論短長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遭余輒  
以疑質余言斷梗公眡拱壁一日之知義貫金石  
迨余升朝鐫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討論載挹載  
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驚大道相期川塗  
奚阻詎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  
暮累行聊暴前修搖筆摛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  
颺波霏霏脉脉耳已而噫氣噴薄礮雷震霆萬馬  
齊發而三軍並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  
寂如放乎無有益不出畧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  
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  
爲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



彼其巖嶮崩劣與波撞舂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攘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繇夫獨誇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

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衆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瞬而長篇短章咄嗟已辨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所謂自己出者非邪余以是知先生之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爲可羞也世方馳驚於斯不自知耻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而一命未沾溘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髫年奉教先生而重以令子爲綰帶之交情好彌篤計音忽聞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



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薤  
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  
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  
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穀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  
生其尚能聽之否邪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  
安勢張甚部使者強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  
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

感厲之人率不閑理義蓋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  
苛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者鮮矣  
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強猶不能斲去其母語及亡  
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  
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  
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別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  
過此當以九日予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  
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意  
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

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克其膽智無不  
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閩閩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  
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  
爲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齎志以歿徒使越  
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爲爲國掄材者惜也予  
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爲懦夫律以文  
儒爲放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已也兄  
始未識予聞毀言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  
爲苟合如此頃予舌雖在而落落不逢知厚者半

掉臂去兄終捋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獨予無所  
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歿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  
而乃竟以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  
欺以畢其志邪抑依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  
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小試於郡邑母雖  
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憾也兄  
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  
有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訃來我以奠往也嗚

呼此言悲矣兄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  
丞之顯號享 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  
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巖  
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得而翁身隱於家心  
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寧居而弗克宦蹟焜煌  
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  
以爲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

問何修而能然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  
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舉孔孟之壘還人心於  
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詎敢忘其自  
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卽  
半海內以畫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墻驚  
歲月之倏遷憑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  
塗之淼茫神昭回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奧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浸

醲郁者自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古今賢豪蜚聲秣苑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趨而餘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也則文學之菁華亦有興而有什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迭起也乃能披華啓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旣領袖于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又相與羽翼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其土苴猶足以

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蒙而愈疚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所謂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在乎飾吏以儒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見于言面而心之泰然若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盡著于巖廊矣而弢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茂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姓斑白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

所賞齋 卷三十五 六  
淋漓卮酒優游卅年何樂不有然則公益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讒構某等愧鄉閭之後進邇光輝於旣覲其文章字畫旣以振其新知而高情真致又嘗脫其往陋采繁以薦詞爲之侑益匪但累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尚享

祭吳伯恒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間冶城長干青燈夜闌課書彈枕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彌力共被同行旁觀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

君騰踏不顧蟾蜍晤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驩契濶稍展握手川原笑言繾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攜朋賦詩雨晝風宵無已太康歡自垂髫未幾睽違君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拔拭有計自東驚怛靡測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何有命自天我縻於斯撫棺未得攄情以詞情不可極遙陳薄奠惟以告惻尚享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同登曾幾何人躋於臚仕矧茲股肱掌帝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公益自奮恢振前摹湔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琰匪自爲材由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情苦力窮輪臺一詔惻怛春容袞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

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勗以書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焉憶昨相鑑亦進此言往復鐫勉惟道是敦客冬遣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乏型范國亡耆龜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千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慨愧余淺薄謬辱

公知舍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謚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瀑直居諸幾遷豈無觀  
摩亦有笑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頃以微疴請急  
東還衆共愕眙君胡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  
沐幾何閔凶以傳翰飛未盡館宇長捐緬惟高門  
金鉉三世君也彌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潤色帝  
制蔚有嘉言弢瑕舉異彤幃勸講青宮贊書瓊條  
羽插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

與實俱豁喻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泐洄秬水  
藩身以詛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皦皦虛  
中不棲塵滓云胡溘焉雲流星地人生若夢誰測  
存亡方詫同時隕葛與楊君計踵至祗益悲傷豈  
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疇昔謂何  
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疊疊丰神依依情  
愴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瘞牲清酤君其  
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寔同里閭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  
意簪紳繼公有爛我縻於朝公賦歸歎謂宜白首  
揮金共娛投間幾何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  
列衆易英年公若素閱矧其政成三巴兩粵晚居  
京兆踔躋烺烺春仁比盎海度流芳廿年遺愛猶  
存甘棠 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褰裳以  
逝殆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曾弗憖遺蕙帷  
掩色梓里留暉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  
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受委蛇自甘藏舟奚咎

愧予匏繫執紼莫繇摛詞布奠心往形留公靈不  
昧鑒格在幽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罷曜瑚璉跋華鄉邦之  
戚朝野之嗟憶昨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  
心疚矧茲一朝我存公什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  
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  
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  
力霜落之林集擊鷹高摩空戛雲羣鳥遁逃公獨



扶善不樂傾搖中參臬藩馳驅音粵疲瘵回春姦  
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  
朱丹者轂有儕芬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意公  
良百齡天授胡然顛濟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  
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  
計心惻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  
奚彼奚此公道有聞予慟何鄙一官匏繫執紼末  
由搦管摛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醪羞

祭吳都闈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  
綸千鍾之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寔目  
中都萬馬喧囂肅隊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唆  
唆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聳羽書憑陵余訊登壇  
翳誰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能破以  
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膚功爲光粉榆不見  
幾日倏焉以逝藥石終乖飯含誰視骨肉千里生  
死一時計音飛示疇者無悲愛弟來迎櫬還無咎  
丹旄翻反羽霎南首念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

所賞齋  
卷三十五  
十一  
慟涕落奠觴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開必有謝胡  
爲師亡淚盈心訝維師經術奧雅精詳殿庭重席  
英賢負牆三禮名家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  
卽畛域莫闕喜怒無色汪汪雅度唐之師德維師  
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中退宋  
之澹成師澤何先損貲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  
峩峩鄧山師之畏壘師退何事青袍白紵詠觴多

暇杖屨時還疊疊鮎亭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  
蘭玉學解爲裘文能中鵠奕奕衣冠師之常曲宜  
其長世爲國范型乞言憲老返樸還醇身雖退歲  
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邦隕  
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  
弱冠忝廁躋升駑駘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  
顏有感一第濫竽而師則沒聞計自東驚魂動骨  
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  
之爲下雲乘

會奠張春臺洗馬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  
未茂異升庸公于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  
其實金馬銅龍紆佩以入林空霜落隼擊鷹豪羣  
鳥斂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場再典有美羣材  
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 青宮龍樓邃密簪筆  
從容 儲貳將升寔資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  
公性坦蕩杜門無爲常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  
人峻設城府衆望顛顛介福繁庶才諳燁燁一日

泯然百未一出况天其年母老孤遺行路閔惻矧  
茲友寮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淒風握蘭猶馥  
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絲執紼南望茫茫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粵子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寔  
難隳之則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絀其  
驕夸振振秀發詩蘂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  
隅自坊凜若有制中懷怛焉旨甘弗繼碩人曰吁

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卑孟機尹訓先後同  
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丸熊助苦行業  
雲蒸聲華赧舉黽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母  
疾在牀馳暉難駐令問空長令子思親擬疏求返  
南望興嗟詞哀色慘凶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  
逮名豈終弢鸞書翟服寵錫榮褒明恩如待英魂  
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醑瘠牲摛詞布  
奠差慰歿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羣英輻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媁講聞母  
儀心劬德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  
行就宜享遐齡觀子用究胡德之豐乃嗇其壽川  
逝無還泉昏靡晝令子哀哀訣不面受承計崩摧  
屢絕以什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寔難滅性終  
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  
令名暉燁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  
觴肉豆奚以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鳴呼翁乎惟善是惇以直自遂鵲鴿在念而急難  
必先乎友于果羸知方而愧忤不詒於胤嗣蓋人  
之所難翁之所易博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興項感  
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等秋毫於千駟蓋  
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昏庶幾恍  
薄日反真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  
奧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  
等不佞通家是託聞訃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  
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  
朝翼登太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  
來寧神之聽之宜錫永齡胡不憇遺一疾以傾鳴  
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及姚江乃剖其籬  
我師崛起闡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翳我留  
都首被其教如什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  
告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頽誰仰誰效鳴  
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

放淫距詖厥有學豕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  
密細大莫箴師誠何心其慮者長嗚呼哀哉古如  
彝鼎重埒璠璣吳妖晉豔一力以祛豈無文章爲  
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顏有時犯闕靡不縫  
正路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  
鐘乃其從容長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  
敞絕豈無事功爲世誦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  
旣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  
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

知師顧不鄙匪手攜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  
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趨豈  
其亡何以疾告余銜憂遣子裹藥操書聞疾漸平  
我懷稍紓荏苒六載心邇室迂忽承凶問且愕且  
呼哀誠奚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同心爲位  
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續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涕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  
幾居猶飄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  
同宵緬惟我公三朝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  
潤猶露機清若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  
漕政已屯公起釐焉宿啟一新千艘萬舸輻輳上  
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  
長堤易危以寧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  
術是貞春風淮水弦歌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  
佳麗赤城藍輿時邁訪藥尋經遺榮賞會有嘉子

龍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彌綸郡縣步武  
工倅家聲蔚起公顏且怡邊疆多聳公有長才淮  
轂將及靖此氛埃君實欲柄夷酋思來胡天不憖  
老成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慰存零涕瀟瀟  
瀟畫柳遙哀焚芝忍視菅蒯星奔旆旌何指白雲  
英英營魄舍止顧茲北平室遠神邇有酒載樽臭  
如蘭芷酌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衆或不爲母爲母已

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况覩令子歸榮  
黃閣福壽滂洋古今稀濶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  
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輿娛日孰不戀戀  
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迨公定國功勒旂  
常主恩勤綬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  
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  
爲世梁棟天語煌煌忠孝兩弘袞衣東歸善始  
善終遺祉錫美焉攸有窮某等綸扉參侍詞館從  
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刲牲縮酒愧碩且柔寓哀

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蓋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啓予  
聞懿行於家庭其行已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  
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  
保如股肱嫺黨荷其調郵稅術蒙其曲成善優游  
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  
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  
奮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卽恒理而可憑



何溘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嘆  
瞻跂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死公

大造生生陰隲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  
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  
天資學能探賾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錫文  
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  
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問平反得中法紀  
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躕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

無方迎刃皆虛 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  
鸞書兩錫才諳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  
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八袞行過公於  
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疇冀暮合朝離滔  
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粵厥壻金石非堅漆膠斯儷  
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  
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竿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忘  
者魂

祭沈霓川座師

先生其遽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于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恒品迨今廿年所蓋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宇海廓仁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于河各盈其腹乃茫昧者擊其蒙孤貧者振其乏尤仁者事也仁者必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頽豐頽顏如渥丹於法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

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官詞林有孫嶄嶄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陶埏曲被恩誨非國典不為辭端非道要不着心本情契深至嵩華為輕顧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淒目眩恨其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絮酒

告哀魂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錢恭人若茂仁踵  
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  
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尚聞  
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褻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  
之歿遭罹禍變冤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  
身曷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借次公離合  
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久  
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旣深於恒品痛憤寔倍於  
衆情岷蜀塋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  
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寇

少司寇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第某被放河干未  
能躬視斂舍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  
奠之而系之以辭曰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  
秣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知丁丑夏初金陵  
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夙布公

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天聽蓋高  
未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夔削籍編氓還之故  
郡如天道何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  
屏跡天熒日晶公復其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  
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家尸千里頌義  
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災  
陳戒異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  
矯天路奮志無前誓埽狐兔鄙夫見之泚頽卻步  
維公篤行蹈地而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絹

殮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昔忤時虐燄熏天何賢  
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蘊未宣而  
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  
詩傍觀與喟頃余被罪公益勤倦夙宵問訊席不  
皇安別甫三日聞公益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  
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痛摛詞百不及一  
尚有編摹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鳴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羨唯以養耳孰  
不生男其成寧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  
亦既樂只憶昨髫年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  
孰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巖邑鸞停版曹鴻起直上  
橫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條達干  
霄可擬吁嗟孺人患莫能埃何以慰之封章疊疊  
其冠載我其衣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  
籍同登忝附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斝靈其洋洋  
格於蒿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  
口材高羣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  
謂非際遇綸扉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  
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琳瑯金薤之文徒流傳  
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也耶顧  
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漑萬物而人不知其澤  
公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  
迨夫末年系心國事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臆

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與箕山而並峙隨潁水而長東某等參陪禁路接跡銅龍咸望塵而請益奉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擬執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嘆百身其何贖徒有淚而沾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于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譬之清鏞大敦隱然繫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

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逡巡當夫先帝厭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迴輪壟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乎其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濱故其委蛇詞苑進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利方於養交持祿之羣迨夫參貳綸扉持論諤諤所爲潛移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蓋惟冀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其嶽峙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

終完美如 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  
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墻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  
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齋淪昨歲緘詞壽公  
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滄泣霑巾爲  
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闕  
不泯者蒐殺核旣旅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  
聞

祭馮太公

瞻彼雲門惟岳降神匯茲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通方奉義漸階賓廷挺彼夏箭鬱爲  
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  
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敷歷孔躋  
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胥鼓舞士亦吟  
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  
學成道隨時駕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  
跡丘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徽克開後胤  
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  
殷聞公邁病連疏請急 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

秩賜衣有擘其門煌煌璽書千里遄歸視藥猶及  
式躬式親飯舍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  
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霑丐餘芬載酒于觴崇蘭  
以熏緘詞寓哀公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惇行世降道  
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  
究竟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  
志在澹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筮仕巖邑

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為安人以為  
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  
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  
條以振治行既優學志彌遜理奧經疑師鐫友訂  
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  
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為政某等弱冠及門  
志意芬騁指我康莊德音聳聽型範日臨趨嚮乃  
定成我之功匪夷可並一別卅年罔效尺寸仰德  
長勤聞風斯詠猶冀摠衣遽聞歸櫬音徽如在人



琴頓盡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淚血霑迸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  
見于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  
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  
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  
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綰帶之交公所羽翼而  
卵覆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絜歎於白  
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予卽放歸而兩地相望

且千里而遙也不能及歲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已  
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  
近若遠而與公者相嘆息而氤氳嗟淒風兮盈懷  
望素旄兮愴神奠椒漿兮有盡杳泉路兮無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  
然旣賢且貴展如之人寔世間氣萱樹在背蘭芬  
在旁母慈婦順接跗聯芳儉謝鉛華動閑環佩人  
曰宰公其樂鮮儷丹書來徵北行趑趄云胡溘焉

相繼以俎咫尺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輟馭善銅罷  
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婺光竟揜鸞影長孤曰世  
大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真如旅稅駕矧惟宰公孝  
齊閔參下迨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子  
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徽籍  
甚今古同光以此唁公并陳奠饋靈其鑒茲顧望  
歔歔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倪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  
教範我書詩倪彼苑林有楚其儀子輿孟博厥  
令母展如夫人言纘其組爰產大儒爲世撐拄權  
臣柄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灸之則燔令子取義  
創裹血濺母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哲人登  
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敷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  
色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塞一麾匪辜三  
已何亟祿入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無我心惻  
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  
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何失婺光曉沈

萱庭夕空杯圈猶在鄰人罷春蕭蕭蕙帳慘慘悲  
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  
致奠薦以漿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閣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夙德能  
惇儀刑衆庶超靄諸姻來嬪師門寔天作比如珪  
儷璋以蘅和芷師勞於外靈佐於裡爰佐我師叶  
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徽猶丕著義問載馳  
洊歷黃扉作 帝元輔口出絲綸手調風雨內顧

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薤舉莽蘭  
紉椒芬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  
板輿行和良冶速肖閨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睇  
燁高門有伉魚軒翟芾楚楚翔翔旣庶且碩亦裕  
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涕唾繁華糠粃紈綺深  
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真路遽委塵蹤玉顏如在  
石舄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墻末學瞻  
仰在昔聞訃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瘠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  
敏不假雕鐫如刃發硎水斷陸剗公進則否人巧  
我拙積薪匪病括囊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  
粵南雲靡遠不涉泊乎晚節稍晉中丞惠心鬯物  
譽問日升挈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今古同  
稱憶昔同心數人屈指衆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  
屬之異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搏翮鍛帆  
張楫弛公節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錐  
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靚畛域莫  
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  
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巖方  
望持衡倏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  
配德不足海內賢哲含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  
知白門閩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  
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鄰舂罷相有生皆幻無  
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  
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洋  
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常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  
公益大其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  
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  
忤分宜臬憲乃遷疾風勁草問譽孤騫載及江陵  
投分惟舊崛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翁眊若  
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迨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  
金石矢志不刊晚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  
望日懋一節始終自反何疾歸來燕間庭無雜

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覲之忘其貴人何以能  
然根柢經學六秭浩穰深鈎隱索斧藻前修津梁  
後覺闡明與眇抉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  
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  
年輩絕異托交紀羣寔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  
親命子卜居以相比鄰潘楊方睦王貢彌敦翁約  
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契濶差慰書尺猶新晤  
言日冀胡奪之亟俟焉蓋棺死而不朽於翁則安  
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訃悼驚遐修薄奠摛詞告

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  
華胄而敦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稊成行備奮跡  
明時春誦夏弦士欣師範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  
大騁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姜魚陸橘極色養於  
庭闈玉友金昆播和風於里閭豈斯具美而不永  
年南北參辰未接游從之末往還竿牘獲聞議論  
之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丐乎膏馥晤言差後痛  
一往以何之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  
不寐冀薄禮之能招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  
於無非與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  
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  
而無事非托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瓊玖  
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願貞  
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真古之所稱孝廉

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  
水蘖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  
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滂  
母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  
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鬼沮而神摧頃者年屆古  
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並至也亦庶幾  
乎福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  
之罹也邪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  
歸斯亦無足爲歛歔者也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

湄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曰沈氏之節  
母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而  
何嘆於空山之沈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  
自爽其明聰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穀中公奮  
臂而獨往知惟義之是從當波流方頽而挺然自  
立於物表卽膏脂易潤而皦然不以之自封故歷  
巖邑而拊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其介潔

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  
迨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  
千載之醇醲何燄燄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  
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  
梓植厚于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吾儕謫劣臭味  
畧同備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其何  
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  
徒覆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填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于家用  
未究於朝而胡寧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  
門以學自命蓋世徒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攷  
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兄之誠甫爲御史  
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驚久次  
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寧  
嗚呼士居無事夸詡寵利憑跋齊民傲睨儕輩及  
乎臨事茫無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  
不愧狗彘疇挺然其不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劬



書者古寒暑不遷蓋無勅於夙宵况之浩氣沈謀  
六尺可托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口嘆  
喟恨不卽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  
不卽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  
黨可托死生之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  
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  
而投石若墮倡而箴奏幸接武以升朝比貢王之  
結綬中南北以分攜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馳  
驅因盍簪於館候輟使輶以婁逢歷皎月之三鼓

期講德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  
獨憤其焚囂采遺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  
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众言之牴牾扶聖學  
於傾搖奚常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遙嗟稟命之  
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覩丹旄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  
寄悲心於樽酒尚撰德而摛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

儀蘊惠稟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  
芳馨宜諧伉儷旣休且寧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  
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名蚤捷染翰中朝  
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蜚越古之孟陶翼聖佐  
國繇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  
猶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  
養斯絕薊門啓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  
矧予懿親心驚涕雪酒清欲御殺乾可歎摛詞告  
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疆翁來存之爲相扼  
腕曉譬萬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懷徬徨曾幾  
何時候曰翁者其遊仙鄉驚悼未寧載傳母氏溘  
爾並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無盡傷維翁與母  
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饗年同躋上壽七十而  
強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勲名  
鵲起嶷嶷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  
音三錫國史累書旣美且章卒斂雄心皈依梵學

有若蘄王自非卓識愛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  
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覲也稀黃髮雙垂彩衣  
趨蹌胡椿若緩春焉方茂秋萎嚴霜嗟人生世譬  
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  
身雖淪逝月歿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  
塗營魄永藏丹旌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墻我病  
縻茲紼謳末由有淚盈眶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歆  
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  
融喜怒莫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  
君子熏然慈仁非公而誰及其所守賁育之勇雷  
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之若飴抱默以老  
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旣遠清節日  
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  
山嶽視此黍紉天若不僭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  
胡不淑而止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擯棄  
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

欣賞齋 卷三十五  
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豈其云亡往來  
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凜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  
某等敢昭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  
之靈嗟呼君臣夫婦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  
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倫爭光日月矣況  
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古隻而  
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旣能信夫人之不辱夫

人委身淮水又能倡二女以必從以至臧獲數人  
同心就義是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  
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廟  
貌弗虔行路之心鬱焉未鬯某等醮貲庀工載修  
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姦邪喪  
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  
君子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冥薄奠  
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艱老而少藉平生暱友強半凋  
謝逝如驚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慙  
遺一神理曷徵鄉亡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  
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其勇也見義必爲  
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鏘論心講  
德其樂洋洋迫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  
勞苦曰道則存餘乃苴土風俗之衰醜正怡衰羣  
犬吠怪信信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  
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

可客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相迎路隅兩日  
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病外  
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  
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  
物朝必有曛人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  
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摛詞寫此衷曲臨  
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冲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

於環中繇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  
言而能以理服衆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  
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靡窮顧  
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  
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躡企沛八縣之仁  
風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臯之變白  
痛履綦而無從嗚呼傷哉位暫伸而道鬱神尚完  
而形沮矣 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  
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滄淚之如

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戇有言莫酬子惠聞  
之如水東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  
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  
落心胸不可一世讒夫嫉善宵人竊位君怒眦之  
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蹶以  
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罹衆忌白璧  
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謗談甫息君

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  
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  
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以乖言念知舊  
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淚盈  
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常弦之佩作  
此與之

炎帝開天垂仁創制爰及西周眷彼苗裔寔始焦  
城離疆啓世維陝有焦古曰名都胙土命氏此其  
權輿有芴孫子棊時星敷代易世疎本根一氣譬  
若干江同源派異念茲厥初慨焉以喟猗猗令族  
來從宛陵有壁在懷和風鬱蒸匪我則阿寔宗之





英觀光上京音微日振遨遊冬春載觴載詠豈無  
他人不如同姓攜手亡何周南以遷孰是典司曰  
臚句傳何時復來一別三年漢有延壽經學之宗  
亦有孝然飛聲青龍和談遂飲奕葉清風峩峩德  
素開我後人庶其繩之以慰所親匪仁曷仗匪善  
曷敦一簣非微爲山可至千里雖難脂車策驥華  
胃遙遙孰敢不厲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結髮抱奇氣唾眎豪俠儔風塵日骯髒稟性寡所  
謀君屈起東海高論戛琳球陳義狎六籍浩氣吞  
九牛片言一指顧四座皆回頭精深魯鄒意爛漫  
東南州木石生羽翮況乃知者流快哉千載會膠  
漆忽以投

江水浩無極烟波迴且深扁舟一朝去邈然不可

親先生靜者流縛屋東崖岑微言自剖析墜緒恣  
幽尋荆棘莽道周義和翳空明那能千載後獨契  
黃虞心

商風天末起中夜隕霜籜有美三春花朱條忽銷  
鑠古人結交驩意氣重山嶽俛俛豪華子朝暮見  
榮落明晦自有時所貴善斟酌懷哉坦蕩人永不  
負然諾

峩峩陵上松下有千歲苓采之欲相贈爲君延修  
齡道遠不可致物薄誰爲珍臨風空佇立歎息此

### 微誠

孔丘豈驕淫老氏戒睢盱世芬自耀熠至道歸冲  
虛所以古人心澹泊足自娛如何夸毗子逐逐窮  
六區先生謝塵埜闇然中林居天刑忽自解守雌  
意晏如邇來六十載沈賞鏡玄機真陽伏兌氣純  
白鄰太初行行千里駕去與元化俱

### 送別

庭前有芳樹灼灼敷春榮秋霜中夜隕枝條忽已  
零我有同懷子倏忽如流星生者日已垂死者日

已泯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子從千里至燕婉  
須臾生含意未及吐長路從此征冷二清商曲翻  
爲遊子吟豈無他人俱結交良有因臨歧空佇立  
恨二不能平

黃鳥出幽谷嚶嚶自相求胡馬依北風悲鳴顧其  
儔況我同懷友從此遠行遊明月照苦顏嚴霜生  
敝裘豈無盈觴酒顧望莫能酬緬懷河汾子上書  
曾淹留弦歌嗣音微抗志齊軻丘斯人雖已歿千  
載有餘休遠業非一塗所貴善自謀勉哉崇令德  
可以繼前修

實玄珠逝欲探白璧寧與易凌霜君自知詎必歲  
寒日

幼齊信才士文鋒振音響氣隨萬馬奔思逐層雲  
上雅意薄時流結交盡英行江山自阻修含情宛  
相向

陳生青雲器居諸時與競良書坐長擁高文自成  
詠飲酒見冲襟論交割真性古道日悠悠微爾誰  
與振

悲風響林木天地何冥冥客行歸有時游子不遑

寧良會在須臾一觴聊爲傾仰視日月馳顧盼生  
衰榮盛年難久居所貴千歲名努力各先登一慰  
平生情

送史比部

逃虛罕同人絕弦思異代豈無嫵婉儔知音不可  
待何圖解后間獲與英遊會英英軼時流奮跡階  
雲霄秉筆屬西署推轂盈中朝風塵耻稅駕訪友  
就林臯林臯雖窮廬我心殊自廣片語喜膠投千  
秋脫羈鞅望海恣大觀披雲愜高仰高仰我方愜  
離緒倏相嬰潛虬無近韻霄鵠有遐征知言分可  
悅心賞遙難并遙遙難久居歲月一何速九淵當  
自珍千仞誰高躅君其振英風於以醒頽俗

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皓曾林華月生東方靄靄停飛閣隴隴含洞  
房漸喜輕雲斂復覩流風翔連輝無礙影竝采有  
殊光舒圓一以眺俛仰增妍芳星漢屢淹薄淒清  
未渠央內朗境逾適賞勝情彌康獨慙郢人曲吟  
弄不成章

贈別

駕言發上國四牡何駸駸出邁遵長阪回望隔城  
陰傷離豈無念攬轡多壯心悠悠懷往路遙遙指  
故林故林渺何許禪房俯烟際青松窅迴薄素水  
縈迢迢往還餘十載倏忽如夢寐聊指區中緣仍  
偕塵外契舊契與新知兩兩對嘉辰繾綣遲莫日  
緬邈平生親幽尋協要妙冥討謝囂塵那知歡愛  
日翻爲行路人行路復遲遲道夷竟誰領況有故  
迷方沈空亦陷穽何津舟不摧是路車可騁忘言  
意轉親攜手夜方靜靜夜未渠央歧路苦參商後  
會未可期寸心難遽忘何當徑寸珠舒之照八方  
迷途願有濟一別永相望

三餘

林端木葉下蕭條冬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  
音虛庭屏氛雜山窻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  
日并圖版共輝映樹石相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  
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遐賞心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道勝情可捐心遠地彌隙林臯颯已秋蓬山澹將  
夕清曠對高槐虛明臨廣液古藤閒自度嘉樹焚  
成積亭空山翠墮風定水花碧況復聞清言疑義  
共剖析敢辭九軻勞終憐寸景戢矢心游太初永  
謝囂塵跡

和淵明九日閒居

薊門寒事早虛庭菊已鮮風來何蕭颯吹此自成  
妍況復逢嘉辰感茲時運遷人離秣陵樹鴈下迴  
城烟徘徊鶴林遊騁望龍山顛千秋人代空勝事

從流傳虛壘何足嘆寒花聊解顏閒居有深情長  
詠逍遙篇

聞西陲捷音

羽檄邊庭起馳烽達建章兩川妖氣入虜陣精且  
強天王按劍怒徵兵集朔方熊車出細柳魚貫度  
飛梁雙鞬明皎月雕弧生嚴霜威稜激將士況乃  
胡運僵長蛇一朝翦奔鯨千里傷函轅方解帶曉  
武盡歸疆伐罪龍溝曲弔民洮水傍愧予鈇刀材  
夙志在疆場何當埽餘氛談笑淨胡羌功成辭上

賞千載姓名揚

嘉善寺石壁

平生寡所營幽期在林壑及辰訪雲根巾車蔭蘭  
薄山阻覺徑紆苔滑嫌足弱危嶺冒綠蘿空庭下  
烏雀崖傾石欲墜澗折泉如約一線喜披豁雙壁  
驚峭崿行看巖腹穿坐知谷口拓朋儕笑相顧文  
酒時間作風微結篇翰嘯傲寄杯勺誰言賞心遲  
投老幸可託

荅楊密雲寄丹書

青鳥來雲中翩翩墮嘉藻上言勸加食中及長生  
道一淨乃胚胎三元若凋瓊還丹術何神童顏後  
天老捧讀長嘆息聞此苦不早靈骨夙多慙塵機  
老未埽猶忻世緣薄清曠差自保晨興入鳳池夜  
靜思鴻寶因感瑤華贈大藥期精討茂宰卽神仙  
風塵亦瀛島葉縣鳧鳥飛勾漏丹砂好何當懷中  
方爲我悉傾倒身世竟飄蓬榮華日枯槁猿鶴與  
沙蟲變化何草草願言謝纓紱洗心游浩浩從君  
去不還攀星戲穹昊

孫子荆酒樓遺址在今石城莫愁湖側唐李  
謫仙同崔侍御汎舟往尋之歡飲達旦風流  
文采與江山相照映而樓之荒久矣新安孫  
子真慕其風尚慨然以興復爲任表先哲之  
遺蹤增舊都之勝槩異日韻人勝士憑高弔  
古有不嘉其用心者乎乃爲詩以導之

澄湖抱石城飛翠橫空斷烟霞互明滅爽氣亘清  
旦旁連孫楚樓突兀出天半疎簾面青葱下瞰綠  
蓀岸竭來謫仙人拏舟一遊款綺裘馭長風彩筆

青天將玉笙吹向百尺臺對酒共驩呼如在緱山  
隈金庭闕烟霞玉洞無塵埃長揖辭世氛拍肩追  
洪崖英風凌八虛倏忽隘九垓將同丁令威千歲  
一歸來

西園

林臯颯欲秋閒園自成步駕言城郭遊翻愜滄洲  
趣臨深杳難卽躋險倏可度危藤緣澗上遠岫當  
窻露崖壑旣盤紆竹木亦交互怪石森餘株清川  
貫中路微雨逗涼颺煩暑漸以去同人自相將杯



酒豁情慆栖遲少日懷緬邈平生故流光豈不道  
延賞未云暮詠歸各怡然撫景謝良晤

賦得秋風吹海水循甫席上作

開秋海岸懸空水共澄霽商飈一以生玄冥蕩屏  
翳稍覺縠紋迴旋看沓潮會濤聲殷地雷樹色沒  
遠嶼淒清日月寒混漭乾坤細大鵬怒且飛奔鯨  
來倏逝憑陵詎有極搏扶自成勢何當風力微孤  
帆指天際卓矣魯連懷泠然列仙馭蓬山信云遙  
髣髴如可至

天闕山同肅卿作

結念尋遠山杪秋出南郭青甸經崎嶇丹壁上崖  
粵一髮長江渺雙闕巨靈鑿豈知鍾梵筵乃在松  
桂壑樓因宿霧隱磴與流雲錯幻影標浮屠琅函  
粲珠閣旁探虎穴幽小構星查縛山深語鳥驕石  
瘦游龍攫曰余采樵人篷篚甘索漠服道形可捐  
乞閒心自諾多君富藻翰識度兩恢廓長握五芝  
圖寧使三花落未爲堯舜用聊向烟霞托終期功  
成還名區踐夙約

花巖寺芙蓉峯

寒空聳危峯灼灼芙蓉萼連雲勢欲拔峭壁森若  
削樹頂接蒼烟巖腰吐朱閣崖陰積霰冷林合朝  
日薄靡靡饒木葉撼撼皆零落行行歲將徂冉冉  
老自覺抽身遠繒繳委志投林壑攜朋文酒偕縱  
覽心目豁悠哉古人懷恬然寄玄漠

獻花巖息心堂

花巖自名區面對天闕麓何當息心堂奇勝森在  
目下臨渺無地旁探如轉谷我來逢杪秋松杉向  
人綠炯然塵土腸一旦濯冰玉幽深慮彌澹觴詠  
會相屬歸路仍遲遲遠岫出喬木物情習俗勞畸  
人戀幽獨緬懷弱冠年芸編寄茅屋星查自鳴鐘  
夜半耿殘燭

田家二首爲吳次魯賦

中散豈不偉終以明白膏元亮中道歸棄官如逋  
逃何如璜原叟白首臥林臯晨興事壠畝錢鏹亦  
常操四體良已勤意適忘其勞不稼而取禾羞爲  
達者嘲殘燈照風雨濁酒且自陶悠悠沮溺心千

載如相招

夙昔厭喧囂委身寄田廬榆柳覆茅屋綠陰盈前  
除閒引月下泉灌我畦中蔬所冀營一飽意足不  
願餘行看松嶺雲倦枕藜牀書有時會鄰曲酌醴  
烹溪魚情親易成醉地偏來者疎優哉復游哉不  
樂將何如

題董望峯逸老堂一首

董生淮海彥矯矯威鳳舉一劍龕醜黎英風動南  
紀貪泉時自詠讒謗生薏苡歸來臥林臯了不置

愠喜謂天逸我老錄錄胡爲爾戢影向蒿萊開軒  
會鄰里回頭知曲誤賞心爲景美鬢霜詎易消眉  
斧差可理愍彼平生勞幸茲一日止枯腸得酒澆  
寧復餘塊壘我亦愛閒人何時相晤語題詩寄草  
堂商頌聲振履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千古人豪去不歸空餘墟墓江之湄草木搖落滿  
林壑蕭疎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醑薜荔荒  
叢泣山鬼亂峯欲暝江氣寒老蜃吹雲白日死建  
章千門燈火時從臣爭上鰲山詞封章慷慨羣小  
忤抽身一去無還期明月長遭魚目妒從古紛紛  
那足數古塚猶令壯士哀不見當時狐與兔嗚呼

轅下之車空局促誰使遺芳照青牘斫地長歌巷  
伯篇習習悲風振林木

謝公墩同友人作

金陵佳麗帝王州往往古蹟藏林丘冶城逶迤一  
墩出奔迴灌注長江流典午英賢琴籍籍獨爲蒼  
生起安石西州花樹春溟濛林館歌鍾日盤辟苻  
秦鼓鼙動地來投鞭勢欲吞淝淮羽書憑陵急風  
雨圍棋決賭何徘徊胸中別有平戎策百萬須臾  
卷如席中宵邊馬無留行人公草木皆人色功名

兒女自平章一着聊持荅廟堂棋枰未收烽火息  
還向荒墩臥夕陽勲業凌雲竟何似古人棄之如  
脫躡勝負纔堪供掩鼻況把山林易青紫君過古  
墩行且留心知自是公之儔小出經綸試花縣決  
策終隨鹿豕遊飛翻逸興真矯矯弔古升高頻絕  
倒燕子堂前非昔時落日山中空小草風流今古  
鎮常新我屋公墩共隱淪不須名字間相校長掃  
青青作主人

送界公遊清涼

所賞齋 卷三十一  
二  
界公行脚處烟水晉陽深飄飄一笠小飛度萬雲  
岑入門頂禮山中相香氣鐘聲宛相向清風入手  
十八盤積雪參天幾千丈君其着眼無模糊一草  
一木皆文殊牟尼如意隨方現朗照諸天及五湖  
怒電蒼虬忽千里蒲衣童子定誰是回首人間熱  
惱林等閒翻出清涼地踏遍千巖春未闌層層樓  
閣一毫端歸來更著楞嚴論應作遺經鼓吹看

送蔣道力還漳州

朝登承明廬夕歸滄海涯人生得意豈不樂一日

思親生鬢華憶昨戰勝長安日動地香名喜堪挹  
金馬春明擁佩看銅龍曉闕排雲入帝城紫氣日  
綢緼親舍其如多白雲鄉夢三更懸馬首離腸九  
折迴車輪曾共瀛洲三月住可憐聚散如萍絮高  
館張燈話夜分霜落梅花月當戶明日征帆望海  
雲搏風鴻鴈惜離羣長江片月迷孤影萬里烟波  
也夢君

征虜將軍出塞歌

獵獵邊風動蕭蕭胡馬鳴明光傳紫詔飛將出長

城回首旄頭天北指鳴笳疊鼓紛紛起龍庭黯淡  
陣雲高一夜天驕度遼水中朝羽檄大徵兵烽火  
甘泉達旦明老將漁陽舊無敵俠少交河新有名  
金鉦直擣雲中野練甲平臨黑山下返旆黃河爲  
倒流揮戈白日應回舍草頭一點疾于飛生縛單  
于馬上歸紅旗不動和門影白羽先開大漠圍  
明主恩深軀命薄照腕并刀霜錯落肯令越甲鳴  
吾君坐看猿臂圖麟閣歸來飲至紫宸朝珠勒琕  
弓翡翠袍爲問漢廷功最著祇今誰似霍嫖姚

盆菊吟

林莽蕭疎歲欲闌霜華射地明琅玕藕花夢冷鴛  
鴦浦白榆搖落西風寒盆菊君看開正小錦石高  
雲相照耀翠色離離秀可餐浮香的的寒仍峭翻  
羞桃李當春生淺白輕紅刺有情連枝無那妖嬈  
態一夜空驚風雨聲高人避喧來海嶠靜女無言  
偏窈窕時逢金令意轉佳移向玉堂看更好幽姿  
不與凡卉爭靈氣曾延千萬齡青霞絳闕有時去  
歲寒且締同心盟

和韓昌黎石鼓歌

周原石鼓奇且閎幾年蹤跡沈蒿萊世遙幾得睹  
拓本殘章斷碣如瓊瑰何人輦載踰千里至今照  
耀黃金臺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泰華高崔嵬蔡  
邕嵇康那足數石經奔走洪都儕回思共和歷隋  
代披荒斲古其誰哉天昏地慘鬼夜哭至寶欲出  
風雲埋韓常博雅始一識鄭向搜索窮山隈四百  
六字傳青簡二千餘載開蒼苔龍畫旁分爪蟠互  
蟲書深刻神翦裁求致太學竟不果鳳翔落莫空

山崖皇明文物邁前古冲融雅頌相沿洞辟雍橫  
陳雜駢駘廟堂貯列參樽罍想見周王盛羽獵從  
臣撰述皆奇才聲詩炳蔚垂日月雕鏤宛轉回雲  
雷之杲山泐跡半掃漢水鼎沈名已灰豈知籀往  
蹟自在摩娑細讀如談詠近傳响嶺碑更備青字  
赤石鉅以魁宣王雄俊神禹智何異臯祖於雲來  
神物出沒兩不偶昔何揜翳今昭回安得移之置  
一處拏螭披鳳心眼開春風卻立讀萬過咎繇吉  
甫親追陪嗚呼咎繇吉甫長追陪



帝京篇

星躔箕尾光耀滿皇州共覩天居壯安知地肺  
浮太行千里排空下黃河幾曲回奔馬日月高臨  
碣石門風雲長護幽并野紫殿氤氳接上台銅龍  
雙闕徹明開柳迎御仗垂垂發花拂仙韶裊裊迴  
千門窈窕羣官入鵙鵲虛明鷓鷯集上公車輶挾  
星飛內史衣香沾霧濕星飛霧濕日悠悠更有驕  
奢恩澤侯金張夜月連錢騎趙李春寒翡翠裘說  
客常持小冠出公子時飛高益遊追遊翠黛焚相

接含態含嬌情未歇相看蟬鬢步生花半度羊車  
行就葉日移調馬埒雲擁鬪雞場緩轡回長樂鳴  
笳出未央東觀風光歷未能西山攬轡復堪登濺  
濺寒水懸千澗豔豔朝霞冪九陵九陵千澗鬱叅  
差仙觀僧藍兩蔽虧飲飛校尉偏能獵供奉才人  
總解詩西湖歸路酒方酣十里芙蓉萬頃潭錦纜  
瓊舟連塞北水秧堤柳類江南漢主離宮那足數  
秦關百二空雄武何似車書今日同萬方玉帛歸  
明主門掩青春著作廬花光夜色映窻虛時平

願獻三都賦肯學相如封禪書

喜雨

畫樓五月停紈扇復道高薨喜飛霰飄絲亂滴未  
成聲歛景炎威如減半是時白苧動微涼酌酒凭  
闌望未央雲膚寸寸帶山起雨足垂垂到地長赤  
亭氤氳火雲會麩麥無秋禾黍悴豈謂桑林精禱  
通高天萬里回生意已知穴蟻有先謀更見山蛇  
毒影收池溜長流涸復積林芳欲萎枝還抽蛟龍  
棼披挾電至間作雷霆鼓增氣達旦中宵未肯停

草間樹色生蒼翠乃知雲漢未爲災豐歲旋從  
雨來耒鋤四出歡登洽一日 皇恩徧九垓

燕子磯放歌

明陰變無窮開霽色若絢川柳發青條山花吐紅  
豔長安花柳正芳菲仙觀僧藍映翠微連宵積雨  
淹龍威一日新晴上燕磯燕磯近出都門外羣從  
驩遊擁軒蓋披拂今同石壁行衣冠似入香山會  
山壁逶迤陰靄連氛霾如如豔陽年高城雨脚下  
平地隔檻浪頭黏遠天早起西來風勢急稍喜孤

亭漏斜日川上春容向曙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渚  
蒲汀芷淨如洗陂鳥沙鷗閒自逸北嶺烟消翠黛  
橫南峯霧盡青螺出語燕鳴鳩雜棹歌江頭花底  
柰春何醉來時作洛生詠書罷還籠道士鶯絲竹  
何須美金谷鴈詠真堪續永和幾歲京塵緇化素  
賞心何幸兼良晤勝侶旁探玉笈文靈源不藉青  
鸞度過逢且挹洞中霞世事還同草間露桃花日  
日武陵遊一任藍輿自來去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黃山矗立千萬重白日照耀金芙蓉軒皇馭風攬  
八極問道來訪浮丘翁鈞天樂奏鸞鳳舞至今林  
壑含香風丹竈冥濛翠猶滴綠烟消盡澄潭色金  
燈閃倏知有無瑤草歲莖亂朱碧先生縛屋山之  
陲三十六峯相蔽虧落筆雲霞常在手襟期欲與  
山爭奇一從謁帝來天上瑤池玉署森相向琴瑟  
真諧清廟音珪璋直付明堂匠紅藥時陪禁裡仙  
白頭仍作山中相諫書三上辭承明魏闕滄洲空  
復情龍庭回首風塵靜鴻舉遙看羽翼成歸去來

天都下紫芝盈盈日堪把已知靈洞映花關更有  
清池照深夏六月六日天貺時聞說彭篋降此期  
壘樽滿貯長生酒樂府新翻上壽詩延賞不知年  
攬結自成趣南榮不辭畏壘遊任公自愛蘭臺聚  
追隨日日駐仙都會見乘魚出烟霧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高巖萬木流雲氣白石嵯峩巧相翳石上蒼苔雨  
作痕崖前古屋藤垂地草堂面面傍東丘彷彿青  
天十二樓鸞笙縹緲烟塵隔羽扇消搖洞壑幽渴

來聊爲蒼生起一日褰騰萬人裏玉珮時從瑣闥  
趨天書幾捧雲霄至頻年籌策獻凝旒黃石山中  
約自留郊原舉手笑相別翩然意氣凌清秋歸來  
舊隱多叢桂石室猶藏藥珠秘瑤草琪花幾度春  
玉泉靈藥三千歲只愁宇內須經綸未是堂中穩  
睡人直看名上麒麟閣更乞天涯雲水身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隱侯詞賦東南美一生嘯傲山川裏浮玉之南構  
草堂門對澄湖三百里宛轉丹梯日月開參差翠

檻風烟起千巖蕭颯常欲秋一壑冥濛得非雨水  
禽格格鳴斜暉江草江花坐不歸手把黃庭閱清  
晝日暮流雲空濕衣一自抽身臥烟嶂縱酒彈棊  
十年上天日徒歲金簡書東山久鬱蒼生望邈來  
驅風華蓋前緹扇朱幡霄漢懸照耀仙班蒼玉珮  
芬芳畫省白雲篇魏闕江湖心不改圖中咫尺留  
光采一日移來棊几傍拂拭徘徊生感慨濤雪渦  
雷雙眼明臨流幾欲濯塵纓赤霄碧浪知相接爲  
借星查犯斗行

雨花臺歌贈陳蓋卿

行遊城南今幾回丹楓欲老菊半開高座道人有  
精舍相與推挽升崔嵬往事風流如可掬况復陳  
君起空谷共推謝朓解吟詩又道周郎能顧曲茅  
齋門巷接烏衣六代繁華有是非尋真弔古情何  
劇載酒彈棊樂未稀高臺一望紛烟樹笑指城中  
讀書處故篋長懷霹靂春振衣莫厭風雲暮君不  
見明堂大厦須良材一丘突兀何爲哉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閒莫如城邊雲清莫如城下池鷓冠燕坐者誰子  
臨水看雲日委蛇蘇門恣嘯歌東山耽酒宴楊雄  
一上甘泉宮潘安已試河陽縣四野風恬獄訟稀  
千家歲熟桑麻遍見說爲官不愛錢陶潛赤手且  
歸田門前垂柳長無恙池上流雲自昔年秀色帶  
空餘百丈溶溶洩洩如相傍淮水新添朱雀橋王  
家還住烏衣巷細沫浮花一鏡開雲能出岫亦能  
來如車如蓋浮吳樹汀草汀洲近越臺水穀雲華  
淨深夏似向屏間開罨畫孤飛杳靄珠歌遏一片  
澄泓翠娥寫玉壺冰簟燙相羊祗覺山林日月長  
舉酒從今爲君數更看三萬六千場

雪湖老人墨梅

湘江水落零雨絲羅浮遙遙夢難期華光一逝孤  
標絕貌得寒梅第一枝肌膚綽約如冰雪翠袖輕  
盈弄明月籬根竹外無人知瘦影橫波共清絕劉  
生劉生老彌壯半幅輕綃傳意匠剡溪美人襟袍  
奇對此悠然得真賞披圖颯颯生微風春入寒巖  
雪漸融恍疑身向孤山道十里林巒香霧中

所賞齋 卷三十八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君不見梅友叟七十華筵初命酒  
又不見梅友梅白白紅紅相對開  
賀客升堂錦繡段交錯花前互  
璀璨堂下翩翩動彩衣兕角犧樽  
映花薦新安山水之窟穴聞說梅  
花更清絕數行粉豔白於齒幾  
樹天斜紅勝頰憶昨曾從江上移  
點綴繁英漸滿枝絳袖着香渾自  
詫玉屏照影轉生姿起舞婆娑  
忘夜久酒船波動鱗紅縐露濕烏  
巾總不辭幾人得共花爲友夢醒  
梨雲山月斜裁詩東閣興偏賒  
願君從此長爲主更看東風一日  
遍花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千古陶潛逝何人更閉關  
世情看白髮吾道獨青山  
蒿目終何事灰心可駐顏  
子真有幽興谷口未知還

貧病緣何事猖狂祇自哀  
言尋青嶂去聊避白鷗猜  
薪木宜時護柴荆可浪開  
高懸徐孺榻未許俗人來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自愛丘中賞還同澤畔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化城圍野色空翠落秋陰與客開香積談玄傍竹林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爲貴因之披素襟

靜海寺送別

江閣一相送愁心生二毛情知終是別聊欲永今

宵意與雲俱遠魂隨酒暗銷重來還底日知爾不辭勞

挽帝生堯臣三首

離別豈不苦人生會有趨那知燕趙去便作古今殊說易慚關朗亡書問摯虞徘徊昨日事灑淚向生芻

吾久知交態如君復幾人回頭悲宿昔開眼漸風塵名豈論文著情因問字親所嗟寒色甚轉見後凋身

尚憶長歸日風期迴莫攀肩輿留白社揮手謝青山爾已齊生死吾猶借往還至今西澗水流恨日潺湲

羅生挽詩三首

秉羽早從軍乘時誓策勲弓刀爭白日圖畫失青雲定遠空投筆要離近築墳那能羞左轂越甲欲鳴君

高允傳書日羅舍絕命時爾曹今短世吾道復奚爲靈爽風雲颭从游日月私千秋看意氣誰爲托

孤兒

中丞新按節尚一試昆吾志士泥塗盡英風江海孤那知長夜隔翻訝尺書無白馬江干去翩翩愧病夫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卜築鳳城隈亭軒傍水開閒門明月下芳草故人來說劍光生座彈碁霧濕苔忽聞鷄唱動起舞思悠哉

夜榻吟方穩春亭飲亦兼秣綠花泛泛翻愛月纖

纖薄露難過砌微雲不滿簾所歡時宴坐清影若  
爲淹

鄔女翼李文仲羅敬未李承烈盛伯年李君  
錫集冶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雙鬢逢殘歲蓬山載酒頻日吾悲過客星覺聚賢  
人幽賞知難盡沈冥自可親松蘿寒愈碧相映白  
細巾

送元甫還武昌

候館冬難暝愁心生別前人今千里去月傍片帆

懸文字誰同調聲名爾少年江離如可贈莫惜數  
行傳

送敬未還豫章

送子松門去其如芳歲殘祗應爲客久不憚獨行  
難驛古梅花淨江空鴈影寒壯心知未落時倚佩  
刀看

舟中口占別思兼

爲別何容易移家常苦遲駕言搖桂楫況復是蘭  
時樂事春增劇交情老更誰未應天畔月長自照

相思

送文仲遊薊門

南征意不盡春水亂流行詎是輕千里其將賦二  
京孤琴迎暮雨罷馬度空城到日黃金地應多白  
髮生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烝字

結夏從初地高林散鬱烝茶香透深竹人語隔垂  
藤把臂連中散談心失小乘琅玕青可刻聊欲記  
吾曾

湖西別業二首

近郊秋氣早行散滌煩襟坐愛澄湖影涼分碧樹  
陰疎花遙對酒纖月曲通林況復高賢處彌生懷  
古心

子荆沽酒地遺址半雲扃勝地猶生氣閒情似乞  
靈蝸書堦蘚碧鳥破晚烟青無限滄洲意鳴榔隔  
水聽

寄宏甫二首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

年夢醒江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木篇

風雨秋偏急懷人鬢欲絲飄零遠俗久歲月著書遲獨往真何事重過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埋茅茨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今天空江影淨木脫鴈聲沈不有茱萸酒其如搖落心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卜居饒物色往往慰幽栖書可開新帙花仍落故畦谿深夕鳥度門靜古藤低卽此堪投老風光似竹西

多君芸閣齋老就竹林閒高臥捐塵慮長貧有好顏開琴心轉寂投轄客忘還爽氣朝來劇葱葱近北山

韓康非翫市藥肆亦逃名坐隱無過奕長吟不礙耕渚花藏客語檐鳥荅書聲投策青林外飄蕭白

髮

集國寶振藻堂

彩筆題名處高堂半客裾銀鈎搖几席玉珮偶琴  
書茗竈飛烟近花龕片月初未能參麗藻延賞愧  
空虛

訪茂承一首

愛爾聲名早相過坐隱囊丹青古人輩詞賦少年  
場斐几芸花潤書帷蘭葉香蓬蒿堪翦伐吾不愧  
求羊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世道晚無賴哭君彌斷魂歌謠自楚越風采落乾  
坤白日泉臺閔青春原草繁祗餘風謾謾長似李  
膺門

意氣深投漆文章高築壇身驚朝露盡人逐夜舟  
看積雪平原慘悲風澗水寒翩翩淹病色空愧白  
衣冠

人日南郊僧寺作

人日仁祠好春風動鳥聲相期載酒往共作探梅

行澗水溶溶淨林芳轉轉生禪棲吾自適非爲薄  
時名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

谿園

秋苑人初集谿園夏亦芳桐陰低戶碧梅子亞枝  
黃賦豈登樓著情因解帶忘聯鑣一栖息瀟灑在  
滄浪

王孟起百花莊

韓山明滅處聞有百花莊流水鳴虛砌垂楊出短

墻帶經鋤麥隴負日臥藜牀何謝茱萸泝居人等  
姓王

祈澤寺

紺殿銜山古清川帶薄長樹身迷日月碑額見齊  
梁旛影風前靜曇華劫外香龍堂況幽絕一酌世  
緣忘

嘉善寺蒼雲崖

噴岫開古壁陰靄款禪扉巖乳寒仍滴山雲濕不  
飛天花空處沒春草定中肥莫怪消搖久于焉願

息機

梅花水

梅花涵靜渚空水澹相搖旋自雲根出還隨泡影  
消年深饒石髮坐久見魚苗只恐蛟龍動陰風滿  
樹腰

崇化寺

僧寮來客少僻鳴受春多竹嶼孤琴入花朝病眼  
過酒鎗淹叔夜香積飯維摩坐覺幽期愜空庭閒  
綠蘿

送張光祿北上

李郭同舟日離筵氣色開銜杯春雨過卷幔夏雲  
來白璧明調世黃金高築臺枇杷堪屬句時有大  
官才

龍泉庵

水品龍庵最殘春挾茗過世誰尊白法吾自狎滄  
波古樹間僧老空林野鳥多無因留信宿清磬隔  
烟蘿

齋居對雪



玉署迎長至齋居澹泊時朔雲成雪易宮線轉春  
遲枯樹寒鴟集空庭華月滋瑤花紛可望知有海  
神期

賦得雲近蓬萊

紫殿開南極宮雲采采飛色因鰲石麗影逐鳳池  
歸未覺爲霖遠翻憐捧日微滿庭歌旦旦虞帝正  
垂衣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雲望憐華髮星言下紫微況君晨省日兼是晝遊

歸品味分官酒斑爛半錦衣螺川春有燕行路惜  
光輝

送全太史冊封趙藩便歸省覲

上國封章重詞臣寵命饒鄴雲低漢節川柳引星  
輶烏鳥秋先急枌榆望不遙莫言歸覲易恩自紫  
宸朝

送袁太史冊封楚府便歸省覲

倚門親夢遠分土主恩寬豈謂一朝別先成兩  
地歡綬花晴自媚劍氣晚生寒莫以鄉關滯雲霄

待握蘭

送朱太史冊封周府

十里垂楊色離心不可裁  
豈堪今夜月仍照蕩渠  
杯喬與黃河遠人看金馬來  
梁園詞賦出轉見長卿才

送蕭太史冊封淮守便歸省覲

寒星隨使節驛路滿光輝  
赤社八茅口蒼梧擁傳  
歸江魚迎浪白林橘近秋肥  
不盡趨庭戀微風生

賦不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送遠紆征轡披襟得上標  
路分燕市酒帆度楚江  
潮殘月明疎鬢寒風急  
敝貂鄒枚詞賦在應有兔  
園招

故人棲遯久翻訝尺書遲  
日月空相憶雲山不可  
期雪殘江樹夜鳥下晚鐘時  
牢落還誰仗因君但  
益悲

題黃生大有山房

龍臥耽高尚雲蘿洞壑深  
草縈當戶帶竹度隔谿

陰小酉歲書日中條避世心仙羣如可下鸞鶴有  
遺音

贈吳封翁一首

上國褒封錫西亭芳讌開川原一以眺雲日共徘徊  
徊白雪留蓬鬢青陽泥酒杯庭闈多喜色愛子在  
霜臺

暮春署中作二首

寂歷蓬山暮春華脉脉歸曲池新漲滿高館亂花  
飛緩步慙仙籍端居契道機遲回温樹影行坐是

恩暉

餘春歸閏月省署自留芳地有池亭氣花生澗壑  
香閒多疎酒盞老至減書囊尚憶東方朔酣歌銅  
馬傍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爲愛澄湖色高城載酒來峯巒雲外出亭館鏡中  
開遠渚縈烟細殘潮挾雨迴時難聊騁望長憶濟  
川才

贈林生還莆陽

綠酒青門別悠悠去路長川原更臥起雲木半蒼  
茫落日羣峯暝歸舟一葉黃嚴陵行在望吟眺未  
應忘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致主天闈杳投身夜壑幽渚雲低宿草林日澹荒  
丘志已千人廢名因一疏留艱難歸骨處遺恨托  
松楸

久戍應非願危言衆所期封章身後重諫草篋中  
窺天遠龍髯墮山深馬鬣移掖垣梧尚在挺挺出

孫枝

送梅景靈之丹徒

山川望不極形勝鱸堂分鐵甕開丹幄瑤篇動白  
雲稠烟寒樹色落日亂江文匡鼎談詩處風流獨  
憶君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石梁名勝地未易賞心諧以爾談經去兼之丘壑  
懷泉聲喧曲澗山翠落空壑散帙門人至青燈對  
夜齋

少時隨研席老至共京華旅況憑君慰行年愧我  
加名山饒石髓深洞出胡麻有得勞相寄無言去  
路賒

送王行甫還黃州

爲客風塵久蒼茫憶所親垂楊生暝色芳草遲行  
人綠酒堪攜手青雲已致身唯應歸鞅駛猶及故  
園春

李嘉紹挽詩二首

夢醒驚鄰笛書來薊北城倉皇失知己滄淚憶平

生白雪誰爲和青樽空復情慈親憐愛子忍見玉  
山傾

地下修文久天邊賜袂歸因君不可見轉覺素交  
稀愛日心如在乘風事已非秋原多宿草一慟淚  
霑衣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相送昭潭去無言鴈亦稀山川足形勝徒馭有光  
輝問俗風猷播行春謠頌歸懸知合浦葉遙向洛  
城飛

相逢元不易分手卽前期豈復辭難阻行當慰別  
離功名邊郡重歲月主恩私忼慨臨岐意無勞  
行路知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何年仙尉往血食尚人間爲是哦松處常疑曳杖  
還恩波深鹿水寒色壯龍山伏臘蘋繁外豐碑古  
廟閒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鳳歌千載事龍臥一丘成早就終焉志人傳達者

名雲山遶夙昔俎豆見平生誰續先賢傳徘徊空  
復情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初度重陽近長筵風日嘉興饒呼白墮地勝更黃  
花法已三乘悟文堪十賚加猶嫌名字在門巷幾  
回車

有酒何妨社無弦始是琴談能飛屑玉書欲比懸  
金何胤中林賞韓康大隱心坐欣年冉冉不受二  
毛侵

胡安人挽詩

彤管音徽盛玄扃日月空淚痕消夜燭愁緒亂秋風  
珠鏡鸞疑在瑤琴鶴怨終惟憑少君術髣髴見  
修容

徐氏園二首

城市藏丹壑樓臺隱碧霄洞門行窈窕巖石上嵒  
峩雪壁花龕近星橋鴈嶼遙就中堪戀賞欲醉未  
還鑣

選勝來朱邸風華觸眼新軒窗臨水豁臺榭得山

頻嘉樹能留日名花欲殿春  
躋遊歡未足小酌賴  
情親

贈楊學博二首

選勝山川美談經日月長  
名堪齊服鄭行欲重珪  
璋汗竹秋繁短芹羹  
午飴香及門多達者爲問幾  
升堂

學舍山雲濕城樓河氣渾  
長材淹冷局令子託斯  
文藜火連更曙匏尊四座春  
鱸堂知有兆士習漸  
還醇

王節母

鏤月成團扇歸雲柰藁砧空餘龍鏡色長罷鳳簫  
音碧海雙珠出青山片玉沈年年畫梁燕應識歲  
寒心

立春後一日冶城送日常時方有悼亡之戚  
維舟過福地載酒及嘉辰白雪留高倡青春別故  
人悲歡不自意貧病許相親倘憶停雲約還來漉  
葛巾

覽勝詩名出傷離酒力微春從昨日至人是隔年  
歸舊雨期仍在行雲夢已非可憐洲畔鳥猶作一  
雙飛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老覺韶年媚過逢意轉親一春纔此夕七日況爲  
人梅閣含芳動蘭缸吐豔新朋簪喜披豁不厭舉  
杯頻

送楊參軍之漳州

不擇漳江幕談詩整解頤一官聊自隱萬里復何  
辭鳥下津亭晚帆開壠樹移殷勤前路酒誰爲故



人持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散帙鸚林去經秋春復深如何搖落後獨有歲寒  
心山暝花含夕門幽樹積陰求羊還爾輩虛薄愧  
招尋

晉陵歸路渺相送片帆過曙色搖津樹江聲雜棹  
歌詩名因客著鄉夢入春多所歎中年後情如離  
別何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鍾山

名山雄帝里原廟枕神臯龍虎標形勝弓刀護寂  
寥雲深埋劍履時至薦櫻桃王氣千年在靈祗夜  
夜朝

牛首山

龍藏烟蘿閟牛山殿閣幽夜涼僧梵歇地迴佛燈  
流樹影兼雲合林香過雨收平生飛動意何幸得  
淹留

梅花水

投策長林外浮杯曲水隈影樵頻寫翠香冷不關  
梅雨脚添新藻雲根翳淺苔煩襟端可滌欲去暫  
徘徊

燕子磯

江菼坐依微繁星落釣磯寒沙連野盡新漲浴天  
低小憩村村暝前期事事非塵機吾已息不礙白  
鷗飛

靈谷寺

法筵開浩劫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

遙。禪心隨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頽垣起  
暮簫

鳳凰臺

鳳嬉曾此處秋爽共登臺一望東南盡長江鴻鴈  
來青林隨浦淑白石轉莓苔莫繼浮雲唱空傷蓋  
代才

桃葉渡

吾聞王內史落日淮河濱花塢飛瑤札蘭舟載玉  
人雕奩回曲岸彩袖隱平津珍重板歡意能無寫

洛神

雨花臺

南郭高臺迴乘春數散愁雨餘千嶂立樹杪一江  
流地擁鶯花勝情兼水石幽角巾差自得端合老  
林丘

方山

道者何年往深林尚故廬冷烟翻翠壁古洞隱丹  
爐坐傍雲容斂行看樹色扶前山西逝水冉冉接  
蓬壺

落星岡

樓堞新亭戍山川自昔多曾聞沽酒客一著綺裘  
過霞舉占龍氣風期叶鳳歌悠然登覽處遺跡賁  
巖阿

獻花巖

一上花巖寺迴瞻紫氣遙幽深臨絕壑突兀礙層  
霄槎小星堪摘窻虛月待邀無人叅妙義旛影對  
風飄

莫愁湖

水閣菰蒲淨城開睥睨斜懷人倚高閣落葉見平  
沙眉黛餘山色鈿金但野花徘徊湖上月一倍惜  
芳華

清涼山

山有先師耿恭簡公書堂

精舍何年築高臺裊裊孤烟嵐收紫極氣色覽黃  
圖飛鳥還哀郢吞江詎賦吳祗應游息地流恨滿  
平蕪

虎洞

大城東畔路小洞胷烟鬟落月烏啼急回風虎嘯

閒巖腰窺奧突石鑄漏潺湲況是宮泉近能清靜  
者顏

長干里

長千古阡陌佳麗擅名都花月三春暮衣冠六代  
餘橋星隨寶馬檀霧雜巾車絲管淹良夜嚴城鍾  
漏徂

東山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峯  
迎龍臥曾先達鴻冥愧獨行蒼生誰繫望懷古重

含情

冶城

冶城開別館行散自逶迤  
巘嶠供清眺亭臺狎翠  
漪星壇月影度藥圃露華滋  
望望三花樹遊仙若  
可期

棲霞寺

古寺俯蒼茫東峯一磬長  
人天留色相臺殿自齊  
梁乳竇流泉滑風巖藥草香  
采榮心不薄吾欲問  
醫王

青溪

宛轉青溪步扁舟曲曲通  
竹烟籠罨畫花雨澹冥  
濛豔雪歌蟬墮澄金酒蟻空  
良遊不知倦遙夜水  
雲中

達摩洞

禪龕泐綠嶼石洞俯滄波  
風雨江聲壯魚龍夜氣  
多停杯今日望飛錫向時過  
欲問西來意疎鐘度  
薜蘿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雲紀軒皇代星高傳說名何人扶太極維嶽降元  
精節與長松厲心將片玉貞旂常功踔絕甲令望  
崢嶸遙憶周南日方深拱北誠羔羊貽後詠鸞鳳  
軼前英貴比孫弘儉人慙楊綰清豈應迴薄俗直  
欲贊休明保障雄三輔風裁擅二京法星臨迴夜  
卿月麗層城題劔名方重懸車意已行揮金洽閭



里解組謝公卿秋菊閒堪種春醪喜自傾攤書時  
佚蕩倒屣罷逢迎海鶴清逾健莊椿老更榮雅歌  
齊出處宴坐表冲盈公已安遲暮人方惜老成蒼  
生均有望黃綬豈無情願係無疆福兼垂不朽聲  
千春奉休曆長頌太階平

送嚴師孔之潁州

西序橫經日聲名達者中人知荆璞美價敵楚金  
同都講方持鱸車人已畫熊近關愁驛使問俗念  
民窮製錦平生略烹鮮上世風一行君作吏多病

我成翁招隱淮南子遊仙河上公遺言應可訊莫  
惜寄高鴻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昔賢棲遁處禪榻傍巖阿澗水迎人語青山入戶  
多香名垂琬琰遺跡翳烟蘿弔古兼悲激攜笏與  
嘯歌清吟爭奮發濁酒未蹉跎詎是高風在聊同  
暇日過雙松期更種吾意在庭柯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佳節屆天中承恩霄漢濃綵絲縷玉臂紈扇引清

風虎戲因釵巧人形入艾工辟兵今俗在續命楚  
風同不爲邀天力何因薦女紅太平難報稱三祝  
效華封

贈李先生十六韻

誰解辭黃綬繡經向遠林招攜庾詵輩蹀躞謝公  
岑花鳥通幽意雲蘿澹素襟循良遺蹟久閭里洽  
恩深飛鳥神仙氣烹鮮保母心青錢行飲馬白日  
坐彈琴鸞鳳聲彌動鱸魚夢不禁蕙蘭長紉佩工  
海一抽簪南郭甘雲臥東方豈陸沈書從鷺嶺得

僧自虎溪尋蚤契希夷理長垂雅頌音化城棲跡  
定世路轉蓬任雪月心同淨星霜鬢未侵嗟予慙  
比玉荷愛重兼金綠酒生春色清歌接晝陰追隨  
難盡意蕭颯寄微吟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春陰遊寶地襟袖攪霏烟雨合千峰徧雲屯一壑  
偏冥濛驚色暗滴瀝訝聲連檐樹寒逾翠江梅濕  
欲然林空羣籟息門揜一燈懸徑斷翻增勝觴飛  
不礙禪祗疑人世裏別有淨居天



孔廟分獻一首

上日文明選清秋典禮揚太牢非漢祀秩禮盛  
今王玉殿馳元宰琅函捧御香橋門森蔚蔚簪佩  
儼鏘鏘澗可羞蘋藻韶堪下鳳凰寧知千載後猶  
似兩楹傍翹首宮墻近齋心刻漏長受釐高曳履  
執奠忝分行有卹神如在無言教敢忘平生聞俎  
豆何幸一升堂

送馮宮詹還青州觀省

詞苑聲名久寧親出帝畿聖朝敦孝理儒術

倍光輝束帛傳中禁兼金下太微人言家慶美世  
仰國恩稀夜直千門迴秋風駟馬歸鶴書榮里閭  
燕賀集輕肥獻壽分天酒裁斑半賜衣魚應翻凍  
沼草亦戀春暉雅愜庭闈樂其如廊廟機嚴程  
明主意還旆莫依依

王太僕以王事歿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  
得十四韻

雅望青齊上名家盧駱前爲郎推二省視草閱三  
遷一自旌麾出周旋貴竹邊掄材須匠石奉使藉

張騫采掇要荒地沿洄江漢船關河遙歷楚杞梓  
盡輸燕才大思兼濟時危忽棄捐告哀縈上惻遣  
奠出中涓勞勩祠官載班聯罔命宣龍光紆後裔  
鵲起象先賢甲第諸王擅詩書累葉傳恩榮均拜  
手出入擬差肩狐突忠爲教臯陶美世延祗應同  
報國夙夜寸心懸

東朝出閣叨勸講之役

賜燕

文華殿恭

紀一首

鳳檢天門下龍樓 帝子來衣冠驚綺角賓從儼

鄒枚討論篇章洽研磨禮樂該前星增氣色少海  
日縈迴燕喜中台集榮光左个開堯樽分雨露禹  
膳出蓬萊始命慙燕隗橫經淺漢才儒言探秘囿  
民瘼起沈灰庶廣重輪照彌彰守器恢萬年長此  
日延首詠明哉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秋嶺峒巽外禾川浩淼前相門標夙範儒業映時  
賢芹藻遊曾綴菁莪譽蚤懸青春期鵲起碧落礙  
鵬搏萊婦忻同隱梁鴻臥益堅養深虛白室跡斷

孝廉船莊瓠時難用韋經子解傳金籟成棄擲玉  
樹看翹翹一自逢昌運飛騰萬衆先才名京國滿  
惠澤皖城偏治行推三輔恩私下九天冠裳霞綯  
爛綸綉錦蟬聯雨露高堂渥音徽奕世延五雲邀  
寵貺一字耀重泉磊落辭榮志端嚴訓俗篇名家  
行紀述高誼合垂宣上國儒林傳西江世德編何  
人參石馬翹首誦磨鐫

醉石齋

有美齋中石纍纍狎世賢摩娑承碧草斌駁帶清

泉豈以雲飛遠將同鵲化堅錦文紛粲爛玉質謝  
雕鐫意愜非關酒沈酣不問年過從真賞足因爾  
一陶然

趙封君偕壽詩

瀛海華筵啓新年景色鮮地深迷曉樹花重壓春  
烟縑屬嵩神降弧迎掖水懸膠庠鴻業著機杼素  
風延三世推楊母諸生仰鄭玄庭闈趨燕喜地胄  
引蟬聯雙壁名爭重三台望孰先經綸家訓悉敷  
歷主恩偏共秉中丞節時兼上將權羣星賜璧

粲五色詔書宣貴盛顏方畏威嚴雋與鑄祗從鳩  
杖出自挽鹿車旋結社開蘭畹留賓藉秫田期頤  
觀盛世風節領時賢諉以迎霜茂椿因足雨妍安  
期何必待長傍彩雲眠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萬里雲南路遙遙負笈前詎忘時偃曝爲憶舊周  
旋見面嗟予晚論心覺爾賢尋真勤跋涉選勝且  
留連點翰三春過停杯片月懸知應懷故國莫舉  
式微篇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荅鴻臚西原公後  
北地稱詩久南征識面初杜宗真驥子漢殿小鴻  
臚出境才彌著承家節未疎詎堪償沐暇時問野  
人廬雌霓明能辨雄風快孰如笑談淹上駟倡和  
失前魚白璧爭孚理青雲信卷舒地應齊庾薛朝  
擬待嚴徐莫厭承明入從容步綺疏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代比周南盛帷厝合有人秦瑛傳世美龐女到頭  
貧節與飛霜厲心將片玉醇茹荼存弱息截髮感

戶賞齋 卷四  
慈親勝事聯姑婦同懷失苦辛幾題巢燕句未覺  
侍烏勤懿爍標家範艱危起國珍榮枯人理隔生  
歿 主恩新命數紆 天詔馨香借渚蘋移忠看  
後裔長佐太平春

看竹

負郭茅堂小相期看竹來七賢同把臂三伏恣追  
陪涼影生新籜深叢護舊臺晴飈時戛玉晚翠欲  
流杯遊鳳終能待成龍定不猜閒心將物色延眺  
日悠哉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答

握蘭辭上國佐棘向陪京一藉栖雞樹雄飛覽鳳  
城平反推政術著作表公卿未躋青雲步方傳白  
雪聲濟川看放鷁伐木定遷鶯憶昨差池日曾同  
繒繳驚陸沈吾敢怨波及爾何名留滯才堪惜盈  
虛理自明騫騰知有待翹首赤霄行

贈游戶部

垂璫辭漢署筦權向江湄紫綬三春別彤襜一水  
馳業曾傳世美清更畏人知文囿馴禽茂天閑害

馬祛庭當特柳日秩進祝鳩司處處驚飛檄人人  
難忘講德時願留青史筆長以慰心知

馮母貞壽詩

帝寵回堯陛天書下漢都錦軒標內則彤管失前  
模夫子當年少英名動海隅雲霄方自奮日月竟  
先祖雀愴屏花暗鸞傷鏡影孤晨昏勤補綴童稚  
費支吾窺壁徵賢士分機激壯圖祗應期特達未

欲阻艱虞經術家聲起文章王氣扶照車成郢握  
歷塊匪轅駒弱冠推高第詞林齒宿儒篋書開氣  
色壠樹幾縈紆建禮登朝日承明寓直餘還鄉悲  
白鶴卜塋會青鳥扣地知無策陳情甫上疏近臣  
偏雨露直道未榛蕪節孝宸衷軫恩私詔命  
敷定將敦俗尚奚啻潤凋枯百世心常計孤貞敢  
自誣復生曾不愧與古可爲徒詞筆雕龍貴笏簪  
駟馬趨壽觴須強進一曲鳳將雛

鄭崑巖中丞六十

地紀標南服星纏應上台仙都蟠巨麗石洞擅崔  
嵬維嶽鍾靈氣清時得上才三朝名德著四海壯  
猶推憶奪鷗張口曾弭雀角災持衡高選部秉禮  
重容臺齊魯瘡痍起邊陲節鉞來坐籌深七策推  
轂盛羣材但覺威稜洽彌彰事業恢諸生焚玉筍  
上將盡龍媒兵氣嚴城盡雄風大漠迴饒歌閒度  
曲斗帳一揮杯律轉花燈夜寒消葭管灰懸弧森  
畫戟列鼎薦春醅鶴算丹經注鸞書紫禁裁歡聲  
笳鼓競逸興嶺梅催講德心常折懷人首獨回穆  
如慙作頌亦欲擬徂徠

孫太公壽詩

勝地標靈蹟名家得世賢公和真隱擅文度惠風  
偏上古遺英遠長平令問延踈懷多跌宕太樸謝  
雕鐫小技才初售遄歸志已堅機忘沙鳥對氣轉  
谷鶯遷豸繡雄畿甸鸞封疊誥牋閱圖開照曜絕  
跡見翺翩綵服裁宮錦銀盤出賜鮮草堂中散駕  
華氣蔡經筵卜馬堪求髓非熊欲比肩優游當盛  
際燕喜叶長年白墮飛觴數黃花得候先石樓雲

模卷天漢斗車縣素髮翻宜老醜顏沃若僊不妨  
滄海變幾度見桑田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猶憶高秋賦遠遊歸來吾土又登樓虬龍滿地荒  
烟合鹿豕開門野草幽魯仲不辭東海去周顒何  
意北山留千年投研男兒事愧我談經自白頭

殷太僕六十二首

琅琊縹緲秣陵西九列班高日月齊冀北羣空名  
早著襄城人遠路非迷花間放艇雙魚入席上看



雲萬木低向夕金盤須盡醉麻姑仙醞爲君攜  
翩翩壽筭在江城緩帶風流自列卿深苑馬嘶春  
對酒古臺花發夜吹笙青雲自昔推名理白下于  
今見老成一臥東山曾繫望願看黃髮慰蒼生

赤壁樓上作一首

誰與扶筇問薜蘿一樽風雨奈愁何開簾吳楚當  
牕盡倚檻烟雲入望多吳代風流成夢幻他鄉容  
鬢總蹉跎飛鳴玄鶴依然在似爲停杯一勸歌

留別天臺耿先生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四海風流今  
下榻一樽烟雨夜憑闌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  
悲會面難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

寶光寺訪耿克明

一從裘馬向飄零多少江淹恨別情明月自憐長  
按劔香臺何意共班荆青林罨畫悲歌動綵筆憑  
陵顧盼生乘此登臨須盡興南朝諸寺待題名

與邦師克明汝教雞鳴寺看後湖作

湖天漠漠蕩春陰湖上精藍載酒臨入洛何人推

獨步攀嵇今日見幽心沙明鷗鷺寒相竝水濶蛟  
龍晚自吟取醉莫辭歸路暝殿鍾龕磬有餘音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字  
共上高岡坐晚風一樽今喜古人同遙遙片月當  
杯落點點飛花入座紅劔去自驚千載合詩成真  
覺四愁空平生丘壑元吾事小築東山不負公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凭軒西望黯銷魂者舊風流獨爾存九鼎欲增淮  
海重羣峰還擁泰山尊高歌醉裏春風遠細雨江  
邊野火繁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

病中劇思三子

病來葷血欲全銷坐梳殘書破寂寥落日自裁平  
子賦西風誰寄呂虔刀青燈永夜愁難盡華髮逢  
春夢獨遙知爾淮南多桂樹幽魂欲付小山招

寄荅沈少參座師一首

孤亭晝敞雨冥冥猶憶風流滿漢庭花暗鳳城春  
點筆月明虎座夜談經五陵人去清風隔千里書  
來短髮星淺薄心知違報稱久拚吾道付滄溟

述感六首

一隔窮泉無見期  
斑衣還憶去年時  
殘機夜雨絲  
絲淚團扇秋風字  
字悲  
朋舊尚存雞黍約  
門人欲廢蓼莪詩  
春來壠上松千樹  
目極傷神那復知  
中歲行藏漫倚樓  
吳鉤淨拂夜堂幽  
姓名未署騏驎字  
出入長看鹿豕游  
遠道也誰思  
老馬褊心亦自怒  
虛舟劫灰俛仰人間世  
且擬乘春一散愁  
門掩虛亭不自聊  
風搖枯竹倍蕭條  
臯魚恨切空雙淚  
潘岳情多有二毛  
青草林塘新水短  
白雲樓閣亂山遙  
流塵寂寞誰消息  
腸斷幽魂不可招

懶按時名掩草堂  
十年踪跡總堪傷  
青雲宦達多朋輩  
白首交親半在亡  
詭市乍驚成虎日  
隨人欲入鬪雞場  
萍遊況復多留滯  
一望停雲重渺茫  
幾載行吟江海邊  
黃金買駿事空傳  
迎門欲種先生柳  
負郭曾無季子田  
天上片雲孤日月  
人間雙淚墮  
嬋娟酒闌莫奏猗蘭操  
一曲悲歌昔所憐  
醉后誰聽斫地歌  
酒樽其柰客愁何  
半江雷雨淹龍臥  
四海賓朋只雀羅  
少日風流魂夢過  
一春花

鳥淚痕多浮生轉覺浮名累好把衣裳付薜蘿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

賓訪余秣陵卽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大江東控帝王州何處乘風不壯遊命駕遠從周  
柱史褰帷初罷漢諸侯明星行傍雙龍匣麗藻新  
傳五鳳樓莫謂陽春元寡和座中賓客有應劉

靈谷寺酬呂正賓

停杯昨夜夏雲生散帙香臺見遠情風定水聲來  
絕澗坐深松子落空枰愁多今喜逢張儉賦就誰

當惜彌衡世路風塵俱涕淚不妨貧賤久藏名

劉節婦奉 詔旌表一首

封書一自動 天顏綵筆新題照畫闌雙鳳高名  
江海重百年全節古今難松筠歲晚留風裁鐵石  
人間有肺肝要使柏舟扶 聖化 主恩今日萬

人看

王世新博士寄詩李楊二君兼懷小子經歲  
之間李楊繼逝王尚遠別撫念存歿輒寄是

篇

王吉傳經老不休詩篇歲晚若爲酬懷人正直銷  
魂日望遠還登何處樓千里琴樽雙涕淚百年天  
地幾交游江南薊北今搖落歎逝傷離共白頭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艸堂四首

東南雲物太青蒼誰爲移根向草堂自傍烟嵐開  
藥圃不教塵土妒荷裳水禽梳羽閒當戶野荔成  
帷半護墻向晚談經秋色靜風流何必鄭公鄉  
虛堂窈窕出巖阿暫解朝衣洽薜蘿架上圖書今  
日滿望中雲水向來多青林對酒遙遙入白鳥開

簾兩兩過一臥東山知未穩長安花裏待鳴珂  
鴛湖楊柳綠陰陰湖上芙蓉是客襟愛士敢云堪  
下榻賞音時或一開琴巖花閣夜扶殘醉木葉經  
秋亂晚吟何日補天還自試未須長愜紫芝心  
兩曹起草舊郎官爲政高風迴絕攀一自閒身投  
綠野翛然幽興滿青山門前蠟屐籠鵝至溪上蘭  
舟載酒還欲比侯芭應自愧問奇何日過林間

寄李子弼一首

家難間關兩索居每從江畔問雙魚別來瘦骨今

何似傳得新詩愧不如落魄定眠淮海月竊愁欲  
滿秣陵書玄經寂寞千秋事莫有桓譚一起予

訓盛伯年見懷之作

搖落空山朔氣侵新詩慰藉客情深彩毫自挾陽  
春色華髮堪依玉樹林歲去美人風雨夢燈前芳  
酒薜蘿心南枝好寄相思訊寒入梅花半不禁

送殷生還丹徒

寒日蕭條鎖暮烟離心歲晚重翩翩卽看雪片人  
孤往欲問梅花動隔年流水有情愁白髮干將無

誰泣青天何人定解鹽車苦千里驂騮待爾前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花雨瑤壇晝不扃春風攜手上孤亭乾坤雙鬢逢  
人日湖海千秋自客星賦就總堪迴白雪愁來誰  
解問青萍辛盤柏葉無妨醉容易江潭有獨醒

憶別

懷人幾上越王臺雲鎖空林首重迴夜雪有情憐  
獨往春風亡恙不重來愁邊短榻寒禽下病起新  
篇過鴈裁三逕荒涼羊仲老傷心開落退園梅

送大宗伯萬公應名還朝三首

楊柳微風隔岸生，送君花發鳳凰城。  
五雲偏傍褰帷色，列宿遙傳曳履聲。  
推轂總堪南北望，橫經不盡古今情。  
從知麟閣須公等，舊德中朝幾大名。  
橋門衿佩羨登龍，李杜聲名八座中。  
喉舌祇今高北斗，風裁元自出南宮。  
百年禮樂歸師說，一代文章擅國工。  
行矣台階瞻望切，可無清論荅從容。  
每勞車馬問松筠，座上春風幾夕曛。  
冠蓋千年存道氣，江湖一夜動星文。  
祇緣避俗情逾拙，轉覺憐

才意獨勤辛苦不辭吾，砥行微名今已附青雲。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觀

新知爲樂可堪云，一別翻愁淚滿巾。  
情比歸生終戀友，事同潘岳爲娛親。  
城邊馬過纔芳草，海上人還已暮春。  
篋有芙蓉君自惜，幾人曾不蠹風塵。

臨淮侯六十壽章

漢將登壇舊有聲，主恩今日寄專城。  
催班花引雙龍闕，按節風清萬馬營。  
興到高樓曾坐嘯，功成銅柱亦題名。  
懸知緩帶傾觴處，無限千秋捧日情。

送盛仲交北上

片帆西去是神州醉擁吳鉤不可留自昔黃金酬  
駿馬于今清廟薦琳球誰言賦以三都著爾已名  
從七步收虎觀談經千古事那能獨羨酒人游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天上何人手自栽青葱佳氣近蓬萊惟應帝子千  
秋後會見松花一度開雙闕風迴鸞縹緲孤峰雲  
盡鶴徘徊懸池擬獻長生露還仗郎君作賦才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欲以閒情付彩毫心思公子自終朝慙無上死  
雲意敢望夷門結轡勞天矯最憐龍作種文章還  
似鳳爲毛傍人莫比丁生夢才士千年舊是曹

寒食

一百五日春已饒閉門簷溜日飄蕭樽無綠蟻從  
權減枝有紅英帶雨消韶景未堪欺蒜髮峭寒渾  
欲妒花朝病餘祗覺襟期在昨夜空山長藥苗

桃花

宋玉東牆灼灼新無言翻覺不勝春掌中旖旎渾



疑笑意外風流似有神冶豔羞窺羸女鏡輕盈曾  
鬪漢宮身東風那忍催遲暮好惜嬋娟未嫁人

寄潘巖州朝言

閒倚春風醉紫貂王祥新佩呂虔刀東遊自指成  
虹氣西爽憑誰問騎曹滄海欲回公子釣青山未  
厭少游豪辛夷樹底花饒笑縱有同心不易招

別楊思兼一首次韻

滿院松花客緒深一卮飛閣敞春陰振衣近引風  
雲氣作賦清含山水音裘馬未寒雞黍約江湖誰

寄蕨薇心相看歧路那辭醉離恨中年自不禁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荅一首

尋師曾作采真遊何意瑤華自客投佳句似堪攀  
屈宋丰神直欲度驂騑到來野老頻爭席歸去門  
生半在樓靈氣窅然君莫恨五千今日爲誰留

太僕館逢許孟中一首

十年愁夢路湯湯江上離心鴈影寒霄漢何人能  
命駕風塵因爾一加餐微名自昔曾相附雅志于  
今總未闌況是西山多爽氣騎曹那惜且盤桓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

唱罷驪歌不可留  
松風颯對午雲稠  
一瓢欲醉陶弘景  
五馬爭迎郭細侯  
開閣自憐鸚鵡筆  
行春遙繫木蘭舟  
菰蒲未覺清風遠  
誰是臨安第一流  
東方千騎擁征橈  
涼入離亭酒半消  
天竺鴈來芳草歇  
秣陵人去碧雲遙  
六橋衰柳吟風葉  
八月寒江急暮潮  
君到扁舟勞問訊  
有無高士在漁樵

九日登栖霞絕頂同伯年作

西風落日共登臺  
野色蒼蒼四望開  
江水空流山不斷  
徵君已去客還來  
天高鴻鴈寒相語  
秋老魚龍夜自哀  
人世百年今九日  
相逢那惜盡餘杯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香臺隱隱傍江濱  
謝客招攜到白雲  
自是名流推慧業  
那知高座在人羣  
空巖夜靜風雷宿  
落月林疎鍾磬聞  
況說山靈解留客  
可令猿鶴重移文

送姚叙卿

南北翻飛舊有名  
東山一臥薜蘿生  
何來五馬辭燕地  
又載雙旌入楚城  
老大漸添憂國淚  
馳驅難

所賞齋 卷四十一  
減著書情遠遊正爾尋真日莫漫含淒弔屈平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朱轡雲擁帝城西白簡霜飛獨爾奇耕隴昔曾卑  
燕雀下車今不問狐狸襟期欲借山河壯肝膽惟  
應日月知諫獵有書君未愧九重能不幸同時  
庾信哀時涕淚殷一封迢遞上楓宸乾坤未盡英  
雄氣江海驚看砥柱身臺有鳴梟終黯淡山無猛  
獸不嶙峋都亭莫怪埋輪早從諫于今有聖人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萬歎投荒淚欲枯忍看天北是皇都雲霄自爾陳  
情疏江海爭傳痛天書炎瘴暫窺魑魅過陽春會  
見網羅疎風波翻覆須臾事肯爲艱難賦卜居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高齋樹色平臨市潦倒空慙大隱名自是楊雲耽  
寂寞那知許椽富才情青山遠道勞相問白髮逢  
秋先自生十載舊游零落盡可辭呼酒破愁城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齋居多病晝長關樽酒憑誰一解顏祗爲高軒過

白社從知小草在青山論文自覺雙金重訪道空  
驚兩鬢斑緩酌清吟聊此日西風叢桂正堪攀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孤帆明日送將歸樽酒論心願獨違乍可雙龍從  
冶出俄驚片雨各天飛承家今喜風流在歎逝翻  
悲故舊稀幾欲西州尋往事羊曇其柰淚沾衣

題寓目松楸卷

如龍五馬帝王州何事行行憶故丘兩郡有天開  
三日九原無路闕清秋鄉關目斷颺颺泣霜露寒

生薜荔愁欲賦招魂應自慰恩光曾徹夜臺幽

寄贈蕭翰編二首

垂垂弱柳傍朝簪日轉觚稜春已深霖雨會看來  
鳳沼文章今欲到雞林鑪香影動青霄近鈴索聲  
遲白晝沉知是玄暉心最遠當堦紅藥伴長吟

薊門猶憶磬交懽回首雲霄路淼漫北鴈遙從天  
外墮西山如在馬前看春來肺病餘蓬鬢老去心  
情有籜冠萬里鵬程君自起鷓鴣無那一枝安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荅一首

竹房高臥白雲間好事那期竝叩關  
舊雨幾回虛蠟屐冷風一日滿  
鍾山愁邊玉樹清無賴賦裏金  
聲迴莫攀擬草玄經慙未就問  
奇空負酒船還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都門何遜擅風騷苦愛芳叢索笑  
饒清影祗應寒作伴吟魂何意夢  
相招愁來月向牕前白寄去春  
從隴外嬌知是花神撩爾在坐令  
玄髮老漁樵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一首

倉雲片片宿檐牙覓路相看到日  
斜誰謂谿邊高

士宅居然天上夕郎家雨經草閣  
縈書帶月滿繡牀拂劍花奕世玄  
成勳業在勸君無久臥烟赧

訓胡微貞題欣賞齋作

一函昨夜到貧家片片驚看墮彩  
赧愧我長攜緜是蒯如君豈夢筆  
生花元卿未恨蓬三徑玄晏猶  
餘書滿車安得素心人不棄飯疏  
沽酒共年華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一首

喧喧鼓角動龍城爲護軍需仗鉞  
行千里樓船重佩印萬方貢賦盡  
朝京閒開小隊兵初勒欲繫名

王計未成知是終雲年最少將因北闕請長纓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黃安訪克明一首

林莽蕭條風雨寒一燈深夜坐相看干將自喜雌雄合叱撥誰悲道路難小酌儘能開肺腑大篇時復見波瀾清時勸爾無高臥萬里雲霄振羽翰

自題小像一首

幾人高閣畫麒麟丘壑翩翩四十春宿世不貪調御位應緣聊見淨名身夢殘白日雙眸豁老去清風兩袖新阜帽窺園吾愧否依稀重覩漢天民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雙崖出水勢堪凭才子乘春快一登檻外烟巒低北固望中雲樹接金陵風回兩岸聞人語雨過千颿亂佛燈好爲吾家尋舊隱洞門蘿薜翠層層

答友人見寄之作

忽漫相逢是別離冥冥雨雪重相思書來豈意憐  
中散老去終當得惠施花發草堂春自浣月明山  
寺夜誰期知君不淺談詩興何日臨風一解頤

贈沈翰檢

供奉聲華遍九垓玉堂題字上親裁家從七葉  
推文匠國有三長擅史才麈尾幾於松下得洛如  
多傍郡中開亦知苦愛揚雄賦獻納應須羽獵迴  
白溝河 四世祖從大將軍破胡於此

高皇帝親爲改名進秩上都尉語具家乘中

風烟莽莽白溝河欲問奇功跡已磨虜族幾今  
若此貔貅萬竈夙曾過承家我愧桓榮祖破虜誰  
還馬伏波鍾鼎空存人自遠耳孫無那淚滂沱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欲別都門却自遲離亭楊柳綠垂垂畫熊自指燕  
湖路竹馬先期笠澤兒帳底諸生紛受易臺前老  
將盡褰旗清宵鈴柝知無警月出高樓自詠詩

幾行蕭鼓送征車回首交情廿載餘旅邸風塵頻  
下榻僧寮燈火幾攤書致身美爾青雲早訪道慙

予白髮疎分手，暫時應莫恨。春來欲問紫霞裾。

代維遠贈友

翩翩杯斝及芳菲，況是陶潛未老歸。赤縣歌謠堪  
度曲，青山蘿薜試裁衣。星文未掩牀頭劍，雲氣常  
屯竹裏屏。莫道神仙能傲世，雙鳧曾繞帝城飛。

代質甫

解組林塘不厭貧，蘿衣猶是斲花人。青山自愛栽  
松徑，白髮何孤漉酒巾。剩有詩篇題甲子，小留賓  
客動星辰。辛盤柏酒無辭醉，嫩柳官梅總報春。

代子玄

一從勾漏覓丹砂，小築林塘閱歲華。問字時看人  
載酒，遊田翻避客鳴笳。園多碧草皆爲藥，手種青  
松半已花。最是龍門深接納，孔融原自屬通家。

同友人遊攝山

天開巖接古東峰，望望雲霞紫翠重。花發鳥啼千  
嶂雨，崖枯僧老六朝松。谿邊石髓遙相待，洞口  
麻會可逢明。令高風君未忝，祗應求點得過從。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



貽此詩

李白醉尋孫楚處小樓闌在莫愁湖那知公子新  
歌館正是高賢舊酒壚樹裏蟬聲稀過客纔問蓮  
豔雜名姝何當一到同觴詠爲寫蘭亭入畫圖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未許輕陰咽管弦自教新曲試樽前酒杯作葉清  
相妒人面桃花嬌可憐香鎖銅鋪春不散舞殘金  
縷夜忘眠恨予魂夢逢山隔猶解乘風到綺筵

答德載題金粟齋一首

蕭然一室臥松筠半偈那堪問隱淪顧我真成重  
子戲如君一定宰官身衣珠舊繫貧難盡龍性無  
端老未馴何事禪心關慧業坐教靈運得相親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答

牆東灌木自婆娑更貺新詩助嘯歌僧話未妨參  
麗藻道情終覺泥烟蘿龍頭許繼清名愧鵲尾長  
隨白業多最是文姝堪問疾空齋方臥病維摩

孔殷初贈詩漫答

一臥丘園二十春文章曾未博聲塵自知白壁空

調世敢謂青藜獨照人河上詩瓢悲往事門邊池  
柳得芳鄰知君亦是求羊輩三徑荒涼不厭貧

贈杜允脩

曾着荷衣學隱淪老年翻覩筆花新屏風誤點仍  
驚妙斐几閒題解惱人雙屐有時臨水石一壺聊  
復聚比鄰何當歲歲身長健共醉南山白氎巾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春雪春燈一夕中高堂袞袞會羣公素華似與水  
一勝寒色偏隨火樹融梅柳連娟撩鬢髮歌鍾飄

泊度簾櫳何當更訊閭閻苦欲話厭厭夜已窮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詔書重疊五花紋名起關西自不羣周室冢卿留  
四輔漢京太尉統南軍胸羅水鏡明珠出陣擁風  
雲畫角聞不是裴公兼將相幾人能贊聖明君

分鉞陪京節制雄履聲又入建章宮股肱帝倚西  
曹重喉舌人看北斗同四海祥刑今有主三朝清  
論盡歸公莫言鼎鼐調和易青史班班社稷功

青溪一榻臥荒烟幾見迴車深巷前三雅從知同

舉白四番何意一通玄劉歆刺有逃禪癖謝傳猶  
牽應世緣總是心源無住著不妨雙佩日朝天

龍洞

江千古洞閔蒿萊誰共高芻載酒來雨足平臨千  
嶂合雲根遙自五丁開燕巢絕壁翻空下龍挾腥  
風向晚迴石室有靈人欲老風塵回首媿仙才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

紅亭綠樹鳥嚶嚶遙羨詞臣載筆行攬轡霜威生  
夢澤談經風采動昆明青冥自假搏鵬路白下猶

傳相馬聲萬里題才應莫歎將因水鏡見平生  
明光起草舊仙郎星聚炎荒又一方行省半推名  
下士長纓新繫日南王滇雲自勒千年鼎漢殿誰  
含五夜香知是夔龍深戀主不妨聯佩到巖廊

荅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苦雨經旬擁褐看鷓鴣爭得一枝安白波粉壁時  
相撼黑蜩商羊意未闌竹素未堪忘浙瀝鑪香聊  
復借蕭寒知君屬詠如張協一唱愁霖和者難

贈深公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龕浮世無成悲  
小草空門何意見優曇龍知聽法歸池鉢馬爲馱  
經度嶺嵐烏榜宗風今欲振好傳消息遍江南

鴈宕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青霞長日護松門一人名藍下界分飛瀑冥濛疑  
挾雨孤峰天矯欲排雲林深忽送玄猿嘯夜靜時  
聞瑤草熏好趁天風凌海嶠滿空鸞鶴下仙羣

石梁寺

昨日藍輿自石梁探幽又過竹西房地因智者標

靈界人似維摩坐道場香積從知麻可飯水田翻  
學荔爲裳烟霞亦是平生疾莫怪空山禮藥王

桃源洞

蒼崖片片削夫容知是天台第幾重人語深山無  
魏晉鳥啼高樹自春冬千巖雨合谿增勝半壁雲  
屯洞未封人世仙源曾不隔懶從劉阮問遺蹤

江中孤嶼別去華

孤嶼維舟欲發難他鄉去住共悲驪一樽夢斷江  
天雨八月人歸海嶠寒肝膽自知從客盡髡毛偏

覺傍秋殘徘徊賸有遊仙意悵望嚴陵七里灘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彩仗霓旌動地懽東南上將一登壇舟辭建業鴻  
初度秋盡苔溪菊未殘滄海風迴鈴閣靜青天月  
傍戟枝寒輕裘未是訓恩日篋裏陰符夜夜看  
急管清笳杳靄間虎符新佩出鍾山海天鶴唳軍  
聲壯野幕烏棲戰舸閒雲裏旌旗開島嶼霜前號  
令肅夷蠻磨崖自愛詩篇好應擬燕然勒石還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王母桃花就嶺栽上公曾此起蒿萊歲星自愛金  
門隱芳樹還從海國開雲氣平分三島蓋露華遙  
自九天來功成何必三山去日奉瑤池讌幾回  
桃花無盡嶺雲深靜者幽居隔遠林數頃綺霞迷  
曉色一谿紅雨鎖春陰懷真自覺麻堪飯悟法渾  
忘劍可尋不是東山三召起謝公高臥到于今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喧喧蕭鼓動征途才子新承詔使初帶礪百年垂  
屏翰絲綸千里重輶車雲邊負弩龍旌遠花外飛  
觴鶴鬢疎此日主恩誰不<sub>也</sub>邀歡親捧紫泥書

送唐太史冊封周藩

詞臣銜命出蓬萊帝寵親藩紫詔裁國史千秋  
藏石室天書一日下金臺漳河風動虞弦入大麓



星垂漢節廻豈爲勝遊淹日月栢梁酬和待仙才  
送徐太史冊封便歸省觀

舊德頻年屬望勞封章又下紫宸朝漢官自識威  
儀重楚甸行瞻日月高花暗吳門親舍邇風回易  
水 帝城遙吳鉤莫恨音塵隔夜夜龍光射斗杓

早入禁中

掖垣清切禁城邊鈴索風高朔氣偏雙闕霽華浮  
檻外 九陵嵐翠落樽前雪殘瑤島歆寒樹鴉散  
金鋪起曙烟庭燎凝陳鑿輅迴淺才無計一回天

早春

帝城芳景倍他鄉獻歲韶光似盪陽風轉銅鳥未  
進酒花迎彩仗晝生香林鶯過雨聲初滑苑草含  
烟帶未長最喜御溝水泮盡恩波先遶鳳池傍

玉河水泮

都城二月動微和冉冉流澌下玉河細柳風恬春  
繫舸古堤烟煖夜鳴珂未看花片隨源出已覺雲  
陰傍晚多最是詞臣叨寵渥鳳池無日不恩波

萬壽節朝賀一首

曙光初動早朝天殿繞南山護紫烟金鏡欲披鷁  
鷺集玉除端拜鼓鐘懸冀開八葉還知月桃實千  
秋解紀年更羨夔龍深獻納珮聲長近袞衣前

送馮廷用之安肅

簫鼓喧喧動客歡驪駒莫唱路行難日高轉覺長  
安近春到應迴易水寒綬引濃花晴自媚琴隨明  
月靜須彈王喬知有神仙氣夜夜雙鳧傍闕看

孟夏 太廟薦新麥

朱明欲動午陰遲原廟衣冠月出時采采商彝開

紫殿青青夏麥薦彤墀卽看金奏陪三獻曾向圭  
田秀兩岐一飯莫言民力易 九重風木不勝悲

黃金臺懷古

中王遺蹟半蒿萊尚有凌空百尺臺駿馬已隨雲  
風沒霸圖唯與水縈迴天長草樹層霄接地迴風  
烟大漠開致士無能恩誤始黃金慙負入燕才

秋雨言懷

二月愁霖濕不乾秋聲滴瀝動長安雲垂薇閣羣  
鳥下風滿榆關一鴈寒白羽書來兵轉急黃河水



落歲將殘壯心未覺隨凋鬢夜夜旄頭倚劍看  
送鄭司馬行邊一首

朔漠曾資定策功行邊新佩寶刀雄山空壁壘天  
低月谿度旌旗夜偃風應似嫫姚真破虜敢言魏  
絳復和戎清時飲至尋常事遲爾翩翩到漢宮

南宮詳定試卷作

老去雕蟲苦不爲塵編燈火嘆支離秣陵誰夢青  
鏤管異國虛傳黑水碑潤色豈堪酬睿造品題猶  
恐誤明時虞羅欲下冥鴻遠細雨空堂有所思

華司訓遷國學

蚤年文采滿長安又見賢關寄鷓冠白下新移侍  
中席青氈未改廣文寒堂虛石磬閒相發坐久金  
樽興未闕辟水宮牆春漸轉陰陰桃李動江干

李惟寅燈燕同王董諸太史作

良宵開燕集鷓鸞銀燭金樽引客歡漏永歌鐘喧  
幕府雪晴梅柳動長安華燈接座春增麗明月窺  
簾夜不寒彩筆況逢知己在不妨仍作故園看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手挈軍持不問程翩翩經像出都亭精藍長倚蛾  
眉碧名蹟今看鳳領青禮罷蓮華香象擁繡餘貝  
葉夜猿聽皈依自愧沈冥久一遇金篦病眼醒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雲繞璇宮誕聖時銅龍曉闢御衣垂運開一代尊  
堯母朝列千官儼漢儀霧引鑪烟縈柳細風傳宮  
漏度花遲微臣自是金門侶願獻蟠桃太液池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春江一雨晝蕭森江上花宮俯碧潯風擁浪濤翻  
絕壁雲留睥睨結層陰魚龍窟宅還高下天地微  
茫自古今徙倚不知塵事遠又看僧語過前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白門名勝足躋攀又見丹霄許賜環一疏孤忠懸  
日月百年風采照江山維桑繫息扶搖翼橐筆仍  
隨供奉班側席雲臺明主意看君高議動龍顏

別喬世昌給諫二首

披襟誰領大王風望入秦關百二重使者自高青  
瑣闥路人爭指阜囊封天垂嶽色談詩後春盡河

流攬轡中況以過家明彩服蟻樽鳩杖莫辭從  
翩翩五馬出都城千里風雲擁傳生一自兔園紛  
授簡有誰燕市與班荆味同雞肋輕相棄妒入蛾  
眉浪自驚回首畏塗君莫慮邇來嚴助厭承明

送黃昭素冊封韓府因扶持還蜀

殊方將父敢辭勞一日星軺下紫霄何處長天兼  
遠水知君作賦幾登高飛觴花外雙蓬鬢負弩雲  
邊萬里橋自是相如曾遇主桂叢那羨小山招

題鄭計部招隱園

招隱園成易水隈風光重向鄭鄉開參差樓閣鴻  
邊入歷落烟雲樹杪迴柳浪自深陶令宅泉流解  
送永和杯漢庭一自紆朱芾聞說高花半出臺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人壽

老去聲名闕下傳鹿門雙隱素風偏白頭有子能  
殊衆青鳥銜書不記年家醞平分金掌露賜衣長  
帶御爐烟只今左掖高梧裏更有何人諫獵篇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荅之

憶別關河兩夢牽深秋千里一書傳微官爾定何

時調孔道遙逢此地偏竹下淇園悲往事芟拳瓠  
口得新篇懸知稍淨風濤色回首停雲倍黯然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

柏爲趙文肅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絳帷廿載隔清氛回首庭柯總不羣影接華池生  
氣色風迴上苑借氤氳移根礪礪凌寒雪偃蓋垂  
垂拂曙雲爲憶栽培難報稱願持楨榦奉明君

送吳太史冊封楚藩

楚天西望路悠哉絳節眞從霄漢來分土自勤

明主意采風方試從臣才長江抱日寒聲轉大別

盤空遠色開鸚鵡賦成應不羨知君授簡向平

送楊太史冊封周藩

翩翩一節發河湄樽酒驪歌戀所知楊柳石橋風  
半度榴花驛路雨新滋城開白苧遊應數業擅青  
編自可期君到吹臺勞借問棟雲碑蘚至今垂

送史太史冊封代藩

清朝文軌萬方同地盡雲中總漢封茅土又崇昭  
代禮咨諏兼藉使臣功抽毫色借恒山勝揮麈雄  
爭大國風回首停雲相念否祗憑篇詠托高鴻

書太末方翁卷

湖海翩翩學米真多君談笑出風塵江邊鮭菜供  
新饌門外龍丘結近鄰地盡崢嶸開老眼天容峒  
嶼乞閒身心知亦是嚴陵侶不用桐江着釣綸

書逍遙游卷

中原誰與豁雙眸乘興真成載筆游笙鶴九天瀛  
海路鶯花三月帝王州蘭交每向雲霞締藻詠多  
從水石留擬問道遙君莫惜榆枋今日不勝愁

題戴生卷

莫道函關紫氣收荷衣縞帶亦仙流年時未薦三  
千牘海上真成十二樓鴻寶有書堪豹隱青山隨  
地卽菟裘憐予不淺盧遨意何日相從汗漫遊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一首

一曲驪歌酒未闌使君衝暑出長安雙旌曉入燕  
山色六月霜飛楚澤寒輦下詩名堪自起篋中疏  
草待誰看也知戀別須臾事明日風塵把臂難

送董職方秉憲衡州

地盡荆南驛使催翩翩驄馬漢京來十年奇策高

華省一日殊方仗異才入部星連三澗動行春花  
傍九疑開離居不淺停雲思莫道衡陽少鴈迴

贈高子大

三載都門見客星一麾聊復慰飄零  
度南夢杳春雲白薊北愁深夜雨青  
百里已看推製錦諸生猶自讓談經  
亦知不染風塵色盡日垂簾戶半扃

贈李光祿

花引鳴珂入建章蕪陰猶憶對清揚  
宮衣錦借明霞色鑄宴春浮湛露香  
天上彩鸞看羽接署中白

馬望顏行枇杷屬句還誰似知爾詩名在柏梁

送華兵部還錫山

卽看奏最入楓宸暫作閩江畫錦人  
槐市樞衣多雋士菴廬借筓亦儒臣  
三千里外青霄路十六年來白下春  
莫以過家紆攬轡姓名高揭御屏新

送葉生讀書栖霞

暫寄徵君江上廬寒雲靈草伴幽居  
黃衣未出青藜火白下先窺玄晏書  
到處天巖吹玉篴有時月磴駐巾車  
散花歸夜門徒聚應覩新篇起予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紫禁朝天拜舞同，千門曙色隱曈曨。  
即看玉帛圖王會，況復班聯似魯公。  
春轉龍旂開羽仗，日高仙掌麗芙蓉。  
御屏隔座他年事，青史班班有世風。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高齋涼動雨新晴，有客開樽傍鳳城。  
當戶川原相映帶，入秋雲物倍鮮明。  
榴花偏媚閒居賦，蕉葉能傳出世情。  
翻怪周顛多愛染，漫持麈尾話無生。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漢京秋八桂，翻爲汗漫遊。  
豈謂爲遊，山水勝中州。  
薇堂載酒，松陰合風流。  
詩片月流，應似昔人成。  
二始還都芳詠，至今留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白岳崢嶸天下奇，十年參道有心期。  
寧知竹史書鱗日，猶是雲山夢鹿時。  
烟煖瑤壇丹竈熟，雨深簾洞藥苗肥。  
何當一訪仙靈窟，布襪青鞋信所之。

送馬侍御

指點青山歸興濃，白雲隨杖入秋風。  
共憐岐路從

今別無復簪裾此會同西渡仍隨來日鶴南人爭  
識舊乘驄曲梁知爾揮金處水接拳河月滿空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  
和一首

來尋古壁舊題詩綠樹朱幡擁廟扉刺有谿毛羞  
野老更無山鳥怪儒衣講堂重覩圖書盛畏壘還  
增俎豆輝絳帳門生今白首逢迎莫避隼旗飛

高龍南生日一首

提封百里卽蓬萊遠眺羣峯四望開單父一琴兼

吏隱王喬雙鳥見仙才相逢擊壤歌風日況是飛  
章奏最回莫惜杯觴頻獻壽巡檐索笑有官梅

贈楊茂才

結髮爭馳翰墨場如雲詞客儼趨踰蓬山未售湘  
靈句藜閣時分太乙光塵世風波飛鳥過江鄉日  
月著書長白頭莫厭當筵醉酒綠山青橘柚黃

書淨輪卷

相見飄然自不羣丰姿玉雪鶴精神盤山有路容  
飛錫蓬戶無交忽遇君夢裏筆期生五色胸中鏡



懶拂重塵他時只待參方徧要看空門一角麟

李築巖生日一首

年來解組臥烟霞滿眼交親語笑譁推長社筵今  
幾席分春山縣舊千家清都有約遊應數白晝無  
營夢亦嘉況是龍河稱壽地樽前處處足鶯花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危機知不到漁竿千里猶勤命駕看京國幾回驚  
按劍鄉園何意共憑闌情高不逐風波轉歲晏空  
悲鬢髮殘珍重故人相慰藉敢言門下有任安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荅

曾憩蘭皋共放歌歸來還喜得羊何廿年去住身  
無定千里音書鴈少過湖海尚憐朋舊在風波翻  
覺市朝多疎簾清簟堪同醉莫問門前有雀羅  
歸來三載臥林丘誰復墻東一見求青桂再逢招  
隱士白雲真署醉鄉侯共披萍藻知魚計滿放菰  
蘆伴鶴遊樹色漸稠鳴雨急未妨長夏甍淹留

許南珍生日一首

閱遍春風六十迴鶻冠林際日徘徊閒曾荷鋪尋

黃獨時復開樽對早梅好句剩堪驅鮑謝微言何  
必減宗雷赤山舊有鄰翁約已拚披雲共草萊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江天無盡片帆開飛錫翩翩二妙來滿望慈雲連  
白社從知法雨自黃梅月明瓜步寒潮下木落山  
陽過鴈哀最喜許詢身健在相攜同上妙高臺

壽崔母

誰能萊綵易朝簪瓊菽爲歡意亦甘手撫貞松憐  
愛女自栽諼草號宜男鳳簫猶憶丁年恨熊膽時

從午夜探莫畏人知耽燕處賢聲今已動江南

九日登謝公墩

九日同尋謝傅臺爲乘秋爽覓徘徊城邊樹擁荒  
墩出天末江浮疊嶂來白髮自隨漁弋老黃花還  
傍薜蘿開酒闌莫奏桓伊笛木落寒空過鴈哀

送包彥平還秀州

千里霜飛落木初客心一夜憶尊鱸到來曾擅吳  
都賦歸去應成越絕書鴈底風帆橫極浦雨中烟  
草過姑蘇南枝莫惜頻相訊知有梅花滿故廬

贈陳純甫

秋風曾繫季鷹思，意盡投冠不待期。  
宦味有如鷄肋薄，賞心偏覺蟹螯宜。  
可憐月澹花明夜，況復當歌對酒時。  
自是貞元能賦客，含情愛殺柘枝詞。

冶麓精舍燕集

山園雨霽敞簷楹，況復波光面面迎。  
座有樽壘同北海，客言詞賦半西京。  
千章灌木寒沙嶼，一部清商落冶城。  
王謝祗今遺跡在，將因文酒慰平生。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閩兄觴之因賦二詩

曾叅仲叔懸弧燕，爾亦相隨到六旬。  
曆尾支干今更數，牀頭醞醪未全貧。  
風光坐惜垂垂老，世路旁觀局局新。  
弟勸兄酬聊自慰，不妨同作醉鄉人。  
十載金閨載筆行，殊方玉帳盛談兵。  
龍駒我自推持論，驃騎於君未減名。  
家有橘奴貧亦足，世同蕉鹿夢何驚。  
北窗五月堪高臥，風送青溪處處聲。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魚軒容與向菟裘，恩詔新來出鳳樓。  
家有青箱推北地，門多畫戟冠南州。  
稱觴朱履皆三事，繞座

斑衣半列侯最是德星尊寶婺光輝平傍紫霄流  
憑虛閣雨中秋望

斷塔稜層過雨痕蕭然秋滿給孤園雲屯殿角寒  
鐘咽潮浸城根遠嶼昏隨俗杯盤虛永日媚人梧  
竹隔頽垣梁臺宋苑消沈盡猶有殘經鳥自翻

天闕山

雙闕躋攀石磴斜古祠叢木亂飛鴉夜深青嶂初  
逢月秋老丹楓亦當花坐傍毗耶聊命酒夢醒天  
漢一乘槎山僧解說前朝事紺殿雲陰鎖翠華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草長江南鶯亂飛看花未與賞心違臨流幾樹垂  
垂發有客能歌緩緩歸膩雪欲回雙靨笑淺霞偏  
上五銖衣王郎可是相尋晚桃葉桃根白板扉

巨源宴坐齋

宴坐高齋遠世氛石橋烟月對殘春一從海岱諸  
王後重覩毗耶長者身心喻蓮花知解脫手披貝  
葉見清真因緣幾欲相酬問辯慧如君未易親

蓋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移居近接鳳皇村  
况復吹簫得侶新  
選勝不離行樂地  
當杯長傍可憐人  
紅珠斗帳香殘夜  
金雀屏風醉後春  
却笑楚臺詞賦客  
雨雲翻憶夢中身

冶城送蕭卿北上

暫向蓬山問解攜  
幾年山館學幽栖  
牀頭醜醜勞斟酌  
座外林泉困品題  
經眼物華長路換  
會心朋輩後遊稀  
雲霄不盡飛揚意  
芳草王孫何日歸

至日登齊雲巖作

殊方白嶽擅崔嵬  
至日攜筇與客來  
一氣自隨葭管動  
羣峯還對酒樽開  
手扶帝座層霄逼  
望入吳門匹練迴  
笙鶴滿空人語寂  
祗疑身世在蓬萊

涌泉庵

石磴盤雲鳥道通  
一庵宛轉翠微中  
浮生冉冉僧初老  
時事紛紛夢已空  
過雨梅泉翻淨碧  
得霜楓砌墮危紅  
何當長此觀心坐  
茶燕爐熏午夜同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奏最封章達上京  
卽看飛詔出承明  
安劉久繫中朝望  
借寇偏深聖主情  
一水烟嵐開晚照  
萬家

鎖鑰壯重城漢廷司隸還元禮謾謾龍門避馬行  
黃安兩見絳帷開白下重經繡斧來記室半傾槐  
市士戈船親擁羽林材鯨鯢夜偃頰看劍鼓角秋  
閒一舉杯爲問法星干氣象輝輝芒采動三台

松風堂燕集

迢遙門巷似陶君也傍青溪臥片雲一曲壺觴開  
暮色百年林壑屬秋分庭虛松子經時落坐久風  
聲隔葉聞未必吹笙能勝此盤桓聊共倚斜曛

喜何司李蒙

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溪汗新頒下玉除歡聲一日遍寰區爲聞殷帝能  
開網不道鄒陽解上書夢繞園扉驚未定氣回寒  
谷喜誰如明珠欲報知難稱况復承恩奕葉餘

賦贈望峰董郡丞

早從霄漢起功名未合滄波老濯纓萬里橫戈妖  
氣淨一官高枕楚江清躡危世路剛腸在感慨流  
年髀肉生終是樂羊能悟主謗書消盡薦書行

劉司成幼安祈母筭於真館感芝蓮之瑞爲

作二詩紀之

煌煌欲滿上清居誰遣芝房帶雨餘自以一誠回  
帝鑒坐令三秀擁潘輿赤莖偏媚宜男草青蓋時  
過反哺烏爲問南陔曾紀孝高風還讓昔人無  
禎符一日顛江傳玉井移來十丈蓮賸有仁風翔  
異卉定知精意動高天筒將壽酒香偏劇花傍萊  
衣影倍妍從此六千三萬日玉堂長見拜恩年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客喧隨夜寂無人覺往還愁心淹獨坐桂子落空

山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小軒睡起餘聞凭烏皮几白雲自往還相見窗戶  
裏

牙籤三萬軸捕架有餘清一几當軒坐居然擁百

城

今人讀古書不見古人面古人面難窺何況心一  
片

鳥啼春晝永明月夜窻妍萬籟于焉寂知君契妙

落花米得轉字

尋梅來水上水與流杯轉不惜杯行遲祇恐花如

霰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壯歲飛蓬過浮名春夢空惟餘看花興還與少年

同

刻竹

婆娑竹數竿檀欒足容與颯然微風生暫忘人間

暑

杜日章烟駕園八詠

虛白居

以我夢寐勤不逢古人面惟應虛白心千載暫相

見



研沼

曙光散疎簾墨氣浸淨几  
涓涓研滴中似有蛟龍  
起

筮室

著牀盡日閒高臥古城曲  
難將擾擾心一就君平

卜

筆格峯

疊石爲假山雲氣亦裊裊  
三峯互低昂髣髴見蓬  
島

茶寮

滯緒勞難理靈芽味自長  
殷勤就君語一酌  
涼

雨花窗

鵲爐相對焚松麈君自捉  
閒窗語不聞晴空萬花  
落

鷺闌

沙月上猶淺城雲晚漸多  
黃庭書欲就有客換籠  
鷺

日暖長隄綠榆谿水接天朝朝載書畫疑是米家  
船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

千樹萬樹雲嵐舍北舍南烟景高陽有客晨過小  
徑無人晝暝

啼鶯寂寂深樹乳燕喃喃短檐清言何慙荀粲濁  
酒況對陶潛

竹塢松關自在楚鶴孤雲等閒門外青山正好雨  
中白足將還

舟橫遠浦斷岸鴈度長汀晚霞欲采蘋花相贈澄  
江冉冉天涯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  
林猷石煎茶

蒼筤林東短墻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  
澗無人水香

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脉  
脉蘿村浣紗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桂殘月斜襟解微聞薜蘿  
昏半卸檀霞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  
花不礙維摩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  
人先探春回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白雪朱絲調最悲  
人間能得幾鍾期  
于今草閣遙相憶  
江漢風流自一時

弦歌聲斷鳥空喧  
舊事淒涼不可論  
客散小園花自落  
蕭蕭風雨近黃昏

風雨蕭條五月寒  
吳綾夜擁坐燈殘  
長江一別知音盡  
此地何人意氣看

寄潘朝言二首

長風五月下江船  
愛爾新詩錦字傳  
今日文園秋草裏  
相如賦就好誰憐

垂楊裊娜可憐生  
猶記長干綰別情  
落日半江風雨合  
蕭蕭一騎下孤城

海棠二首

童子鋤雲晚自移  
繁花猶帶水邊枝  
莫言貧病渾蕭索  
添得紅芳照酒卮

一自星槎海上通  
幾株零亂委東風  
空山棄置緣

誰妒不學蒲萄入漢宮

送別

青天無盡水潺湲  
兩岸鴻聲慘客顏  
年少不知離恨苦  
醉乘風雨下三山

爲陳子野作三首

五柳青青醉裏春  
雙眉長向鏡中新  
知君亦有閑情賦  
無那腰肢解惱人

五柳亭

莫道先生懶是真  
酒杯聊自抵風塵  
青雲未必無知己  
白眼那堪對世人

懶真齋

老去探春醉幾回  
幔亭遙寄白雲隈  
謝公已去風流在  
重見當年翠黛來

幔亭

別克明

一見風期暗自親  
相看落日又離羣  
滄江亦有無窮意  
祇恐梅花難寄君

宮詞

幾樹桃花露井紅  
夜闌無語立東風  
君王漫自思傾國  
却把題評屬畫工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飛花淡蕩燕呢喃  
千里靡蕪綠正酣  
自是傳經風格在  
又攜絲竹過滇南

共指昆明舊使君  
翩翩繡斧出天門  
重遊多少風雲色  
莫道炎荒不是恩

洱海繁華春更濃  
點蒼山色萬芙蓉  
何人日御輅車出  
坐斷西南第一峰

搖落相看十二年  
白頭心賞共悠然  
論文自愛懷中璧  
說法真成火裏蓮

獨抱瑤琴閱歲華  
高山流水漫相夸  
憑誰更覓鍾

期耳風雨空山老伯牙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春到黃梅萬樹紅春流曲曲盡朝東谿頭賸有胡  
麻飯疑是神仙古洞中

望望清川帶薄長無人溪館晝生涼日高槐影侵  
衣桁風靜松花落筆牀

丹楓幾樹隱漁磯節近重陽蟬半肥一臥斜川知  
歲久陶潛曾是黑頭歸

四望同雲人影絕千章落木鴈聲沈釣竿欲卷簑

衣雪門外寒潭深又深

詠上苑桃花二首

無數穠花禁苑西啼鶯寂寂樹高低東風開落無  
人見驚怪仙源路易迷

幾樹夭桃隔苑墻不緣春日鬪紅芳從教結子三  
千歲擬向瑤池獻玉皇

讀史四首

一自冥鴻濟北歸報韓安漢總忘機可憐辟穀窮  
山日猶爲儲皇定是非

彫弧白羽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  
莫問霍家兄弟衛家親  
蛾眉雲鬢入時工紫鳳簫聲雜晚風一夢吳王應  
莫寤花枝平壓館娃宮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事非兒女不知人  
意遠夜深唯憶泣牛衣

湧泉庵得南字

春來遊興滿江南佛窟僧廬取次探雨劇風狂渾  
不厭一樽相對湧泉庵

送馮正子還四明

長風吹送錦衣歸一日登臨願不違我亦題詩君  
試問藕花烟艇六橋西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燕市悲歌舊酒徒幾年蹤跡滯皇都何人爲理將  
歸曲一夜愁心徧五湖

草如衣帶柳如腰春到西湖景色饒愛爾年時歸  
去好放舟頻過望山橋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朝奉天書意氣雄卽看談笑淨蠻戎歸來更畫麒麟閣君是中興第一功

七首魚文粲雪花鳴珂寶馬出龍沙匈奴未滅恩難報不擬回頭却望家

海馬長嘶寶劍雙邊人猶自說劉江滄波夜斂鯨鯢伏火照和門又受降

從征飛將佩并刀草檄門生自彩豪 聖主好文兼好武逢時莫比漢皇朝

### 葵花

絕壑青溪一徑深戎葵豔豔夕陽沈雲低霧濕無人見寂寞空銜捧日心

### 口號

陶令五男能共隱彥升三子不聊貧可憐百尺樓居者亦作求田問舍人

###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方平龍駕自蓬萊子晉吹笙鶴背迴誰謂海東桃未熟恰當七十度花開

隱之賣藥華陰道魯望爲園顧渚中城市林泉無

約束了知身世亦墻東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少小攤書尚宛然白頭相對臥蒼烟大千沙界無  
窮壽先占秋光七十年

賴有殘雲爲發機謝墩高處杖藜歸眼前一片瀉  
山色總是晴嵐與夕暉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水晶簾隱繡匡牀萋萋芭蕉逗晚涼手撫龍雛成  
一笑不知清蹕幸昭陽

講師極公之蛾眉

兩度簾前賜紫衣談邊玉屑倍光輝 皇恩已許  
無拘繫一任凌空錫杖飛

深山六月停飛雪惟有蛾眉古道場不是朗公行  
脚後幾人心地得清涼

劉承烈先師晚歲傳衣弟子也頃同志葺師  
祠甫成而君至相與論道其中數日別去贈

詩四章

爲築新堂一妥神先師遺跡未應陳傷心千里扁

舟至同是山陽笛裏人

濯之江漢曩秋陽老我師門愧望洋何事曾參能  
一唯機鋒偏屬少年場

四載歸來坐欲枯憑君何處覓真吾風簾忽引茶  
香到一片冰心在玉壺

觸眼梅花歸興新流光偏感旅遊身一樽縱是逢  
深雪猶及江南二月春

子真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絕句  
露下丰茸其晚吟秋光八十九回深風流可是輸

張翰滿目寒英如散金

廣除霜色夜飛迴碎影浮香落酒杯自是竹林風  
味在一樽還待阿咸來

蒼崖圖

千尺蒼崖倚白雲畫圖猶得挹餘芬可憐滿耳陽  
春曲都向鄰家笛裏聞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

幾度來登多景樓妙高臺上豁吟眸長江如練山  
如畫爭看仙人紫綺裘

羣峰江上帶斜暉  
林木深深鎖翠微  
問俗不須乘五馬  
喧喧簫鼓畫船歸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曾燕瑤臺十二峰  
酒狂謫下蕊珠宮  
紫霄不厭重來晚  
便拍洪崖駕彩虹

昨夜曾過玉女家  
滿身環佩帶烟霞  
歸時更按遊仙曲  
醉踏層峰弄月華

唱徹天雞日漸高  
人間生事細如毛  
深山忽現金銀闕  
知是仙班散早朝

參山渺渺接天壇  
雲影松聲滿路寒  
欲問高人行道處  
花深時聽一鍾殘

古殿陰森山木春  
月明分踏玉階塵  
好同簷下焚香坐  
閒看人間夢裏身

一自尋真人紫微  
醮壇風冷碧桃稀  
冶城亦是仙靈窟  
鸞鶴冥冥更不歸

劉生

縱博漫言能結客  
報讎誰復肯忘家  
驚看太史傳書至  
君是當年古押衙

談笑東夷指掌餘腥風瀚海泣前魚長纓未繫名  
王頸腸斷和戎五利書

幾見沙場殺氣高歸來戰血浣征袍十年破篋平  
戎策自掩衡門看寶刀

題查養晦真二首

虛名世上一錢輕八極神遊元化城笠底數莖新  
白髮不隨春草鬪輸贏

行蹤不與世相關散聖婆娑淩水石間忘却天瓢待  
霖雨一龕香火梵王山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斷橋流水樹離離雲滿青山風滿池猶憶玉堂揮  
彩筆亂峰殘日雨來時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六

詩餘

百字令

戴竹塘壽館甥李汝節索賦

采江江上謫仙踪景物依然清絕雪片梅花茅屋  
底老子風流元別勾管烟霞平章泉石贏得頭先  
白壽筵開處不知今夕何夕莫惜歌板舞裙試  
教騎鶴去約樽前月我爲山翁拈彩筆一掃龍蛇  
千疊冰則添清玉還增潤共賞椒花冽從今仍記  
一年一歌新闋

虞美人壽王守原母

牡丹三月開時候瑞靄芬清晝玉釵寶鈿耀人明  
問取誰家此夕宴長生 休誇王母蟠桃醉原是  
君家事飛瓊不必鼓靈簧添箇仙郎來舉萬年觴

水龍吟

徐松山七十

繞山多少蒼松與君似個忘形友閒庭千樹長見  
青青如舊翠聳層霄濤翻巨海幾番回首到年年  
此際葵花席上爲君祝如松茂 金印不須如斗  
看斑衣舞破清晝依然再見徐卿二子鳳馳麟走  
世事紛紛我評富貴不如杯酒待從君小飲八千  
餘歲共莊椿壽

點絳脣壽前人

軒冕文章肯教換却樽前醉脚根如繫不到長安  
市 若問生涯笑指山深處雲鋪翠虬龍滿地有  
箇松千樹

滿江紅送李韶州

草色茫茫一杯送天涯行客還自惜社蓮冷落豈  
堪輕別舉目狼烟迷四野東南民力今方竭笑賈

生扼腕吐狂言如椽筆 蒼生淚吾空滴芻蕘語  
君須識看買牛賣劔坐消鋒鏑百粵溪邊千疊浪  
清涼山上三更月歎等閒萬里路漫漫長相憶

江神子贈別

西風吹袂弄新晴月籠明小梅橫席上孤琴又作  
斷腸聲人去青山衰草裏憑誰共遶花行 強拈  
綵筆賦離情憶平生到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  
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談傾

無俗念丙寅中秋作

塵世勞勞能幾許問甚誰優誰劣夔龍曾史湯張  
皇等是肖翹生滅蠻觸交爭螭螟共鬪石火驚消  
歇何事橫波黑海無端輕涉 曾如四望山頭三  
江磯口同賞中秋月十二樓臺三千蓬島來往神  
仙宮闕讀罷靈文吸乾金醴兩腋清風發此樂無  
窮記取向人休說

滿江紅戊辰五日

滿眼繁華纔瞬息菖蒲泛綠彈短鋏青蛇三尺伴  
人幽獨名酒欲圖今夕醉不堪重把離騷讀歎風



流千里阻關山人如玉 將矯矯飛鴻鵠還寂寂  
羣麋鹿苦遭他鄧禹笑人難足人去孤雲無定在  
愁來萬縷長相續最無端明月倚黃昏闌干曲

水調歌頭薛鑑泉六十

萬事成一笑不用苦思量君看此世幾許事業令  
人忙富貴倘來何物一似兒重鬪草無處好爭強  
輸却薛老子白首任徜徉 獅山畔泉如鑑酒爲  
鄉好約舞裙歌扇日夜對瀟湘五十九年皆夢何  
似醉眠風月吟弄少年場人生行樂耳記取鬣毛

茗

菩薩蠻

錦書曾寄相思恨書中說著來期近紅藕幾迴開  
扁舟猶未來 欄杆凝望處一帶山無數可是不  
禁愁西風桂子秋

朝中措朱怡松七十

亭亭幾樹戰西風若個與君同瘦骨逢秋更爽蒼  
顏帶雨尤雄 青青不老待千枝萬葉要看摩空  
我摘松花爲壽一杯笑倚虬龍

又夏令人七十

幾枝丹桂艷秋風還憶昔年中宴罷鹿鳴歸去麻  
姑席上初逢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  
願一杯一歲從今數到千鍾

念奴嬌詠蟹次東坡韻

新秋雨足喜今年又見水鄉風物憶昔甕頭人不  
見一笑猛驚鄰壁滿殼堆金雙螯劈玉味勝經霜  
雪罇前檢點海鮮君是魁桀 還想口內雌黃胸  
中甲冑空有雄心發吳越兵戈指顧間眼見橫行  
俱滅何事龜蒙區區作志校量爭毫髮世情如夢  
持杯且問明月

滿江紅壽高西野翁八十

華髮翩翩怪長見兩眉陰德那又是飛來鳳詔玉  
皇金闕曾記幾家炊火斷賴君扶起千人力更詩  
書萬卷有佳兒如椽筆 燕山竇靈椿發會稽謝  
蘭芽茁且一觴一詠野城西側已拚含飴弄孫子  
更憑戲語嘲風月任人生七十古來稀如金石

菩薩蠻

梅花坐對天如水月明千里人千里莫上最高樓  
長江生別愁 百年今夕會且共罇前醉明日又  
離歌天涯柰爾何

念奴嬌已巳中秋

水晶宮殿儘深沉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  
上一片團圓皎潔吸盡瓊漿奉殘玉樹況是寰中  
桀徘徊眺望滿懷相對清徹 爲想此夕從來幾  
人吟賞轉首都消滅過眼蚊蚋那足問誰箇肝腸  
如鐵我欲乘槎扶搖天上逸興方超絕倚闌長嘯

一聲吹斷橫笛

水龍吟壽徐荆堂

世傳荆樹風流到今誰是田家叟徐卿堂畔紛紛  
又見紫雲如繡幾許清風四時和氣藹然春晝笑  
別園桃李東塗西抹不如意常八九 爭似堂中  
老子壽筵開兩行歌袖人間得意千紅萬紫總歸  
烏有我見孤芳亭亭如蓋滿庭依舊把花枝笑問  
此身長健莫須辭酒

水調歌頭友人四十

我歌君莫起一語試相開造化小兒無定何事苦  
裝懷三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如夢覺春雷  
政恐不免耳消息逼人來舞裙邊歌扇底暫傳  
杯有日還乘駟馬負弩故鄉回且把詩壇高築況  
是酒兵長俊春半好登臺我懶尚能賦風月恣追  
陪

臨江仙董雙槐六十

手種門前雙樹子猛然千尺蒼蒼綠陰深處幾相  
羊追涼方竹簟看月小胡牀要摘天星三四點

靈查直犯微茫綺羅叢裏笑聲長更從今日醉三  
萬六千場

百字令吳封君六十

玉兔青芝雙白鹿誰獻壽筵珍物一簇溫柔香陣  
卷撩亂笙歌四壁仙吏持觴黃花插髻雅調裁春  
雪高雲錦席坐中多少英桀最憐龍馬精神風  
雲意氣猶向樽前發銀箭無聲更漏永紅燭萬行  
明滅世事雞蟲從教來去莫負星星髮腰纏跨鶴  
揚州且醉烟月

沁園春汪次嶽夫婦偕壽時子孝廉以註誤  
聽勘

伉儷同心我思古人其誰似卿有秦望朱公攜孥  
采藥斜川陶氏妻饁夫耕練水蘿山藏名訪道等  
是嶽崎歷落人筵開處放壽星光采雙照門庭  
兒曹夜雨青燈曾閱盡千秋幾廢興豈屠龍妙手  
終教落落如蠅讒口空自營營擊豕烹鮮高吟長  
嘯衝破愁城仗酒兵需時耳看眼前碁局未定輸  
羸

蝶戀花題萱石長春圖壽趙恭人

堂北深叢枝裊裊暈粉揉紅貌得宜男草更有長  
春花最好嫣然不怕春歸早花際隗俄山石峭  
特地青蔥點綴蓬萊島秀骨蒼顏能自保千秋欲  
其人難老

滿江紅丘節母五十五歲

五十五年道容色于今益少曾坐閱幾番霜露幾  
番昏曉凜凜共姜千載誓明明孟母三遷教喜初  
筵穀日景風來梅開早家正在紅雲島客爭獻

如瓜棗望層霄婺女一星高照日後定知長富貴  
胸中不着閒煩惱任悠悠滄海更揚塵人難老

百字令宗侯魯瞻兄弟賜名賦贈

吳徐兄弟皆國初御

賜名

金昆玉友看龍種自與清門夙別幾載天潢分派  
後占斷舊京春色青社身遙丹霄望切未覺恩波  
隔一封朝奏嘉名肇錫金闕 曾憶吳有良禎徐  
更輝壽盛事人傳說何況雙雙標玉牒題處自天  
猶濕驛騎星馳簪纓輻湊莫放杯行歇燭花紅墜

滿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疎寮短屏任南山射虎封侯  
心在遼東化鶴練藥功成自愛鷓鴣一枝長足不  
學蝸牛戴屋行林深處對蒼松雪嶼白鳥烟汀  
傍人抵歿經營似揀盡寒蘆宿又驚看須彌芥子  
同爲世界枋榆九萬未問前程壁寫滄洲襟題漢  
上等是風瓢過耳情頻舒嘯歎古今達者惟有莊  
生

水調歌頭贈姜鍊師

冶城堪極目非霧亦非烟飲中長嘯欲騎赤鯉上  
青天稍進金盤麟脯指點嶺雲江樹遼鶴幾時還  
何處參真訣雙頰老猶丹 訊神仙殷七七許閒  
閒黃梁未熟相逢都在夢魂間豈意囂塵濁世卽  
是三山蓬海覺寤總非難石髓君休覓一笑出槐  
安

蝶戀花

春到園林知幾許昨夜疎疎過却催花雨白鶴蒼

松饒意緒徘徊如勸金杯醕 五老翩翩皆勝侶  
三素雲中時約朝真去要與龍江春作主千秋常  
向層樓住

賀新郎李葛陽六十

倦整摩空翼早歸來婆娑松菊按行泉石落落元  
龍湖海氣突起高樓百尺長臥對葛陽山色薊北  
句傳清夢遠更嘉禾滿地棠陰碧多少事總陳跡  
玲瓏牕戶青紅濕怪羣仙翩翩欲下珮環聲急  
醉舞半參鸞鶴影漏泄蟠桃消息將進酒紅牙齊

拍未說蓬萊三萬里看百年且自佳眠食吟弄處  
有椽筆

百字令贈杜日章都護

輕裘緩帶又東風淡蕩玉關春色一日題書來白  
下滿目琳琅金壁槩底成詩楯間草檄袞袞烟波  
出等閒遊戲龍蛇一掃千疊遙想花月嘉辰搢  
頤何事對玉泉寒碧肘印從教如斗大未減肝腸  
似鐵壯志封鯨長才倚馬直向燕然勒翩翩露布  
看君飛奏瑤闕

菩薩蠻壽向孺人

誕辰恰是新秋日小堂已有涼颼入鬢綠未成絲  
心閒景自遲藕花迎露笑淺水飛螢照莫惜緩  
持觴斑斕舞袖長

賀新郎劉近野八十

南國秋容斂乍涼生垂楊院落拒霜池館冉冉嘉  
辰將七夕百尺簾顏半卷稱慶處酒頻勸世路邯  
鄲堪一笑耍稚川編入神仙傳晚天淨壽星現  
鼎中靈藥曾親鍊又何須五龍岡外百花橋畔一



派清商皆福地不限水遙山遠看萬里倚空長劍  
欲謝時人輕舉手待驂鸞早侍蓬萊宴憑指點海  
清淺

南鄉子王少渠五十

春風一夜動梅鬚五十行年樂有餘勝事只憑詩  
管領須臾題徧方山與石湖一曲倒金壺醉後  
偏宜翠袖扶要摘明珠三四顆相呼同看屏風百  
子圖

鷓鴣天胡巨溪夫婦偕壽八十

九子英靈自昔傳當時曾墮兩飛仙有官不就方  
爲貴到老成雙世所賢瓊液泛寶熏然逢春樂  
事浩無邊木公金母知何處平占人間五百年  
乙巳纔過丙午來後先八十巧安排夫妻穩作栖  
鸞伴親友誰非賀燕才紛紛綵服豔金杯緩歌慢  
舞不須催十年一慶君家事更擬筵開十數迴

壺中天題松苓桂子圖贈朱明府

山圍畫障看寒松迎曉風弄晴碧鬱鬱枝柯長不  
改影蔭圖書四壁龜甲屏開蝦鬚簾捲瑤草生秋

色烟消水國歡謠爭擁詩伯 會見一片生香蟾  
宮分種都與人間別爲是千家清照裏共道恩如  
明月口口碑傳黃封詔卷逶迤來雲北金樽滿汎  
華堂且醉今夕

滿庭芳陳孺人七十

玉露橫空晚風薦爽銀河涼影西流輝輝寶婺一  
點照南州潑灩光凝醖面稱壽處月璧燈篝羣仙  
會金盤麟脯清夜美遨遊 況風流令子才高鳳  
沼名動龍樓似康衢千里蹀躞驂騑好待朱轡丹

詔明歲裏直下螭頭蟠桃燕紅顏鶴髮幾度醉金  
甌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七

崇正堂答問

秣陵門人

許吳儒  
馬逢暘  
記



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  
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  
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  
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問孔門論仁何以各各不同先生曰孔子所答雖

人人殊然看其題目却只是問仁故克已復禮仁也敬恕仁也詎言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也無處非仁無處不可體仁所以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仁也不知聖人是隨機指點却謂因病而藥雖若無害於理然於本旨有何交涉

問韓子以博愛爲仁固是不切宋儒或言公或言生意或言覺鄙意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殆古之遺言還是覺字更親切先生曰此皆測度之言測度無益果能潛心體會久之築着磕着自有得力處到此便以公名之以愛名之以生意名之無所不可不然便覺之一字亦是話柄

先生曰李漸庵先生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度之不暇何憎惡之有當時耿先生甚賞其言

先生曰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求尋明眼人直下指出便歸本家鄉更有何事耿師語余曰余學實自仲弟子庸發之予以行人還里中仲弟適自遠方叅訪歸意充然如有得也余時與彭東峩

所賞錄原 卷四十一  
刻厲爲學仲弟意不然曰聖賢千經萬典其要語  
頗不多諸汎汎酬應之言不足究心余訝曰何語  
爲要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語最要余未  
信然學道久苦未有入處不能無疑一日晨起就  
問曰孰爲中弟舉手示之余豁然有省後以語人  
亦多開悟者

耿師嘗論道義由師友有之人儘將此身心頓放  
師友中道在此學亦在此矣殷宗伯一日問之曰  
道本淡然今以交情濃豔爲學可乎師曰人之情  
非濃於師友卽濃於嗜欲吾欲以此而易彼奚爲  
不可五倫惟夫婦之情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  
友之情易離故下一交字蓋親仁依仁真聖門第  
一義也

耿師一日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  
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如子  
官名知縣不名能縣豈亦有所遺邪蓋此知字未  
易承當如一縣窮簷蔀屋之下其艱苦疾痛無不  
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

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祇爲門面計回思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徐侍御巡鹽淮南聞王東崖先生先遣人問以克已復禮之義視其學識如何然後往訪之耿師聞而笑曰克復之義不離彼此當下如侍御欲訪之心真能好賢樂善無一毫勢分之意夾雜其中卽侍御之克復也如東崖承當家學真能與人爲善無一毫躲閃之意夾雜其中卽東崖之克復也若但以言句發明總說得精妙與孔顏之旨何啻千里

耿師按甘肅回一敝篋自隨經關中董侍御以石經餽師喜而受之至役夫十數人行溽暑中汗淋漓不止師覩之惻然曰節用而愛人非經中語邪吾寶此厲民殆買櫝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多士就問欲窮經當何先師曰充此一念不蔽不渝是予之窮經已

耿師嘗言安成劉陽者未第時從遊於陽明先生踰時辭歸先生方鞫盜畢諭之曰桶賊池大鬚賊

魁也聚衆至數千訊其所以得衆者對曰平生遇魁桀人不肯放過萬方結託而後已如此三五輩嗣後不招而衆自集矣昔人云盜有道此類是也子往矣復來當視所友以驗學劉歸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得朋最多卒爲名御史云

問困知是下民如何可比生知先生曰困是大智量人知學道至急苦心求通如四面壁立無一罅可入窘迫至此忽然瞥地一下便與生知安行之人把手同行此豈下民所可辦若雖經此一番困苦未得徹頭卽自放下此與全然不學者何異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字最善摹寫憤悱氣象憤自啓悱自發心花自開匪從人得

問顏子何以不遷怒先生曰憶丙寅歲與友楊道南同游九華郡守尹來訪尹性卞急多苛政亦舉此爲問楊曰予惟患公之不遷怒也尹驚問楊曰公只知怒人能遷而怒已則善矣尹聞之默然久之竟以嚴酷罷

先生曰耿師校士曾有一策問道莫妙於一貫曾

子聞之遽曰唯至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却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子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對者不一余意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先生曰漸庵先生言舉直錯諸枉錯非放流迸逐之謂我只於直者舉之一等枉者但置而不用然舉者得人枉亦自化而爲直余謂觀子夏但言舉臯陶伊尹而不及放斥事則先生之言良然

問成人須兼四子之長又文以禮樂大是難事先生曰人各有所長禹稷契臯陶皆大聖人然禹不必兼稷之事契不必兼臯陶之理何況其他聖人言四子之長但有其一能文以禮樂便爲成人禮樂是中和之理今人一有所長便着色相稍有圭角稍有渣滓如何可言禮樂能於此消融得盡不失原來中和之體豈非成人近有節義政事表表在人者却肯虚心求友討論此學余曰此卽文之以禮樂也聞者不解余曰此人何等品格乃不自



以爲足孳孳好學尋常滿盈乖迕之意一旦消釋殆盡非禮樂而何嘉靖末余一姻家抽分蕪湖先是權使染指者多此君刻意洗刷夙敝一清差回詣余述其清節自以爲無前且曰卽公等講學亦豈能有加余曰君之清誠不能復加然講學者居之又自不同渠曰何處不同余曰講學者知吏不受賕是尋常事安得夸詡乃爾其人慙謝而去

問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如何爲化先生曰此化字說得極好曾中情識意見一毫消融未盡不可言化昔李宏甫曾問羅先生於余曰渠曾中已得乾淨否乾淨卽是化吾輩未易到此須從知非始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知其爲疵卽是滌除若以爲玄覽此物方耿耿於中如何能化曾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問旣是玄覽如何又要滌除先生曰此中勿論有得無得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

以不病

問潁濱以曹溪不思善不思惡之語論未發之中未審同否先生曰子虛心體驗當自得之不必於門面上爭閒氣向年傳順所與王麟洲見過傳言佛語多疵人何故惑之余問公於何處見得曰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余曰此絕妙語公何得惡之曰惡可不思善亦可不思耶余曰公雖自謂思善其實每日間還是不思善不思惡時多也麟洲擊節起曰得先生一言直指康莊紛紛分別心如縛得解甚快甚快笑謝而去

人須是識得道是何物學是何事如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將做天大事看其實無人不中和無時不中和識得時處處是道處處是學不然都無着落處

先儒言纔學便有着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爲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爲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

一友言自少卽慕先輩講學及特地往聽都不說及一道字只是尋常閒話而已先生曰麤言及細語都歸第一義此尋常閒話無不是道汝自信不及却別尋一理解方有抓壁不知道全解偏解生道喪

問色取仁而行違先生曰知性者舉手動足無非仁義何以取爲有取則有違故曰色取仁而行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也

問知天先生曰中庸一書無非發明此天字首言天命之謂性中言不可不知天誠者天之道天之所以爲天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舍此他求便屬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天先生曰今人謂仁義禮皆人力做出然人人相親便是仁相親中一有賢者自能尊之便是義親賢中不知不覺自有等殺禮卽於此生焉此等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非天而何此處不知一切應酬舉動皆是安排牽強豈修身修道者事哉

問誠爲天道何以有擇善固執之功先生曰擇者

擇此天道執者執此天道非天之外有人道也不  
勉不思從容中道正摹寫此天道欲人擇而執之  
耳蓋人有思與不思不思是善有勉與不勉不勉  
是善能擇此善守而勿失卽爲固執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皆指此天道而  
言

問四十五十而無聞是聞道之聞若以名聞言恐  
非聖人之意先生曰公語良是然此豈易事世有  
終身力學不得聞道者多矣余弱冠爲弟子員時

耿師以督學至聞余資稍近託史惺堂先生委曲  
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無忤也漸以修  
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略及於道詹孟仁偶問朝聞  
夕死之說先生詫曰吾曹滿身俗骨頭何敢遽言  
聞道一時聞者懔然余至今思之猶爲愧汗

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  
何先生曰人非自立不能得勝士伐木之詩爲求  
友作也必遷於喬木斯友聲可求如止於幽谷卽

有友聲曷從而至哉

問格物先生曰此不可於言句上求之昔呂與叔言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爲格物致知又云求其所以知是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

問談者言怵惕惻隱爲真心稍遲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是第二心非真心如何先生曰孟子言乍見孺子時未暇有內交要譽等心正見人人具足築着便動磕着便轉今人却轉看難了如呼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與夫

無受爾汝皆就人易見者提醒之最善指點處今人多模糊看過了問知皆擴而充之如何先生曰此心具足最苦人不自知果能自知則見孺子此心呼爾不受蹴爾不受亦此心無受爾汝亦此心以至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無非此心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擴充

問孔孟之辨先生曰昔耿師曾問夏雲峰雲峰云孔孟之學只是一般若以其詞氣觀之如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至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等處便覺不同耿師大以爲然

一友問孔子言一貫陽明先生所云良知只是貫處不是一處先生曰夏雲峰因友人論此問云如何是一處其人曰無聲無臭是也雲峰笑曰子謂良知有聲臭耶座人皆有省

雲峰起田野中却是一挺特丈夫擔荷此學甚力耿師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師爲之懔然

問索隱行怪於道固無當若遵道而行已是君子路上人何以孔子不爲先生曰此等皆是拋家失業向外邊走的今人但用功夫便落此兩路蓋於中庸見不真信不及須作幾許玄解幹幾許美事方算做道不知此中少加穿鑿少增意氣便是隱怪在不知道者或爲所傾動聖人豈肯爲之又有

一等取古人言行挨傍做去亦自以爲道矣不知有遵卽有違有行卽有止如何得不廢惟所謂中庸者無隱可索無怪可行無道可遵無學可學着衣喫飯之日用擔柴運水之神通無伎倆無機緘鬼神尚不能窺王老師天魔亦尋不着金剛臍其不見知固宜不求知故無悔

問依乎中庸先生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是中庸彼隱怪與遵道者亦何曾欠少只是自信不及向外求增所以反失之相傳白樂天作詩欲人易曉畜一嫗於家詩成輒以問之有不解應時改定今人學道只以愚夫愚婦爲師足矣

問韓歐皆不喜釋氏排之甚力其所得如何先生曰退之答孟簡書言與大顛往還以其胷中無滯礙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使其果爾何處更有佛法耶福田利益莫大於此乃謂非崇信其法以求利益又入其說而不自知矣永叔尤倔強晚聞富鄭公得法於淨慈本禮之甚恭以爲富非苟下人者不覺心動稍從願華嚴者問

其說不久遂下世二公於儒理本無所得其闢佛老亦慕孟子之攻楊墨而爲之耳非脚跟點地之人宜無特操乃爾

問佛說與孔孟畢竟有合否先生曰佛言心性與孔孟何異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論佛者惟此爲至當今闢佛者欲盡廢其理佞佛者又兼取其跡總是此中未透脫故耳

先生曰象山先生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殆必有說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此心空洞無物卽名爲道名爲極非無偏無黨之外更有王道也宋傅子駿云數句自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之言陸少游稱傅博極羣書其語當不妄

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踔絕然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處學舍衣衾不備夜



讀書每至達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卽以與同舍之貧者嘗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功夫安在子韶吾輩稱爲宗匠然亦嘗如此厲志否

先生曰龜山先生有言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余謂有所好樂有所憂患爲不正則知寂然不動之爲正東坡作賦云嘗於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其言可味也

先生曰劉元城先生嘗言學者先理會根本其他末節都閒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臥無處不是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一友問如何是根本先生曰連日所論皆是須汝自理會始得

先生曰胡安定孝行錄云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秬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

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栢妻孥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里人異之制滿還家䟽糲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司馬詹爲邑佐覩其卓行爲文以志於石此吾鄉行誼士也向嘗請於當塗補祀杜環等六人於鄉賢徐之當增入

先生曰程門嘗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分明畫出夫子模樣令人試思所得於古聖賢何如而一段粗鄙凌厲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愧死矣

先生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槩祇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熏然慈仁謂之君子此語亦善形容

友問程門每見靜坐者卽歎其善學故學者須以靜入先生曰謂學以靜入則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華存之言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當

因煩以領無耳因煩以領無一語甚佳不然未必靜之不爲邪也

問人能戒殺甚善世以爲出於異教必欲擴其說何也先生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乃爲舊聞所汨遂失其本心至此可哀也好生惡死物與人同傳言陳元植惠及禽蟲每食百鳥飛鳴於座隅人不盡信余園居嘗有鵲墮余前閱其傷於矢也爲手除之後方宴坐羣鳥數百噪於屋上心異之出視則一鳥亦被矢伏於地意求救於余也噫豈余之不

伎亦有信於異類者耶東坡有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鳶之患人能不殺則自近人其不敢近人者以其人甚於蛇鼠也吾輩當自省

友問學當見其大而已先儒言存養莫多事否先生曰學須有根本根本既得便要存養如種樹者已有生意灌溉之功亦何可廢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已無之獨有理義可以養心耳記曰斯須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

暴慢之心入之矣鄙詐與暴慢之心入之根本安在

先生曰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顏色近信也容貌遠暴慢也詞氣遠鄙倍也若三者舉無之亦何貴於道呂榮陽公嘗言學者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二友論學所見不同爭辨至面頸爲赤先生曰二君之言能互相取未必不爲益若因以動氣所損多矣二友乃慙服先生歎曰空華妄見定復何有乃不能曠然一洒電拂冰釋於無何有之地蓋勝心之難消殞如此

先生曰程子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循其言可以入道其實吾人契悟無不由此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古人皆以思爲作聖之路其來久矣象山先生言臯陶謨洪範乃傳道之書信哉

先生曰後生小子與之言此理易於透曉以其曾中虛明無物也一等意見之人便隔闕不相入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而然也意見之陷溺比之嗜慾更難洗濯哀哉

先生曰人之四端無不具足只緣不學都錯用却如德業不若人不以爲恥所恥乃在名位受享間豈不顛倒耿先生少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與行冠禮其人羞縮先期業自加冠矣衆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囚服訟於官先生謂曰昔恥行冠禮今顧不之恥耶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尚失所恥尚失所四字甚佳世之失所者不獨羞惡一端也

友人問顏子造詣已深夫子何故以克已告之先生曰象山先生言顏子非如他人之病所克只是些子未釋然處

先生曰人知薛敬軒公之篤行而已然其學以復性爲宗非淺淺者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皆名

言也

翁周野出守撫州先生謂曰撫多名賢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皆當表章之以風厲後學康齋雖不若兩先生之透脫其志向力量却甚大當景泰中朝已遣行人聘之非自石亨始也少省親太學敝衣草屨見者莫知其爲司成之子衣食不給躬稼以養視不善如探湯然嘗從楊洗馬學楊甚重之後居保傅累以書貽先生不答也此其自待爲何如謂其以亨之一薦爲榮真井蛙之見耳

先生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痺者麻木不自覺此病最難療也學全在自覺白沙先生言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友問論語一書畢竟何語爲要先生曰夫子隨處指示能體會之皆可入道以余觀之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已分明直截與衆人道破但夫子未嘗回避諸子諸子自當面錯過爲可惜耳子路語夫子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雖莊生寓言實與此章可相發

問未發之中既聞教矣發而中節謂之和有功夫否先生曰常人發於情有過無不及故曰中節者節其過也能節則和如喜怒哀樂少過則傷和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失節則傷和父子兄弟宗族妻妾不順則傷和此須善變理之至於變理陰陽以和天下直自此推之耳然非知未發之中者不能也

問妄念難除如何先生曰凡無而爲有曰妄如妄言妄見妄念皆是知其本無如夢旣醒豈更逐夢昔與李漸庵先生嘗論及此李曰諸妄填曾何得言無余曰公試自覓之李默然良久曰及根究之却茫無朕兆何耶因悟曰古云三心了不可得者此也自此心地開明日有勝進故曰思盡還源性相常住其如思之不盡何

問格物之說孰是先生曰石經大學致知在格物之下繼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後繼以物格而後知至則此一段分明是格物之傳不以大學解大學而自爲臆說儒者往往如此蓋物有本末卽物知所先後卽格物中間言本者凡四舉其所重可知已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蒼頡篇爲字說之祖唐時尚存故善得引之恐不必舍此更作他解

先生曰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注疏多妄爲改竄今人



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穿鑿  
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  
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波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朕所  
加也蓋其妄每每如此

問中庸鬼神之德先儒以爲造化之迹非祭祀之  
鬼神如何先生曰夫子明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引詩神之格思以證非祭祀之鬼神而何楊用修  
言朱子引程張語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  
神則不可以爲精氣游魂其理甚微與中庸異是  
天下有二鬼神也向 東宮進講同官以爲問余  
謂只據理敷衍章句之說不必從

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苟其言之益我固不  
以人廢也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今禮經有此言孔明知澹泊明  
志寧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淮南子今知爲二  
子之言未必信從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曾以問學者對曰

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之曰吾雖未識先生面已識先生心或問之曰心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着世味固無足樂道德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也然則何謂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言之故曰不改其樂耳伊川之說得志完而益明文子有云能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與此可相發

問忘食忘憂注以未得已得解之是否先生曰昔人有一喻甚當如弈碁者以必勝爲主卽發憤忘食也精神不倦卽樂以忘憂也連日達旦而不能止卽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之治生者亦然滿百望千滿千望萬憂之所在卽其樂之所在樂之所在乃其死而後已之所在也故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顛壹否不可不猛省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間先生曰程子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着力不得如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進此一步則上下四旁都

無所倚入於空空之境矣蓋泰山絕頂之外有無見之見無得之得此孔顏安身立命處陽明先生之言如此

問象山先生嘗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此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何謂也先生曰江漢濯言極淨秋陽暴言極乾本體乾淨善惡兩空無一毫拖泥帶水故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蓋意必固我既絕獨存本體兼本體亦是假名非實有所謂本體也此曾子爲夫子傳神語非深造自得者未

易與於此也

問有謂得學之門路復起疑情者意必未得其門耳先生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是門中所有未可自沮但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日用間有少執滯處少窒礙處總是習見之累徐徐滌除之當下了卽當下徹大洲先生言作如是功者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謂其粘帶遂難解

脫耶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八

古城荅問

新安之會從來已久歲必延耆儒鉅公以主之  
自甘泉東廓而下至今不絕癸卯劉生時中致  
李邑侯邵都諫之命走金陵謁吾師澹園先生  
而請焉時祝師石林先生官留垣力爲愆患且  
命不肖棟奉杖屨以從先生乃慨然往新安心  
儀先生也久至則自薦紳先生以至兒童牧豎  
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計之得二千有奇先生

隨機指示言簡意盡一時聞者咸懍震踴躍以爲得未嘗有如旅而歸如寐而覺如調饑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堯舜之皆可爲也先生旣歸學者相與各述其所聞粹而成編夫旣以挂一漏萬而其存者第亦月之指履之迹而已棟之愚以爲不可輒廢也爰稍稍詮次之以示來學噫此詎足以盡先生聊以紀一時從遊之樂云爾

萬曆丙午秋九日門人高安謝與棟書

癸卯十月九日先生至還古書院禮先師畢時會者千數百人先生曰先師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人若祇爲飭躬厲行爲鄉里中一善人此在自發肯心而已何以講爲先師所謂講學者大約在知性性未易知須假方便以通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知性之方便法也或言孟子說性善如何先生曰論性之本體善亦無有何有於惡孟子爲戰國時人心馳騖功利喪失其良心特提掇一善字以示之終不如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

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  
脉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卽是父則不可善學  
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  
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  
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溷情熾  
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溷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  
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人云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  
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  
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歸一致處耳汪生  
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卽無思先生曰然

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  
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卽知無心爲正  
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真心  
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

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語

程生渾之問克己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己與禮難辨蓋我所獨者爲己是執己見而不能同人此非禮之禮也大氏動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己由中出者爲禮從外人者爲己果能克己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入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吳生穆從曰先儒言堯舜之心至今在堯舜去今數千年心在何處先生曰心若不在汝此一問從何處來程生渾之曰桀紂之心於今亦在否先生曰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然二君所問皆是他人屋裏事須自識其真心

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孳孳問學自言向訪羅近溪先生適羅他往往從姑山累月求悟轉迷張斗陽云公胸中話頭太多蔽却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羅師指點因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却今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先生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

吳躍然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何等操持何等品格然先師以爲不如求志達道者之難得何也汪生心聖曰前一人只爲一身計若求志者是求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是達萬物一體之道便覺大小不同先生曰然大學原欲明明德於天下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在一家欲明明德於一家在一國欲明明德於一國在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學以得位而行先師則不須名位不須等待處處皆明明德之地處處皆學所謂賢於堯舜者正在此處

邵翼庭都諫語及精一執中之義先生曰道心無聲臭無覩聞故曰微無偏倚無執着故曰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傍繫於境斯時也物侵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矣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亂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至於喜怒哀樂皆主於物而不由乎我豈不危哉方其惟微



之心涵於擾擾間非精無以擇之精者歛之揚之  
陶之汰之如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礦砂之得  
金此之謂精精則二乃成一而中執矣止其所而  
物不能移允執之謂也

汪生又問精一先生曰此非講解所能明山谷嘗  
言細思日用應務處是精是猶是一不是一久自  
得之

李令君問學者喜言空此佛語耳孔門殆無此先  
生曰孔門專言空也大學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

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敖惰憂患恐懼哀矜忿悵  
好樂累之也此等情累膠膠擾擾循環不窮吾輩  
必於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體了然  
現前情累棼棼自然無處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  
不期正而正何等簡易直截李曰吾輩臨民應事  
却如何先生曰吾心之理種種具足用之不盡只  
爲從前忿悵好樂等無端遮蔽羣疑滿腹衆累塞  
胸應事臨民自成顛倒若是此類悉空胸中孝弟  
慈滾滾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傳言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可謂善於曉人矣大氏吾人一片身心之其所則僻不僻則修有所則不正非有所則正如療目疾翳去自明非去翳之外更有予明之藥也

李又問求放心先生曰如何爲放曰心非操存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謂之放先生曰心是活物如何操得此數語乃先師形容心體之神妙非貴操而賤舍也然則如何爲放曰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慥未生視卽見聽卽聞食卽知味一着於忿慥此等處皆茫然不知非放而何語云一塵起而蔀天是大小利害

問白沙先生詩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學要求心如何是迷先生云此心自在求卽是迷如人忘已之頭奔走號呼別求首領旁人告以汝頭自在却反拒而不信豈不可憫古人云飯籬邊餓死漢大河邊渴死漢又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問佛氏言超生死儒門亦有此理否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先師未嘗不言學者自不察耳或云知生死  
卽超生死先生曰知是生死根本然則百姓日用  
而不知百姓能超生死否先生曰百姓不知却要  
他知汝輩知得却要不知問者有省

鮑生問戒慎恐懼是求性命功夫否先生曰戒慎  
恐懼卽是性命生躍然

鮑又問君子依乎中庸先生曰如嬰兒之未孩生  
有省

又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從性體而出者爲集  
義依名理而行者爲義襲

問養性先生曰母害性爲養性問養生先生曰母  
伐生爲養生嘗讀素問云情計兩忘不爲謀府冥  
心一觀勝負都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又云恬  
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古聖人  
之遺言知養性養生非二事也

程渾之曰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孔門旋乾轉坤  
學問先生曰先師言何事於仁言仁不可以事求  
在此心而已此心之無動搖爲立此心之無窒礙

爲達乃吾人本心如此所謂學者不失其本心而已汪心聖曰中庸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卽是立達然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固者毫無滲漏之謂少有滲漏難以言學先生曰然必精神歸併一路方能達天德

問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學者一遇此關多模糊過去先生幸教之先生曰君子於義認得真切纖毫曲折惟義是趨雖有時跡涉於利而其中純是立人達人心腸無要求無顧忌總以成其爲義

而已小人自私自利正與君子相反昔人以善惡問中峯中峯令其自言有以鞭笞怒罵爲惡忍而不報爲善者有以操刃殺人爲惡順受而不動爲善者有以淫怒貪得爲惡安舒靜默爲善者中峯曰此善惡之跡耳若論其實凡起心動念但欲利人皆善也但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利人雖怒詈擯斥皆善也事止利己雖安舒承順皆惡也義利之辨卽此可明余友袁了凡著書嘗推此類具言之最當參看

問知行難易先生曰吾人終日無不是行所欠者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惟其不知將自己一副家珍置之不理却依依然傍人口吻隨人跟脚孟子所謂人役也豈丈夫所爲倘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乃知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更向何處尋覓昔余與蕭司李極言此理渠遂有省曰正如吾輩鞫獄只難在得情若打板子有何難處時吳念虛在坐笑曰公未知打板子亦此知也衆聞之躍然嘆曰先生可

謂打開寶箴盡數與人矣先生曰此寶人人有之中庸說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古用不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此理現現成故又謂之誠人能反求如窶人驟還富家一旦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樂如之蓋此理不離人倫庶物能明而察之則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著不察不免挨傍格式所謂行仁義也彼雖不著不察道亦未嘗離之故曰不可須臾離非不可離不能離耳一友起曰不可離一語親切簡易最宜

體驗此先生三字符也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堯夫詩云天心無改移知天地之心常在自知復矣

張生覺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昨已論及此須實心體驗不在言說默坐久之先生曰易言剥復不剥焉能復今人情欲意見牽纏不休何以復性人情易溺者莫如牀第故言剥牀以足以辨以膚剥之又剥至於剥膚所謂吾喪我也可剥的盡力剥去只到不可剥處真實自見所謂碩果不

食也

邵都諫言人惟欲念難除先生曰此要知根本昔滕中丞問顏頭陀如何得欲念消除顏不應再三問之曰如何能勾得除是得道當時余甚喜其言又問先生曰去欲則不能只有一換法曰賢賢易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只將吾欲移於賢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昔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然累見瓊輒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

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以此觀之吾人  
立志高遠豈當逐念敲除

黃莘陽少參言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後世所傳  
是子貢多聞多見一派學問非聖學也先生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孔子所自言  
豈非聖學孔子之博學於文正以爲約禮之地蓋  
禮至約非博無以通之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後學泛濫支離於身心一無干涉自是  
無爲已之志故耳

查雲洲問日間應用不停當只是學問不得力先  
生日公年七十餘爲諸友作主營辦不倦何處不  
是工夫所以不自信者只是未嘗見已故耳人以  
直下撥塵見已爲難昔人云能見其性坐則伏於  
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升  
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能見已  
者無適而不當

吳生用賓問孟子論養氣此孔子所未言先生曰  
孟子提出氣之一字最妙聖賢言心言性名目已

多無柰學者以意見承接都不濟事若氣則一毫情識參雜不得老子言專氣致柔莊子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應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人能純守此氣便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問孔子言爲己與楊氏爲我何別先生曰楊墨皆是學聖人之人未可輕看今觀孔孟爲己愛人亦豈能加於楊墨其所以異者只多一取字取者心

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若以爲重而願欲之則在彼矣無取則物物皆真有取則雖真亦假況大海皆水而取一漚則一漚之外盡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毛之外盡廢矣所謂舉一而廢百也然孟子豈徒與楊墨辨哉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取則無畔援之心而心正矣曰五霸假之使人知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歆羨之心而心正矣故孟子有功於聖門



汪生乘之問既云道不可離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先生曰我看何莫二字與舊說不同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此道

金生伯祥問大傳言心體何思何慮又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既言擬議安得無思慮耶先生曰識得何思何慮之體終日擬議儘不妨

又問吾輩在會時妄念不起離却此會不免復生如何先生曰誰教汝離却古人云以友輔仁如輔車相依離之卽寸步難行西域利君言友者乃弟

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陳生所獻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生曰此聖賢最喫緊之言中庸於此特異其詞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所重可知已程門自明道至延平以此傳爲學脉此處信得及所謂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本來面目卽此意也問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惡時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卽謂之執中余嘗言意必固我既無之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最當體會

先生曰易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爲正位人於晝而無思夜而無夢時最可體驗得此槩柄入手則超形越數外無繫而中得止所謂思不出其位也

問古有常惺惺法今當依此用功耶抑不必耶先生曰原自惺惺不是做出惺惺原無惺惺不必丟却惺惺

問夢寐紛紜不得寧一却如何先生曰旣知是夢管他做甚麼昔一童子夢中得餅醒來索之不得呱呱而泣見者豈不失笑大衆豁然

問止至善是無善無惡之善未知是否先生曰明明德已是悟無善無惡之體止至善又以此解之是疊牀架屋之言決無此理只以大學解大學便自明白至善是絕好處所止是安頓之意如邦畿千里是百姓安頓至善處丘隅是黃鳥安頓至善處仁孝敬慈信是學者安頓至善處悟後之人安身立命得此歸宿方是好結果近世一種談無礙

禪者一知半解自謂透脫至其立身行已一無可觀畢竟何益此正小人而無忌憚者先師有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又言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語意痛切可爲深省

問師冕見一章先生曰聖人平日以道體直截示人莫踰此童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因有此一問遂直示之曰道也及階道也及席道也坐道也與之言階言席言某在斯某在斯皆道也子張之問

聖人之答無非道也是道也人人有之人人行之人人不自知不自信向外尋求愈遠愈迷愈難愈悖陽明先生詩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之謂也記得大戴禮中公語孔子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公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楊敬仲謂自有載籍以來未有發明大道平易明白如此者正與此章同問曾子聞一貫之道如何以忠恕當之先生曰忠恕是門人日所服習但習而不察以爲此外更有

道也曾子悟後直舉此示之所謂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然非憤排之人驟而語之真成說夢余友邵  
敬吾齋中間步聞論此不覺洞然因曰此非玄語  
卽云夫子之道舉足而已矣也得夫子之道揮扇  
而已矣也得衆有省

問耳順先生曰吾人只爲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  
有順逆先師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  
其於聽言如月之臨池風之過樹順尚無有何況  
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測也

先生曰余友李冲涵嘗言不知而作卽詩所言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上等事聖人遜而不居只以  
多聞多見擇而識之自處雖曰知之次然其所謂  
知者正知此不知者耳實非有二學也與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

問學貴冥於不知知者人所同休息於不知者聖  
所獨觀其自謂無知可見先生曰學道門中難着  
分別纔有所偏便成窠臼余友王二峯嘗論此章  
若曰以吾爲有知乎哉抑無知也耶有無雙遣獨

持一空空之心以應鄙夫此所以爲聖人  
問先天後天先生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一落思  
爲便是後天境界昔一僧雪中下山失足將墮得  
伽藍神以手托之因大愧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  
神覷破故知此向上一着是鬼神覷不破之機生  
死不相干之路

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何以爲  
中庸先生曰君子知率性之爲道而修之故無時  
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而無復忌憚  
此正如近世之談無礙禪者

先生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  
性爲善則舉一而廢百矣

問尊德性先生曰人之德性廣大高明纔有纖毫  
便覺不相似此之謂自棄非尊德性也

先生曰大學中庸皆從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  
禮其實皆禮之髓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  
統體其實在禮儀威儀上見得故功夫至精至大  
總歸於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獨顏子爲好學然

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先生曰今人攀緣心熟非湊泊一事無過活處象山先生比之猢猻失却樹良然又嘗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問儒釋同異先生曰內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然其教自是異方之俗決不可施於中國蘇子由有言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不可一日無禮法知禮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超數越形而反一無跡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九

明德堂荅問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先師子羅子之特至金陵也稔知焦子弱侯具大力異日必弘斯道也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迺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請見無繇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比載法海紀聞中癸卯秋予郡以歲會敦請先生先生不鄙而辱臨之因得侍側者浹旬日先生發

揮朗暢諸友各厭所聞以去且爲紀錄以傳矣  
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  
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  
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予追憶楊  
師所云弘道語可謂不虛而子羅子臨之在上  
又不知其樂當何如矣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  
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  
且以請裁於先生云

萬曆丙午秋新安晚學余永寧書

問學以明明德爲宗然堯之克明峻德與文王之  
克明德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克明峻德卽是克明  
德有何優劣隨又曰此明德且莫推在堯文身上  
吾人當下原自具足堯文不增吾人不減只今大  
家當商量明德却如何明這便是功夫友問何以  
明之先生曰明德本明自家莫作障礙

問曰吾人本與堯舜文王一般却不肯直下承當  
何也先生曰總是未開眼故顏淵陋巷窶人子耳  
却敢與古帝王作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此非勉強之言緣他一眼看破便能毅然承當今學道者須如顏子具眼始得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仁卽我我卽仁雖欲違之而不得也顏子潛心日久信得通身是仁一日如是三月如是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有信有不信信不及者仁自仁我自我仁自此違矣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古之論者必以三月爲節其不謀而同如此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先生曰此說大可參看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惡乎成人仁也者不可須臾去也終食之間仁體具足慈湖先生言卽此舉筋之間皆仁也豈惟終食卽造次顛沛何莫非仁於此信得及君子事畢若以爲功夫施於終食已難況造次顛沛倏然而至譬之迅雷不及掩耳却於何處着力以此知君子無造次顛沛違仁者仁原無造次顛沛違君子也故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問信不及者將柰何先生曰此事全在乎智信不及者智不及也孔子云智及之慧眼一開自能徹始徹終一得永得顏子擇中庸正是智及之此其所以服膺弗失

先生曰信者實有諸已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已矣此信一真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自階極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高位此必不得之數也所以一信最難

問曰心性還有分別否先生曰心性原無分別然既有此二字要說分別亦得古人謂性如水心如波又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先生曰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請問諸君此心如何而盡衆默然一友啓曰敢請先生大爲開示先生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先生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養衆皆躍然

先生曰學道人不可當面錯過須要當體受用方好宋朱希真作東方智士說甚佳大意謂有富人家業極饒所蓄甚備一日遠遊思得一能者總持之因托諸東方智士曰吾家藏備矣君爲我守任君享用不妨智士領諾富人行智士縱觀其家無不滿意惟厠卑不稱輒新之反復經營踰年未畢而富人還矣問智士大享用否對曰君家所剏甚都柰何厠不稱乎吾故盡力新之功未告成詎期君至富人笑曰君智士也吾以種種待君君自不

享用而祇營厠爲噫世之談學者莫不曰予智然萬物備而不自樂祇以播弄精魂此則東方士之營厠者也在坐皆竦然

一友問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何說也先生曰無念而念業果宛然念而無念真性湛然此內典語也匪特內典舜禹無爲而治禹行其所無事卽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古之聖人皆以無爲法學者未窺此義多于有處尋求所以失之故云但願空諸所有慎無實諸所無

問誠先生曰誠者天之道也纔著思勉便不得友  
曰然則曷謂擇善固執先生曰天道本誠求其誠  
者而誠之便是擇善善本無執執而無執便是固  
執其友有省

問曰學問重知知之不得將柰何先生曰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是誰不知又是誰都是知有  
甚麼不得其友豁然

問爲學功夫先生曰要立志友曰立何志先生曰  
立必爲聖人之志聖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吾亦欲  
明明德于天下如此發願方是立聖人之志此志  
一真一切是非毀譽都不在念故曰匹夫不可奪  
志也不可奪見志真匹夫而爲百世師見志立其  
友起謝

問與物同體之義某旣知之矣然遇人有不是處  
不能不怒一體之義安在先生曰此須用功夫昔  
羅先生語一友云子之面貌嚴冷何以接人友曰  
面貌自天生豈可改移先生曰夫子不云色思溫  
乎其人聞之忿心不覺釋然先生之善誨人如此

一友曰昨見應舉友人謂某年高冒暑來此何爲予詰之曰兄冒暑來此何爲曰爲應舉予曰兄欲做舉人尚爾冒暑來此却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其友語塞先生曰舉人由人故曰人爵聖人由己故曰良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而難者爭爲之未之思耳雖然舉人信得過便是聖人聖人亦不妨中舉人也只要大處明耳

先生曰予門人陳九經鹽城高士也耿師校士江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遷延不入予怪而問之對曰某家世謹敎敦厚自叔斗南登高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識方爲抱恨某不敏敢助其瀾而揚其波耶聞者無不歎服此雖非通論然今人未易有此卓見也

先生曰昔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聞吏民以爺呼之悚然思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父母也柰何覩然居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見後園隙地募民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甫半

載所蓄漸裕上司供具悉取辦于園中更時出所  
有以賑貧乏嘗畫菜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  
知此味爲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蒞任九載恩澤  
深矣巡按御史以其異已竟被劾時公道在朝銓  
部見之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御史之爲人  
可知矣卒黜御史留徐公徐公一感動于民言而  
卒酬其志若此志聖學者幸無自負

一友言博學之須在自已身上博方是學問舍自  
身而言博學非真學也先生曰我爲君作一轉語  
自已身上却如何博如視聽言動有非一端却思  
視者誰聽者誰言動者誰此博也一旦豁然得其  
肯綮非約而何其友應曰如此博學便是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已先生笑曰禮在何處約歸何處如  
魚飲水冷煖自知

問求仁先生曰仁無不在不可執一求之然却不  
在遠卽其能求處便是子夏亦聖門善求仁者嘗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先生曰所謂一切現成都是道者不過是箇端全

在當人知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真真知得只成一句死語定復何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擴而充之先生曰孟子爲人不識真心直以其易知者指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如乍見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事然不過此心之一端耳人能因此一端隨在體驗乃知此心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嘑爾而與不受也是他蹴爾而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磕着何處不是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大衆躍然

先生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如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是弟疾行先長者便是不弟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人遇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弟便人人可爲堯舜堯舜豈難爲哉

先生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却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

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回光  
反照瞥地一下見得現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  
快活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已明矣然往往見其多  
過舉何也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  
子自是時中小人則無忌憚關尹子不云乎道雖  
虎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紛事則綦布

先生曰近千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  
耳因思萬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卽楞嚴波斯匿  
王論見恒河性也乃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  
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看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  
之渾淪無所不統又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  
達者其言斟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  
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耆審爾則顏氏之境  
界也顧以爲非而排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



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  
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  
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議論近世儒者未有也習  
之作此書年二十九自言志於道者四年蓋其潛  
心久矣

問鄉原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同流合汙以媚小人  
所以見惡於聖人先生曰君子小人決無兼悅之  
理李漸庵先生言真忠信廉潔非具眼者不知而  
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潔正其同流合汙處也後世知道者少不幸染其  
習而不悟則莊生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  
害可勝言哉

問傳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然不能常聚柰何先生  
曰學之成者離師輔而不反此豈易到然亦顧其  
志何如耳關尹子嘗言衆人師賢人師聖人  
聖人師衆人何必聖人苟有此志塗之人皆師也

且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

只煩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聖

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已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

中庸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良知問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掇爲